

魂断红土哑壑 AHP 57



魂断红土哑壑

原著: 立穆斯什典 菊瑰
翻译: 菊瑰 尼道斯让

魂断红土哑壑

原著: 立穆斯什典　菊瑰

翻译: 菊瑰　尼道斯让

E-MAIL: ahpjournal@gmail.com
HARD COPY: www.lulu.com/asianhp
ONLINE: https://bit.ly/2SOtjtE

ISSN (print): 1835-7741
ISSN (electronic): 1925-6329
Library of Congress Control Number: 2008944256

CALL NUMBER: DS1.A4739
SUBJECTS: Uplands-Asia-Periodicals, Tibet, Plateau of-Periodicals

All artwork contained herein is subject to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3.0 Unported License. You are free to quote, copy, and distribute these works for non-commercial purposes so long as appropriate attribution is given. See https://goo.gl/nq06vg for more information.

李得春, 鲁万芳 (马克·本德尔, 前言). 激情和彩袖 . 亚洲高原视角, 2019. 总 57.

Li Dechun and Lu Wanfang (Mark Bender, Preface). 2019. Jiqing he caixiu [Passions and Colored Sleeves]. *Yazhou gaoyuan shijiao [Asian Highlands Perspectives]* 57.

封面: 扎西（右）出生在五十镇姚麻村。仁欠（左）, 出生于 1957 年, 是扎西的亲戚。此照片是 1961 年由互助土族自治县威远镇互助国营照相馆的流动商业摄影师在扎西家里拍摄的。

封底: 六十九 (1908-1983), 来自于姚麻村的, 未上过学, 是个有名的土族民歌歌手。此照片是 1980 年由互助土族自治县威远镇互助国营照相馆的流动商业摄影师在六十九家里拍摄的。

EDITORS

CK Stuart, Tshe dbang rdo rje ཚེ་དབང་རྡོ་རྗེ།, and Rin chen rdo rje རིན་ཆེན་རྡོ་རྗེ།

EDITORIAL BOARD

BARBARA BROWER *Portland State University*

CAIHUAN DUOJIE (Caihua Dorji; Tshe dpal rdo rje ཚེ་དཔལ་རྡོ་རྗེ།) *University of Canterbury*

DANIEL MILLER *USAID*

DUOJIE ZHAXI (Dorje Tashi, Rdo rje bkra shis རྡོ་རྗེ་བཀྲ་ཤིས།) *University of Colorado*

FERNANDA PIRIE *University of Oxford*

GENGQIU GELAI (Konchok Gelek, Dkon mchog dge legs དཀོན་མཆོག་དགེ་ལེགས།) *University of Zurich*

HILDEGARD DIEMBERGER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HUADAN ZHAXI (Dpal ldan bkra shis དཔལ་ལྡན་བཀྲ་ཤིས།) *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

JERMAY JAMSU ('Gyur med rgya mtsho འགྱུར་མེད་རྒྱ་མཚོ།) *Independent Scholar*

JUHA JANHUNEN *University of Helsinki*

KEITH DEDE *Lewis and Clark College*

KELSANG NORBU (Gesang Nuobu, Skal bzang nor bu སྐལ་བཟང་ནོར་བུ།) *Independent Scholar*

KUNCHOK BENZHOU ('Bum phrug འབུམ་ཕྲུག)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Political Science

LHAMODROLMA (Lha mo sgrol ma ལྷ་མོ་སྒྲོལ་མ།)

MARK BENDER *Ohio State University*

NYANGCHAKJA (Snying lcags rgyal སྙིང་ལྕགས་རྒྱལ།) *Independent Scholar*

RENQINGKA (Rin chen mkhar རིན་ཆེན་མཁར།)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RIGDROL GOLOK (Rouzhuo; Rig grol རིག་གྲོལ།) *Victoria University, Australia*

SHAMO THAR (Sha mo thar ཤ་མོ་ཐར།) *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Amherst*

TONI HUBER *Humboldt-Universität zu Berlin*

TSERING BUM (Cairangben, Tshe ring 'bum ཚེ་རིང་འབུམ།) *Emory University*

VERONIKA ZIKMUNDOVA *Charles University*

目录

目录 5
序 8
前言 17
一 • 立穆斯什吉的悲惨死亡.................. 21
二 • 央措什姐家的灭顶之灾.................. 29
三 • 孩子被狼吃了.......................... 40
四 • 学习刺绣.............................. 48
五 • “瞌睡宝”达拉什加...................... 50
六 • 猎狐.................................. 52
七 • 宰猪.................................. 56
八 • 仁欠什姐的婚姻——留在娘家.............. 61
九 • 醉倒在猪圈............................ 65
十 • 尕拉藏仁欠学民歌...................... 69
十一 • 卓玛卡不幸的婚礼.................... 74
十二 • 仁欠什姐的心事...................... 82
十三 • 一位失望的追求者.................... 85
十四 • 央措什姐病了........................ 90
十五 • 尕拉藏仁欠的结拜兄弟................ 97
十六 • 发现更登达杰的邪魔.................. 101
十七 • 起名字.............................. 105
十八 • 结拜兄弟间的矛盾.................... 108
十九 • 尕拉藏仁欠挨打...................... 110
二十 • 一个不干净的新郎.................... 117
二十一 • 传统民歌比赛...................... 120
二十二 • 带头饰的毛驴...................... 128
二十三 • 达拉什加最后的睡眠................ 133
二十四 • 尕拉藏仁欠遇见他的未婚妻.......... 141

二十五•红崖子沟的“猫大爷”.................... 146
二十六•尕拉藏仁欠求婚......................... 151
二十七•山里的情歌............................. 155
二十八•央措什姐和楠颜索之间的矛盾........... 163
二十九•尕拉藏仁欠与楠颜索结婚............... 165
三十　•一个冒失鬼............................. 169
三十一•楠颜索跑回娘家......................... 172
三十二•楠颜索返回婆家......................... 179
三十三•楠颜索分娩............................. 183
三十四•一场毁灭性冰雹......................... 192
三十五•兰措之死............................... 196
三十六•争夺孙子之战........................... 200
三十七•楠颜索逃到山后（北山）............... 205
三十八•格萨尔王............................... 210
三十九•借宿牧民家............................. 216
四十　•天堂................................... 221
四十一•楠颜索遇上磨坊主....................... 228
四十二•楠颜索卖女儿........................... 234
四十三•尕拉藏仁欠的寻妻之路................. 243
四十四•护身符................................. 249
四十五•尕拉藏仁欠在新年狂欢时喝醉........... 256
四十六•情歌交流会............................. 261
四十七•相恋................................... 268
四十八•达吉坟墓的冲突......................... 274
四十九•尕拉藏仁欠和玛吉的儿子............... 277
五十　•丹兰索“戴天头”...................... 279
五十一•央措什姐的葬礼......................... 285
五十二•丹兰索的婚礼........................... 291
五十三•万玛仁增的过去......................... 295

五十四 • 万玛仁增去世............................ 307
五十五 • 尕拉藏仁欠姐妹的孩子们................. 309
五十六 • 情系红土崖壑和瓜德敖包................. 311
五十七 • 尕拉藏仁欠的梦......................... 320
五十八 • 卓玛卡去世............................. 329
五十九 • 楠颜索的遗憾........................... 330
六十 • 看望楠颜索............................... 333
六十一 • 楠颜索离世............................. 337
照片 338

序

立穆斯什典和菊瑰细述了一段从 1899 年到 20 世纪早期的一个土族家庭的传奇故事。故事围绕着几个中心人物展开，由作者家族的回忆与经历编织而成，展现了土族民间深具民族民俗学特色的一幅幅华丽服饰的故事情节。作者通过刻画复杂的性别关系、亲属关系和拟亲属关系（尤其结拜兄弟）和年龄角色体现土族民俗观念和行为方式，包括信仰、态度、习俗、幽默、辩论、感情、禁忌、偏见、争吵、回避、黑色魔法、社会谈判、复仇战略和时空概念等。叙事中渗透着关于民俗事项、实践及传播技术的描写，包括歌曲、舞蹈、故事、仪式、农业知识、起名惯例、民间医药、饮食、喝酒入会、服饰、手工艺品、狩猎技术、节日游戏、出生的生活事件、成年礼、婚姻或实用性、死亡，及物质文化中各式各样的观察（比如猪的膀胱是新年的时候男孩们梦寐以求的礼物）。作者为一些精心设计的情景做了解释性的补充，阐释了民俗表演和社会交易的动态，让一些不熟悉这种事件乡土含义的读者也可以理解像轮流演唱这样复杂的事情。

瀑布般的文化信息在字里行间中随着作者描述青海省东部令人生畏的空间生活而流淌。如果没有这些浓厚的笔墨描写，故事情节就犹如一捆无关联的细线。作者用一些段落通过叙述者的讲述深入地描写了主人公的思想动机。在文化语境的编织中，情感和动机都很真实，土族的世界观通过一些表演者的共识、事件和反映得以交流，而不是通过个体心智深层的探索。关于民间风俗和仪式的描写则转向魔幻现实主义写法，正如藏族作家扎西达娃和阿来的作品，它们都不是生活的偶然，而是生活在家庭和团体当中生命群体的一部分。

故事的开端，讲述了一个 16 岁的土族小女孩的故事，她出生于 1899 年，名叫央措什姐。在新年面对问候亲戚的社交时发生了矛盾，家里没有一片面包、一杯茶和酒作为礼品来拜访他们，这位年轻的女性痛苦地意识到自己家庭社会地位的低下。当我们知道了原因，也就理解了许多乡土文化。

干旱和冰雹毁坏了他们种植的 25 亩庄稼，没有收成，她和她的家庭靠采摘野菜和乞讨为生。从村外乞讨多日才返回家乡的丈夫达拉什加，拎着空空的长羊毛编织袋。她没有责怪丈夫，因为她知道在新年前的一段时日里，没有人原意让财物从自己的家中和手中借给或送出去给别人的。

在这节段落中，我们了解到，要在一片严酷而又令人无法原谅的土地上生存，就要紧紧地依靠一项基本技能。她的丈夫拖着一个长长的长羊毛编织袋长途跋涉地离开了家，像这样穿过一片土地的场景在整本书中出现多次。他的在春节期间宿命论式的辛劳的徒劳乞讨困难注定所获无几，其实这也是预料之中的结果不得不接受现实。

像这种寓意深刻、全能叙事的自然段构成了大部分文章，每一句话都讲述了对遥远的青海高原生活方式的理解。随着故事情节的展开，央措什姐的家庭繁荣了几年，但由于一个败家的年轻兄弟对妻子的虐待，她的家庭在她出逃离家离奇死亡卷入了一场文化制裁争执的血雨腥风仇恨中。谈判的细节揭示了土族社会中一些严肃而客观存在的复仇习俗，有家庭部落参与并执行，整个复仇过程中体现了，尊重与顺从是自我防御的代码：

复仇的人没有怜悯之心，正如风俗中所说的那样，央措什姐家庭一方也只能屈于耻辱。一个小时过去了，复仇者精疲力竭。年长的人试图让他们冷静下来。最后这些“不速之客”坐在庭院里，邻居们则侍奉着茶、馍馍、羊肉、猪肉和青稞酒。“客人”们责骂着，怪罪着，吐唾沫，抱怨着食物太咸，无法下咽。其他人则继续啜泣。他们在这个小庭院里到处撒尿。晚饭过后，讨

论开始，继而持续了一整晚，随之而来的是无休止的咒骂。他们拒绝睡觉。他们咒骂着，央措什姐一方的人不时地为他们侍奉着茶酒。

随着木匠舅舅的介入，央措什姐一家搬到了一片属于他们住的地方，这个地方处在一片未开垦的森林当中，那里有松树、桦树、柏树，就在当地一个名叫郭隆的大寺院附近。在离家之前，央措什姐和丈夫给当地的保护神敬奉了一只羊，这个保护神授予了他们一个符节，可以用这个符节在他们的新住所唤使此神的魔力，他们的住所不久便成了村庄，增添了很多新的家庭。即使搬迁了，最终还是危机重重，戏剧化的事情接连不断。起初，田野间的一头狼咬死了央措什姐的一个婴儿。简单地举办了一个天葬仪式后，小小的尸体便被秃鹰吃了。小孩的死亡随即造成央措什姐的精神恍惚，她的家人只有奉行杀鸡仪式后才得以唤回她的丢失的飘荡的灵魂。

这个故事的主要部分包括央措什姐的三个女儿，她们训练出嫁前的刺绣、民歌吟唱（尤其是婚礼曲和哀葬歌），还有放牧和家务。即使为婚姻做了这些准备，她们并没有选择正常的婚姻。最大的姐姐对自己的求婚者没有兴趣，而想跟自己的父母生活在一起；二姐结婚了，但却有一天在家务作业时没戴传统头饰而遭受公公

侮辱，他将她的头饰戴在了驴头上。三姐在宗教舞会上认识了一个年轻帅气的男人，但又被迫退婚，因为新郎家有体臭病史，这对中国西部和四川省南部的人来说是很大的禁忌。

根据土族的风俗，戴天头是指在举行过戴天头的仪式后，任何自己感兴趣的男性可以走访她们的居室，将他们作为自己临时的丈夫。这种实践有点像云南东部和四川南部交界处的泸沽湖附近居住的摩梭人的“走婚”风俗，因杨二车娜姆的作品《离开母亲湖：在世界边缘的少女时代》(Namu 和 Mathieu 2003)而出名。在土族家族中，戴天头选择与她们最终自己的孩子们一起住在自己母亲家里。

央措什姐的有前途的儿子尕拉藏仁欠是直接受他的三个姐妹的影响为此书中的一个情节线。他寻找著名的民间歌手学习土族民歌，最后自己也变成了一个有成就的歌手。他在父亲死后娶了一位可爱的名叫楠颜索的女歌手为妻。他们俩在赞美诗一样的一次民间歌曲对唱中唱到了曾经发生的两位土族情侣爱情悲剧（拉仁布和琪门索），歌中体现了在本族文化中人们对畜群和游牧生活的眷恋和向往的积极态度。在叙事民间文学交织的很多例子中，楠颜索唱到：

拉仁布，来自山沟的哥哥，

琪门索，来自滩里的妹妹，

赶着几百头小马驹与母马会合，

赶着几百头母牛与小牛犊会合

赶着几百头母羊与小羊羔会合。

尕拉藏仁欠唱到：

拉仁布，来自山沟的哥哥，

琪门索，来自滩里的妹妹，

赶着几百头小马驹与母马会合，

赶着几百头母牛与小牛犊会合

赶着几百头母羊与小羊羔会合。

尽管尕拉藏仁欠的家庭荒谬的反对他成为一个“戴天头”女人成为他的妻子，最终尕拉藏仁欠还是娶了她，将楠颜索和她的女儿娶到自己的家里。然而他的努力最终失败了，楠颜索被尕拉藏仁欠的姐妹们无情的设计和攻击，使她无法在尕拉藏仁欠的家里生活而选择离开。一些自然段鲜明地突出了土族饮食文化的中心。楠颜索被尕拉藏仁欠的姐妹们诬陷，说她吃了过多的馍馍，于是她将自己投保于尕拉藏仁欠来保护和维护她的尊严，但尕拉藏仁欠陷于家庭女人的争吵中，无法脱身。

楠颜索说道："胡说！她正在吃鸡肉，我进来她就把鸡肉藏起来了。我们家的大红公鸡就这样消失了。你的姐妹和她们的男人分享了鸡肉。这是我那天晚上亲眼所见。你妈妈和她的丫头们正在吃剩下的鸡肉。她们背着我把馍馍也藏起来了，招待了客人。那晚我从地里饥劳而归，盆里只有一丁点肉汤，他们没有给我任何东西。受到这种待遇谁不会生气呢？"

这种戏剧性段落给出了"戴天头"的细微差别，也洞察了不同角色，相互作用及土族女性的社会压力和家庭生活结果的方方面面。

故事后半部分的一条主线叙述了楠颜索寻找理想居住地的绝望旅途。在女儿因腹胀而死之后，她对央措什姐家里再次燃起对生活的希望几乎破灭。楠颜索回到了娘家，与小女儿开始了长途跋涉，走向了一个遥远的地方，走过天堂寺，在传说中的大通河的那一边。当她俩穿过风景胜地时，读者享受了一场与动植物群亲密接触的文字盛宴。在旅途的开端，楠颜索遇到了一位土族老妇人，给她讲述了自己从藏族丈夫那听来的藏族英雄格萨尔王的冒险经历。

"我听说霍尔王曾经在战场上打败了格萨尔王，并偷走了他可爱的王后，对吗？"楠颜索问道。

“对！格萨尔王去了很远的地方镇压一场叛乱，最后他的士兵们以为他死在了战场上。接着霍尔王就偷走了他最喜爱的妻子。后来当格萨尔王镇压完叛乱回来之后才知道妻子被绑架了。他立即去了霍尔王的领地去要回妻子，结果不费吹灰之力就接回了妻子。从那以后，两个王国和睦相处，频繁往来，虽然这两个国家之间曾交战过无数次，”老妇人学识渊博地讲述着。

楠颜索将格萨尔王的令人惊叹的故事作为冲锋陷阵，乞讨着馍馍和开水，接连经历了一系列的遭遇，同行的还有无家可归的土族家庭（晚上与他们一起寻求避难所），采煤人，贸易商，军人，朝圣者和喇嘛。有一次她为了生存差点用布料将孩子卖给一个陌生男人。

最后，她邂逅了一个贫穷、满身落满面粉的，但辛勤劳动的汉族碾磨工。尽管他们之间存在语言和文化障碍，她同情他，并最终与之相爱。在她的经历冒险中和痛苦中对青海边界地区民族的复杂性和社会思潮展现的淋漓尽致。

尽管尕拉藏仁欠找到了楠颜索，但她隐瞒着，最终与这位汉人丈夫一起生活。她的前任丈夫回到了家，他找了一个民间歌手，也是一个‘戴天头’土族女人。这一切就发生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也恰在此时土族文化开始了新的时代。

叙述结束在 2004 年，作者立穆斯什典和菊瑰采访了年迈衰老的楠颜索，希望了解已经褪色的传统文化，瞥一眼她的珍贵的传统文化服饰。记忆是灰色的，就在几年前，她烧了自己的土族衣服，她也是本地区最后一位土族发言人。

在尕拉藏仁欠学着唱土族民歌的描写中，有一部分书写鲜明地反映了两位作者立穆斯什典和菊瑰所述的，

当今数代土族文化已经随着文化互渗、现代化和全球化而逐渐淡化。有资历的传统文化送信人建议年轻的歌手学民歌时不仅要学习唱法，更重要的是要通过歌曲学习和了解土族历史和文化。有些歌手不能很好的解释土族历史和文化。虽然我们的民族有着无数悠久的历史文化，但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民族文字和音频的记载！我们许多民歌都是用藏语唱的，但因为我们不会说藏语，因此学习这些歌曲对我们来说非常困难。用土族语唱的歌曲对我们来说比较容易理解，也能反映我们的历史。比如说“唐登格玛”是土族人无论何时喝酒时一定要唱的歌曲。它可以让我们想起我们的祖先是如何生活的。

这段语重心长的话语也是这本书的主旨所在。

马克 · 本德尔

俄亥俄州立大学

翻译:郭艳

前言

故事是从当今互助县东沟乡姚马村的一位名叫央措什姐的妇女开始的。因她的丈夫达拉什加的弟弟立穆什加和他的妻子不和睦，经常吵架导致立穆什加的妻子——立穆斯什姐出逃，结果逃亡途中死亡。仇恨的立穆斯什姐的娘家人按照土族传统习俗对虐待死亡的立穆斯什姐进行了残酷的“吃人命”报仇。这场毫无同情心，甚至蛮横无理的“吃人命”和赔偿导致央措什姐的家庭彻底贫穷没落，绝望的情况下经她的木匠叔叔的帮助下不得不带领一家人迁至今天的互助县五十镇神圣的郭隆寺地区。在郭隆寺活佛的允许下开始在该寺的所属地上修建房屋，开垦荒地，重新开始了他们艰难的新生活。

多年后央措什姐的小孩们已长大成人。她的三个女儿因各种原因未按土族传统婚姻方式嫁出去，反而以土族独特的婚姻方式“戴天头”的方式留在家里和父母亲一起生活。央措什姐的唯一儿子——尕拉藏仁欠长大后，开始对土族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

他告别家人后首先到郭隆寺里从一个喇嘛那儿学习了藏语和安多、蒙古地区的历史文化。之后又从著名民

间艺人那里学习了好多土族赞歌、礼仪、婚嫁文化后成为土族地区远近闻名的一位土族民间歌曲艺人。并参加了无数次的民间歌曲传统的比赛，赢得了荣誉。

在一次民间歌曲演唱中认识了一位已经“戴天头”的漂亮的土族妇女——楠颜索。两人很快陷入爱河并决定将楠颜索娶到家里结成夫妻。然而他的这桩婚事遭到了央措什姐和他的女儿们的坚决反对。但是不管怎样尕拉藏仁欠还是坚持把楠颜索娶到了家里。

然而好景不长，几年之后因央措什姐及她的三个女儿与楠颜索之间的一系列矛盾。在家庭贫困，经济困难的状态下，有时候就为一顿饭发生吵闹，为一枚绣花针的分配不公而出现矛盾，甚至斗殴情况也有发生。使得她的丈夫——尕拉藏仁欠左右为难。即使他们两口子恩爱，但最后在重重家庭矛盾下楠颜索痛苦的离开尕拉藏仁欠，带着他的小女儿腊月花选择了逃离。她和腊月花历经艰险逃到了当时所有土族人选择逃亡的首选之地、他们以为最理想的栖息之地——现今的甘肃省武威区天祝藏族自治县。因为那里大山阻隔、森林茂密。途中经过了仙境般的现今的互助县北山国家森林公园，跨过了大通河上的简易铁索桥，朝拜了天堂寺，夜宿华热地区有名的产煤之地——炭山岭。

后来在鲁土司衙门漫无目的流浪、乞讨。腊月花生病，在穷困潦倒，语言交流障碍的情况下差一点将腊月花卖给一个陌生人。最终，在一个偏僻的山沟中楠颜索嫁给了一个和他一样贫穷、无家可归的汉族磨主——何朝山。

尕拉藏仁欠和他的同伴经过长途跋涉、一路打听终于找到了甘肃天祝县，最终在一个破旧的水磨房里找到了已经和那个磨主一起生活的楠颜索母女。在楠颜索答应第二天一早就随尕拉藏仁欠回去。然而她却背着腊月花乘着雪夜悄悄地离开了水磨，消失在茫茫的雪域中。尕拉藏仁欠和他的同伴第二天凌晨醒来后发现楠颜索和腊月花乘着夜色逃离，气急万分，狂砸水磨中本就不多的物品宣泄。附近寻找几天无果，无奈返回家乡。

坚持留在异地他乡的楠颜索后来成为生产队的队长，教会了当地人如何烧灰做肥料，如何种地的生产技术，是当地人掌握了先进的农业技术，提高了粮食作物产量，改善了当地人的生活质量。

楠颜索和腊月花的离走给尕拉藏仁欠造成了很大的精神创伤，万念俱灰，随波逐流。至到多年后的一次花儿会，他邂逅了一位同样“戴天头”的女人——玛吉。

和单纯、善良的玛吉的相遇、相识、相恋，重新激起了尕拉藏仁欠对生活的激情。他们没有明媒正娶结合

在一起。尕拉藏仁欠选择了在玛吉家和自家穿梭，以一种特殊的、古老的土族“婚姻”方式走到了一起直至生命的尽头。

暮年的楠颜索在异地他乡倍加思念故乡和故乡的亲人。当初离家时的誓言像毒咒一样困扰着她，以至于她始终未能回到过生她养她的古老村庄。直到二零零四年带着遗憾离开了人世，一并带走的是她熟知她深受的民族文化。

小说以尕拉藏仁欠女婿——万玛仁增的家庭故事为主线，以土族历史文化为背景。故事情景可追溯到清朝中期。

小说是以回忆的方式完成的，集中展示了土族历史以及土族传统文化，诸如生产生活、礼俗习俗、服饰节日、婚宴葬礼等。

立穆斯什典　菊瑰

2017 年 11 月 3 日

一 • 立穆斯什吉的悲惨死亡

一八九九年腊月的最后一天，西北风呼啸着刮过姚马村。这是一个地处青藏高原东部的一个普通村子，央措什姐就生活在这里，那年她十六岁。夜已很深，窗外风很紧。明天早上就得去给公婆和村里其它人家拜年，可她家里什么也没有，没有粮食，做不了馍馍，也酿不了酩馏酒，什么也拿不出手。真是富人过年，穷人过难啊，一想起这些，央措什姐怎么也睡不着。她想这世上没有比她家更穷的人家了。

春天下种后的持续干旱和收割前的那场冰雹彻底毁了她家的二十多亩农田，颗粒未收，一年的辛苦是白费了，生计也是个问题。她和她的家人靠挖山上的草药和出门乞讨过日子。她的丈夫达拉什加在外面乞讨好些天也刚刚回家，但是长长的编织袋里是空的，一无所获。央措什姐没有埋怨他，她能理解，这眼看马上过年了，按本地习俗是很忌讳外借或外送东西的，相反，真是该回收的时候了。债务或物品流向家里预示着来年的丰足，反之，家里的财产外出的话预示着来年的财运不

济。更何况，方圆附近也和她家的情况差不多一样，彼此都好不到哪去。

央措什姐早早地起床，摸索着来到厨房，她俯下身子，用烧的乌黑的烧火棍拔了几下灶膛里的灰烬，星星点点的火种在黑暗中格外耀眼。这是她昨晚特意精心保存的火种，在火柴还是稀缺物品的年代，保存火种是她每晚必须的功课，丝毫不敢大意。她抓了一把细碎的麦草丢进灶膛，使劲用嘴大口对着灶膛吹气，浓烟越聚越大，从灶膛涌出的一股浓烟呛的她不停咳嗽。火终于燃起来了，火光映红了她美丽的脸庞。她点燃了准备好的煤油灯，煤油灯发出互明互暗的光。她站起身子，向自己的卧室走去，左手持灯，右手掌五指并拢呈弯曲状，护住燃烧着的灯芯，怕强劲的风随时会吹灭。她回到屋里，屋里一下亮了起来，似乎也暖和了不少。儿子已经醒来不停的哭闹。那一定是饿的，央措什姐心里清楚，但她也没一点办法，自己没奶水，家里也没有什么可以吃的。她把儿子抱在怀里轻轻摇晃，或许孩子已折腾累了，后来可能是没有力气闹了又开始昏昏欲睡。央措什姐让他躺下。她决定去同村不远的娘家寻求帮助。在娘家，她阿妈慷慨地给了她一个用青稞面做的大馍馍，这够她全家人吃一天了。

天已大亮，按土族的习俗按理央措什姐和她的家人应该提着礼品去给公婆和所有本家去拜年。但她们只能放弃待在家里，尽管这样做很不合情理，但她们确实什么也拿不出手。本家的人倒是来了，她尴尬的除了摆上娘家给的馍馍和倒上茶水外再也没有任何可招待的东西。所有人都好像了解她家的困境，除了喝杯茶都没忍心掰开那唯一的馍馍，匆匆喝了杯茶，说了些吉祥的话都走了。好不容易熬到天黑，家里又多了十三块馍馍，全家人一个月的生活勉强有了着落。

漫长而艰难的日子慢慢熬了过去。央措什姐带领一家人用辛勤的双手经营着生活，几年如一日早出晚归。长生天也很眷顾这片土地，好几个年头风调雨顺。

家里的粮食吃不完，每年还有存粮。吃饱肚子已不是什么问题。央措什姐和家人决定盖房子。她们运来附近森林里大树，经过一段时间的忙碌，新的大房盖了起来。这样的好日子又持续了几年，央措什姐家人丁兴旺，骡马成群，粮仓满满，在村里已经算是富裕人家了。

日子原本就可以这样顺顺当当朝好的方向发展下去，然而，伴随央措什姐大儿子四十九的一天天长大，央措什姐的烦恼也益日俱增。四十九喜欢上了赌博并上了瘾。一开始央措什姐并没太在意，只是觉得儿子有些

反常，偶尔不回家。央措什姐也很严厉的追问过，但每次都以很合情的理由给搪塞了过去。直到债主找上了门，并强行牵走她家里最好的两匹马。达拉什加暴跳如雷，狠狠的教训了四十九，以至于打的四十九在床上躺了好多天动弹不得。央措什姐既难过又心疼，声泪俱下的劝说儿子。四十九答应从此再也不会沾赌了。然而就如人们常说的狗改不了吃屎，身体还没好透，又偷偷跑出去赌。达拉什加又是用更严厉的家法惩罚了这个不听话的儿子，央措什姐只有偷偷抹泪的份。如此反复几次后，终于四十九又一次跑出去赌输后，因为害怕，走投无路中正赶上地方军阀马步芳招兵买马，他就偷偷参了军。在央措什姐不停的埋怨中达拉什加也很后悔，他找到了驻扎在乐家湾的军营，找到了一位五十镇的鲁姓土族人，好话说尽，又搭上一百枚铜钱后才将四十九领回了家。

回到家的四十九没过多久，重操旧业，负债累累，越陷越深。夹在阿爸的威严和债主们的威胁中间，无奈中他决定第二次去参军。这次离开家的时候，他特意从药铺买来一包药，郑重地藏在阿妈的枕头底下。

他很希望这包药服下后能减轻阿妈落下的咳嗽病，因为阿妈不间断的咳嗽一直以来是他的痛。

两年后的一天，央措什姐收到四十九的信，信很短，只有一句“亲爱的阿妈，我特别想见到您。”尽管儿子让她操碎了心，但儿子不在时却无时无刻的不想念。在听到儿子找别人写的家信时央措什姐哭了。这是儿子第二次偷偷参军后，他阿妈听到的来自儿子的第一句也是最后一句话了，儿子在他乡不明原因的死亡了。时间又到了达拉什加的弟弟立穆什加谈婚论嫁的岁数，央措什姐和她的丈夫四处给他张罗。最终他们物色到了一位合适的人选。他们两家本是亲戚，是达拉什加的出嫁到丹麻的妹妹家族里的一个叫立穆斯什姐女孩子。他们打发媒人去提亲。在达拉什加妹妹的帮助下，女孩的阿爸阿妈很快就答应了这门亲事。举办婚礼的日子定到吉祥的农历大年初六，这个日子的确定完全是请示过央措什姐村子里的佛爷的意思定的，谁都不敢违背。

时间很快证明了这是一桩不幸的婚姻。由于婚前缺乏必要的了解，婚后两个人性格脾气差异太大，吵架成了家常便饭。后来的结局更糟，立穆什加还动不动动手打人。长期忍受不了没完没了的吵闹。立穆斯什姐没办法就逃回了娘家。立穆什加带着礼品去叫她回家，被骂了回来。又过了一段时间，想想气也消的差不多了，又打发家族里的长者登门致谦，但被好言劝回无功而返。最后央措什姐没办法就自己带着一些礼物去立穆斯什姐

的家央求她回家。央措什姐的态度非常诚恳，因为她知道立穆斯什姐对家庭的重要性。她给立穆斯什姐做了一顶当时非常华丽漂亮的头饰——扭搭，一对金耳环，还给她带了好多绣线和好多食物，并且答应她可以比别的小媳妇可以多回几趟娘家。

立穆斯什姐念在央措什姐平时对她的好就跟她回来了，然而情况并没有得到多大改善。有天晚上俩口子在睡觉时又发生了一次激烈厮打，立穆什加残忍地暴打了赤身裸体的立穆斯什姐，她身上流血了，尖叫声吵醒了睡在隔壁房间的央措什姐，央措什姐立即起床才制止了他们的冲突。

当立穆斯什姐的伤势恢复的差不多时她再次离家出逃了，这次她没逃回娘家，她不想让娘家人为她难过。后来一位流动商贩告诉央措什姐他看到立穆斯什姐往山后（现今互助北山一带）方向走了。央措什姐相信他，因为他经常赶马车到北山做粮食换煤炭的生意。山后是几乎没有耕地。那里是逃犯、赌徒、还有为躲避马步芳抓壮丁而避难的人们，人们的食物很少。

由于长期受到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折磨，立穆斯什姐身心受到了极大的伤害。恐惧、郁闷、劳累，风餐露宿的日子，使她染上了严重的咳嗽和发烧。在跑到山后不长的时间里客死他乡。立穆什加和村子里的旦主在她

死后的几天时间里也赶到了山后，当他们找到立穆斯什姐的尸体时感到从未有过的惊慌，因为她的死意味着灾难的即将到来。按照当时的习俗她的家人会到婆家来吃“人命”，这是一种非常残酷的报复，立穆斯什姐身上的伤痕是无法争辩的证据。

立穆什加无助地蹲在尸体旁，突然双手捂着脸失声痛哭起来，“老天爷啊！你怎么这么惩罚我啊？”“甭哭了，哭有什么用。现在该想的是尸体怎么处理？”旦主劝到。

“难道我不能痛哭吗？我都到今天这个地步了，她的亲戚们要来报复，我家好转才几年的时间。我们肯定会再次陷入可怕的困境。”立穆什加痛苦不已。

旦主继续劝到，“好了，现在她已不能开口说话了，也许什么也不会发生”。

立穆什加哭着说：“我妻子娘家人都知道我和她关系不好，她的家人都讨厌我，都不愿意送她回来，是我嫂子人好，也做了保证才让回来的，这下他们肯定会抄了我家的。”

旦主拉起立穆什加，“无论如何，我们必须得想想尸体怎么办。”立穆什加停止了哭泣，经过一番商量，他们决定把尸体就近掩埋，然后先回家，派人通知立穆

斯什姐的家人这个坏消息，先看他们的反应，如果执意死要见尸的话，他们再用马车拉回去。

立穆什加清楚他很快不得不面对这世上最可怕的事情，因为在他的虐待下妻子客死他乡。以立穆斯什姐的舅舅为首的娘家人，将会发了疯一样出现在他的家里，任意殴打、侮辱他的家人，任意支配他家的所有财产，他们除了一个劲地小心赔不是以外还没有其它办法。这种残酷的惩罚将会持续几天，直到他们认为彻底解恨后才会狠狠离去。

二 • 央措什姐家的灭顶之灾

家族的所有成员都集中在央措什姐的家里，惶恐不安中他们商议最好的解决方式。家族会议在极其沉闷中结束。他们决定先派两名和立穆斯什姐家沾亲带故的男性老人去通知这个最不好的消息，并努力为自己开脱，并最大限度的希望得到他们的谅解。

送走通风报信的两个人，家族里的人并没闲着，他们请来三个村子的家神，他们祈求万能的神能保佑他们平安度过这一劫。他们宰杀了一只羊供奉给众神，煨桑磕头，请求神意。在取得神的意旨后，他们按神的指示，在离他们家大门二十米远的地方，挖了一个坑，把一个铁箭头按神的指引指向立穆斯什姐的家。然后用石头固定住箭的方向，再用小石子和土填满夯实以防箭头改变方向指向错误的方向，起不到抵御邪恶侵扰的作用。按神的旨意，他们又从厨房里还拿出一口大黑锅，锅口朝下放在炕上，锅的周围用土固定紧实，最后用一块沉重的石板压在铁锅上面。邀请来的三个喇嘛在家里

不停地诵经，村里所有老人也被邀请来聚集在央措什姐的家里，附合喇嘛们一起诵经。

家族的人聚集在一起商量着如何最大限度减少财产损失，家里值钱的东西怎么藏起来，以及如何防止立穆什加和他的家人被殴打。央措什姐无助地蹲在院子的一个角落，不停地落泪，无助和绝望让她看上去很憔悴。想想可怕的灾难很快就会到来，她几近崩溃。

坏消息很快传到了立穆斯什姐家里，并在亲戚家族成员间继续传播、发酵，并向她们家聚集，立穆斯什姐的舅舅很快就到了，按照土族人的习俗，他是这件事最责无旁贷、最有决定权的核心人物。正如央措什姐所预料的一样，他们无条件地提到要见到立穆斯什姐的尸体，没有任何的商量余地。

当立穆什加驾好马车带着家族的两名成年男子出发去山后拉尸体的同时，家族的其它成员开始忙碌起来，谁都不说一句话，每个人的心情都很沉重，即将到来的毁灭性的灾难就像一块巨石压在每个人的胸口几乎快要让他们窒息。生活还得继续，不管怎么样，他们还有很多要紧事要做。酿酩馏酒、蒸各式馍馍，还得去附近的水磨磨大量的炒面。伸手不打笑脸人，他们想用这些美食尽可能的得到他们的宽恕。也有几个人，正忙着偷偷

转移央措什姐家的一些财产，所有值钱的家当和牲畜藏到别处了。

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一切往最坏处发展。当立穆什加他们到达埋尸体的地方时，他们惊讶的发现尸体已被野生动物刨出并且吃掉了一半，相当的恐怖！惊恐之后，他们只好将残存的尸体装进麻袋往回运。一路上他们想各种办法却感觉无计可施，忐忑不安中回到了家，前次派出的两位老人又委以重任去通知立穆斯什姐的家人尸体已运回的消息。

送走报信的两个老人，马上通知立穆斯什姐的舅舅和家族的本家及亲戚来家里商议怎么面对这个棘手的事情。舅舅是一定要请的，舅舅是“白骨之主”，外甥的婚丧嫁娶等重大事情必须得得到舅舅的首肯，没有舅舅的首肯是万万不能下葬的。立穆斯什姐的两个舅舅很快赶到了，几乎没经过商量，更谈不上争论。在短暂的沉闷中，立穆斯什姐的舅舅们很快做出了让他们付出惨痛代价的决定，这也是那个年代每一个面对同样问题的人们做出的共同决定。舅舅做出的决定，没有谁能否定得了。复仇的决定，很快在族人亲戚中传开并迅速向立穆斯什姐家聚拢。仇恨，让他们一刻也不想等待。

天还没大亮，四十多位由家族里的和村子里每家每户派出的代表组成的队伍浩浩荡荡骑着马出发了。

舅舅们走在最前面。队伍当中还有立穆斯什姐的阿爸、兄弟和三个叔叔。半天功夫他们到了央措什姐的家门口。迎接他们的是央措什姐的所有家族成员，大家都跪在门口，央措什姐也在跪着的人群中，不敢抬头，彼此没有问候。四位端着酒壶、酒杯的老人站起身子，斟满酒杯，很恭敬地给来者一一敬酒，却被所有人粗暴的一把推开，他们一脸的凝重。央措什姐这边的人，只好识趣的接过所有人的马缰绳，并栓在马槽桩子上，恭恭敬敬的请他们进了院子。

复仇的人群拥挤着进入院子，面对摆的满满当当的各种食品他们视而不见，所有人一言不发，直奔停放尸体的屋子。当残缺的尸体呈现在人们眼前时，有人吓坏了，连连后退。有人失声痛哭，哭声在人群中蔓延，空气一下子紧张起来了。央措什姐这边的人吓的一句话也不敢说，一句不到位的话就会招来暴风骤雨。盛怒下的舅舅，努力克制自己，复仇计划他早就在内心计划了，他需要的只是一步步实施，至到对方倾家荡产。主事的舅舅当即要求男方邀请一位红教喇嘛从尸体身上驱逐邪恶。

红教喇嘛到达之后在立穆斯什姐的尸体一边念叨咒语一边很兴奋地挥舞握在手里的长剑，在场的所有人屏住呼吸。一番念念有词手舞足蹈之后，从尸体的臀部割

下一小块肉生吞下去，然后又割下一小撮头发系在他的剑柄上，据说这样做是为了增加他的法力。

红教喇嘛的所有仪式进行完之后，死者依旧静静停放在炕台上，没有舅舅的允许，尸体是不敢贸然火化埋葬的。残缺的尸体，无声地诉说着曾经残忍的一幕，刺激着复仇团每一个成员的脆弱神经，此时，那怕一点点的不敬都会成为失去理智后疯狂报复的导火索。每个人都做好了报复的准备。立穆斯什姐的一个舅舅突然情绪失控放声大哭。突如其来的变故，就像吹响了战斗的冲锋号，人群开始骚动，有人狠狠地一脚踹飞了摆放馍馍的桌子；有人操起凳子狠狠向窗户砸去，从砸烂的水缸、油缸中淌出来的水和油在院子里各自流淌，又混合在一起，继续向低处流淌。各种被砸碎砸烂的声音交汇发出，即使没能及时藏匿的鸡猪都无一幸免，所有能砸的东西都成了袭击的目标。一时间家里一片狼藉乌烟瘴气。央措什姐和家里的女人们只能跪在原地抽泣，她们没有能力制止这一切，这是报应，这是他们必须接受的惩罚，千百年来这是解决“命案”的约定俗成，不以家族的强大弱小为转移，尽管在这之前他们无数次的想象过结局的惨状，但眼前的这一幕还是超出了他们的承受极限。家族中有的老人站起来央求、阻拦，但一切无济于事。折腾了一个时辰，复仇者们累了。长老们试图平

息这场家庭风暴，说了各种好话。最终复仇者们在院子里坐下了，央措什姐的邻居送来了熬好的茶，馍馍，羊肉和猪肉。当然也少不了酩流酒。复仇的客人们不停地责备、谴责、埋怨和争吵。甚至有些复仇者吃了食物，然后抱怨食物太咸或各种的不好吃，难以下咽。还有人继续哭泣。他们在院子里随处撒尿。晚饭以后，讨论才开始，复仇者拒绝休息睡觉，讨论伴随着无尽的诅咒持续了整整一晚上。他们在诅咒的时候，央措什姐一方只能不时地送上茶水和酒水。

第二天，央措什姐家照例按传统“三道茶”的待客习俗招待他们，一点也不敢怠慢。热茶、馍馍、热包子和成堆的羊肉和猪肉一样都没有少，而对方则继续谩骂央措什姐的家人。因为他们前天晚上整晚没睡觉，到了第二天晚上时他们真是筋疲力尽了，然后他们被邀请到邻居家里，在那里他们受到了贵客级待遇，热茶和青稞酒伺候，还有舒服的热炕睡。

到了第三、第四和第五天，复仇者复仇的程序雷打不动地进行着，一样地吃喝、诅咒和谩骂。这期间央措什姐家族的长者们一直试图想知道对方最终的解决方案，但亡者的舅舅拒绝宣布。到了最后，他们提出央措什姐一家每天要给他们杀一只猪，两只羊和一头牛。要用最好的食物招待他们。

时间熬到了第六天，亡者的舅舅要求要立穆什加出现当面和他们赔礼道谦。这当然是不可能的，也是万万不可以的，如果他的不合适宜的出现会被暴打甚至会可能被打死。有人小心地告诉亡者的舅舅立穆什加早已逃的不知去向，没有人知道他现在到底在哪里。实际上，立穆什加就藏在他的一个亲戚家里。复仇者们其实也清楚他们在撒谎。酒足饭饱后，他们又冲进每个房间继续砸，继续发泄。桌子、吃饭的碗和盛酒的坛子，一样都没逃脱。有两个人冲进厨房，打烂了烧饭的锅。这是他们对见不到立穆什加的惩罚。

在第七天的时候，亡者的一位舅舅终于宣布了最终的解决方案，他给央措什姐家提了几条几乎苛刻的条件。给郭隆寺最重要的活佛和为亡者超度诵经的十八个喇嘛要每人提供两大罐酥油，要给寺院供奉一大笔银子。另外，在亡者娘家人离开的时候要给他们两匹好马和两头上等的牛。

所有人心里都清楚这明显超出了他们的承受范畴，就算答应下来也做不到。村里几个老人极力邀请舅舅等几位主事的去别人家多住一个晚上，试图通过好好款待努力说服降低内容或数量。遭到断然拒绝。悲痛、绝望激发冲动的力量，不知哪来的勇气，央措什姐端着酒杯来到立穆斯什姐的舅舅他们面前，恳求他们减少给寺院

的供给。也许是立穆斯什姐生前得到过央措什姐姐姐般的呵护和善待感动着他们，当这个善良的女人声泪俱下的请求时，几天来一直什么都听不进去的他们却默许了她的请求。他们答应可以给寺院的供给减少一半。

九天的浩劫终于结束，随着人们的散去，院子回到了久违的平静，只是早已面目全非，家徒四壁，一片狼藉。面对破败景象，央措什姐站在院内，身心疲惫，万念俱灰，后期的补偿，她几乎快要瘫倒。重建家园变得遥遥无期，生活陷入了绝望。

立穆什加为此事感到非常的内疚，因为他的过错给家庭造成了如此巨大的创伤和痛苦。他无法面对的是他的兄弟和嫂子，虽然他们从未抱怨，但他还是离开了家，准备永远不回来。多年后，有人说他来到山后放羊，和一位藏族女人生活在一起，住着黑牦牛帐篷。他说一口流利的藏语，每天到一个寺院去诵经。他变成了一个虔诚的佛教徒。

立穆什加的离开让央措什姐更加痛苦，她甚至觉得活着都毫无意义，没有希望来支撑。后来她的三个小孩又相继都死于天花病。再后来有一天央措什姐受到一封信，信上说“我们写这封信想告诉你，你们的儿子四十九死于大拉牌之战。”接二连三的家庭灾难，央措什姐觉得这家是一个邪恶的不详之地，在痛苦中她想到了举

家搬迁离开此地。她真担心她幸存的三个女儿和儿子不知道还会遭遇什么样的不幸。她想远离这个伤心之地，到一个没人认识的地方去，在哪儿她再也听不到有人提及这里发生的一切。

有天早上她很认真地和达拉什加谈了她埋藏在心里很久的想法，却遭到达拉什加不容置疑的拒绝。“我们家除了这面围墙还有什么！立穆什加走了，家神也说了他再也不会回来了，你再也没有兄弟能帮助我们了，除了搬离我们还能怎么办！”遭到拒绝后的央措什姐几乎咆哮着对着达拉什加大喊。

“我们每天煨桑磕头，我们没做坏事，佛会保佑我们的，一切会变好的。”达拉什加说道。

“如果我们继续住在这儿，说不定我会死的。这个家里充满了邪恶，我真为我的四个孩子担心。”央措什姐说到。

“搬到别的地方我们再遇上困境怎么办？谁来帮助我们，我们留在这儿，至少还能得到家神的护佑”达拉什加回答。

“家神我们一块带走，至少在没有人认识我们的地方我会好受些”。态度如此之坚决，达拉什加开始动摇了。

他们想到了山后，那里是成片的原始森林，也是很多生活不能继续下去的人们逃难时的首选之地。但央措什姐的叔叔，一位在当地很有名的木匠，大部分时间都在郭隆寺里做木工活，从不要工钱，寺院只为他提供一日三餐和栖身的地方。他虔诚地为寺院干活只为普渡来生。寺院里和他一样的人还有很多。他在寺院干活的时候与寺院的活佛、喇嘛们建立了良好的关系。当他知道央措什姐的处境和想法后，他想通过寺院帮助她，他希望央措什姐一家迁到郭隆寺附近生活，通过开垦寺院附近大面积的荒地。

当央措什姐听到叔叔帮她已经取得了寺院的准许，她们一家可搬迁到郭隆寺附近的消息后，她感到非常高兴。央措什姐盼着搬迁时间越快越好。她的搬迁计划也得到了家神的认可。这着实又点燃了她对美好生活的希望，她相信她家的生活会越来越好，尽管他们一家需要重新付出艰辛的劳动，但她非常乐意在这片属于郭隆寺的地域上耕耘、劳作、收获，开始他们的新生活。

她会将每年收获的劳动成果供奉一部分给寺院。更让她开心的是，这里离寺院只有五公里的山路。

她可以随时去寺院敬神拜佛，那样神灵可以世代保护她的家庭吉祥安康，远离灾难。

央措什姐和达拉什加决定用仅剩的牲畜来补偿他们的债主。然后他们两个人来到村庙，给家神供奉了一只羊，煨桑磕头，虔诚祈祷，祈求家神保佑她的家庭平安，到达新的地方并能顺利地开始新的生活。并誓言她的家人永远不会背叛家神。

请神的人按神的旨意从家神的轿子上扯给达拉什加一块布条，并转告他神的旨意，“带到新家，遇上困难时一样可以祈求我，一样会得到保佑。”

三 • 孩子被狼吃了

那年农历五月的第一天，他们全家带着简单的生活必需品向东方向的新家走去。央措什姐背着她五岁的女儿，达拉什加领着另外两个女儿和他的儿子，步行着向郭隆寺进发。天快要黑的时候，他们一家人走到了如今的五十镇浪家村，被一好心的土族人家留宿。第二天不到中午时分他们如愿到达了郭隆寺，去了央措什姐的叔叔家里，等待寺院的安排他们的消息。

到达后的第三天，木匠叔叔带着央措什姐和她的丈夫去了寺管会。寺院管事的告诉他们，他们很欢迎他们来这里开荒种地讨生活，寺院会提供一些农具和其他所需品，并要求每年年底给寺院交纳一定数量的粮草，还帮寺院放牧。央措什姐他们都很认真的记在心里了。后来还说了很多遵守的寺院的规则。比如不得砍伐寺院林木，不得在经堂大声喧哗等等，这一切他们自小很了解，根本不需要提及。他们不但自己不会，还会主动制止别人那么做。这是根植于骨子里的朴素认识，他们害怕受到神的惩罚。

第四天，木匠叔叔和寺院里管事的人带着他们去看他们新家园的地方。这是一块陡坡地带，地方很大，周围是特别漂亮的原始森林，森林里长满松树、桦树、柏树。这片森林属于郭隆寺，不属于任何一位活佛。在山脚下几公里远的地方只有一个村庄。寺院管事的人特别提醒他们要小心狼等野生动物，森林里有很多野生动物出没。面对这片充满野性的处女地，未来还是个未知数，央措什姐感慨万千，她决定放手一搏。从此再也没回到过让她伤心的地方——那个让她痛苦的姚麻村。

央措什姐和她的丈夫在那个狭长的山谷里很快搭建了一间木屋，开垦了一些荒地，开始耕种，开始了他们的新生活。一年时间很快过去，在她们的辛勤付出和木匠叔叔无私帮助下，最初的一间遮风挡雨的小木屋已变成了四间坚实牢固的房子，最初建在开阔地的没有任何遮挡的小屋也砌上了封闭的围墙，这使他们一家有了安全感，心里更加踏实，对生活充满了信心。

春去秋来，几番耕耘，原来贫瘠的土地也在央措什姐她们的辛勤耕耘中慢慢变肥沃了起来，加上央措什姐他们良好的耕作技艺，土地给他们的回报越来越丰厚，除了给寺院缴完税，剩下的足以解决一家人的温饱。但是对狼群的恐惧益日俱增，三五成群的狼群经常在不远处光顾，甚至在光天化日之下也会下山袭击小牛和羊

群。为防止狼群，郭隆寺的每个喇嘛都会养一至五条狗，土观活佛养的狗有五十多条，以至于郭隆寺狗比人还多。狗太多，平时喂的也不多，它们也会四处寻找食物，有时候也会攻击家畜。

狼患狗灾让央措什姐一家人一直提心吊胆，无助的他们只能祈求长生天的保佑。他们每天虔诚的煨桑磕头希望得到长生天的护佑。他们建在半山坡，四周被茂密的树木包围的家，白天倒也清净惬意，可一到晚上，伴随狼群的的嚎叫，每棵树都显得那么狰狞。狼的嚎叫声中，所有牲畜也吓的只是静静站着，仿佛随时准备奋力一跳，逃脱狼的魔爪。央措什姐的心情何尝不是一样呢，她好担心狼群会随时出现在他们面前，他们的畜圈。

有天晚上达拉什加不知怎么回事总是睡不踏实，好几次起夜去看牲畜，最近大雪封山狼群越发活跃。突然一个沉闷的声音重重地从房顶传来，就像什么重物砸在了屋顶上。达拉什加马上翻身起来，他赶紧点亮菜籽油灯，一边安慰被惊醒的妻子和孩子们，一边慢慢把门拉开一半，黑暗中一双发着绿光的眼睛正对着他。

伴随着达拉什加的怒吼，狼“腾”地窜到了屋顶，并挑衅般仰天长啸，然后钻进茂密的森林里无影无踪。

凄厉的叫声在寂静的夜晚显得格外阴森，让人毛骨悚然。

回到屋里，惊恐不已的达拉什加没有丝毫睡意。坐在炕上，他用燧石点燃了系在腰间的胡麻草绳，点燃烟斗大口大口的吸烟，一斗接着一斗，呛人的烟味很快在不大的屋子里弥漫，睡梦中的孩子发出了咳嗽。看着熟睡中的妻儿，想想现在的处境。达拉什加内心无法平静。当初是妻子非要执意搬到这里，以前的村子再怎么发生过不堪回首的事情，但至少平时还有个可以说话的人，至少不用担心狼狗，这种防不胜防提心吊胆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尽头。他越想越伤心，眼泪不由地从他脸颊上滑落下来。

就这样，在对狼群的恐惧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日子一天天过去，漫长而寒冷的冬季又即将过去。春天来了，温暖的阳光照耀着美丽宁静的家园，森林、田野不再狰狞，一切又似乎变得那么美好。转眼又到了农历的五月初五，该到了给田里庄稼锄草的季节。

央措什姐早早地起来后，丈夫带着小儿子去山上放羊，自己背起在新家里出生的六个月大的宝宝，带着女儿们去田里锄草。田里的庄稼长势很喜人，不出差错又会是一个丰收年。她在地边给小宝宝喂奶，看着孩子在怀里贪婪的吮吸母亲的乳汁，央措什姐露出幸福的笑

容。吃饱肚子的宝宝很快就睡着了，她用自己温暖的羊毛袍子裹住孩子，然后又用一个芨芨草编制的大背篼扣住然后放心地去锄草，尽管她知道生长在田地里的杂草也是生命，但在生存和善念之间她不得不锄去那些杂草，并将它们背回作为猪的食物。

“你们已经长大了，那你们说说世界上最珍贵的东西是什么？”孩子们抢着回答，说什么的都有。在这美好的田园风光中央措什姐感觉到的不是劳作的艰辛，而是精神放松后的愉悦。她一边锄草一边和女儿们愉快地说话。“是粮食，没有一样东西重要性超过粮食。就算有几屋子的黄金，但没有可以吃的粮食，还是没一点用处。祖先告诉我们永远不要糟蹋粮食。

再说了，我们家已经经历了你阿爸离家出去乞讨的日子。你们都得记住了!”央措什姐自己回答了自己提出的问题。女儿们似懂非懂的答应着。

央措什姐一边说话，一边低头锄草。她突然感觉莫名的心慌，但没有在意，继续教导女儿们除去地里的杂草的重要性，她告诫她们青稞成熟之前至少得锄三次草。

“哇，哇！”孩子撕心裂肺的声音突然传来，央措什姐本能地向孩子的方向飞快奔去。她看到了最担心的一幕，两只母狼真叼着孩子向远处跑去。央措什姐挥舞

着手中的锄子怒吼着疯了般向狼追去，朝着狼不停地挥舞锄头。狼很快扔下孩子跑了。孩子稚嫩的脸被狼吃掉了一半，血肉模糊。鲜血从脖子喷涌出。

血腥的一幕，央措什姐感觉天旋地转，跌倒在地。当她醒来的时候已经在家，说话语无伦次，含糊不清。

央措什姐的木匠叔叔和两位喇嘛已经从郭隆寺赶了过来。一位喇嘛从他肩上的黄包里拿出经文，轻轻地拍打着央措什姐的头部和身躯，并念念有词。

“好了，好了，不用担心，她很快会好起来。”一个喇嘛安慰到，“但是你必须要把孩子的尸体送到山上；今晚还得给央措什姐招魂”。

送孩子尸体上山是由央措什姐的木匠叔叔完的，他把孩子幼小的尸体装进一个篮子里送到家后面的山顶的一块巨大的石板上。秃鹫很快俯冲而下，飞落到到尸体旁边。央措什姐的木匠叔叔把尸体切成了块，秃鹫们一拥而上没用几分钟就吞噬而尽。

与此同时，达拉什加按照喇嘛的吩咐捉了一只白公鸡，砍下鸡头，拿着鸡头在央措什姐头上和身上碰了碰，嘴里念念有词地说，“请她的灵魂快点回来，快点回来。”接着，他拿着鸡头径直跑到院子，并朝着已经开着的大门把鸡头扔了出去，他相信他妻子的游魂很快会回来，因为她已经用鸡的灵魂做了交换。

当晚达拉什加带着他的几个孩子，和木匠叔叔他们一起去了当时央措什姐晕倒的地方。他们认为就是在晕倒的地方央措什姐的魂走丢的，他们站成一排，木匠叔叔站在最前，每个人都弯着腰一起往后倒退着走，并且一起喊，“一、二、三、四、五、六、七，是我们在呼唤央措什姐的灵魂回家吗？是的，我们在呼唤央措什姐的灵魂回家”。他们重复着一样的动作，一样的说词，一直退进大门。直到他们确信丢失的灵魂招回又附着在央措什姐身上以后，然后才把大门从里面牢牢地顶住。这个招魂仪式持续进行了三个晚上才算完成。

按喇嘛们的指示完成所有的仪式后，央措什姐的情况真的好多了，但她现在还只能躺在炕上，目光呆滞，神情沮丧，不爱说话，也不敢离开家。

“我们现在该怎么办才对？应该回去还是继续留在这里？”达拉什加迷茫地问木匠叔叔，生活接二连三的打击让这个男人变得很消沉。木匠叔叔吸了吸鼻烟，看上去他那布满皱纹的脸在过去的几天里，明显又老了许多。

“是啊，这里太危险，你们是应该考虑回去的好。”木匠叔叔回答道。

“可央措什姐不会答应的，我说不过她，再说我们离开的时候她在神的面前发过誓，说再也不会回来。”达拉什加很沮丧。

“郭隆寺会允许让更多的人来这里定居。我上次到姚麻村，他们都抱怨现在人多地少，有些人问到了你的情况，也希望能来这儿生活。

这里离郭隆寺又近，种的又是寺院的土地。”木匠叔叔若有所思地说到。

“是啊，如果那样就最好了。他们要是搬过来，我们也有个伴，也不用再害怕狼狗了。这个全得仰仗叔叔您在佛爷面前多说些好话，允许他们搬过来耕种寺院的土地。”达拉什加说到。虽然这只是个想法，可达拉什加似乎已看到了解决眼前困境的办法，他觉得搬过来些邻居增加居住人群这办法切实可行。

四・学习刺绣

事情进展的很顺利，在木匠叔叔的周旋下，经过寺院和老家之间短暂的协调和谈判，老家那边有八户人家乐意搬到央措什姐家附近。后来，又有其它姓氏人家陆续搬了过来。每户人家开垦了尽可能多的地。

土地也慷慨地回赠他们更多的粮食和足够的燃料、饲料。他们一起放牧，一起劳作，互帮互助，关系特别融洽，就像一家人一样。村子里一派生机。央措什姐她们再也不用害怕狼了。

央措什姐一家吃过晚饭会习惯一家人围坐在烧炕上。烧炕的中间每天会生一堆火，是用羊粪做主燃料的。平日里收集晒干的羊粪每天早上会在烧炕上堆成一个小山丘形，然后在上面覆盖一层燃烧过的还有很余热度的厚厚的火，火的温度足以引燃羊粪，不停释放热量。烧开的茶壶就放在火堆中，从火堆中不断吸收热量而不至于很快冷却。生火做饭的热量从烧炕底部穿过，烧炕本来就被烧的很热，再加上羊粪持续燃烧后发出的热量，烧炕就一直很热，房间里很暖和。他们习惯围坐

在火堆旁一边喝茶，一边拉家常。达拉什加经常和孩子们讲一些自己民族的故事。民族的历史文化就在潜移默化中完成了代代传承。达拉什加累了的时候，会喝少许青稞酒，也会抽烟。在酒精的作用下他会情不自禁地唱起土族古老的歌谣。每当这时所有的孩子们都听的很认真。

孩子们一天天长大，该给女孩子们教刺绣的时候了，这是土族女孩一辈子必备的技艺。教会女儿做饭蒸馍、刺绣唱哭嫁歌是做阿妈的责任，否则做阿妈的就会受到别人的指责，是一个很不称职的母亲。每次一家人在一起，央措什姐就不厌其烦地重复必须掌握这些技能的理由，她告诉女儿们，刺绣上的每一个图案都有其深邃的寓意，都蕴含着这个民族的历史密码和信仰崇拜。学好刺绣既是对祖先的尊重也决定她们出嫁后在婆家的地位。

央措什姐开始教她们，从最简单的入手，教的很认真、也很严厉，从不含糊，甚至会动手打人。女儿们都很害怕她，学的也很认真。她们一有时间就拿起针线，盘腿坐在家里的烧炕上做针线，也会主动讨教，相互学习，在巷道里和村里的其它姑娘们一起交流学习。除了针线，学农活学家务，学土族传统歌谣这些都是她们必须要掌握的。她们在日复一日的学习中渐渐长大。

五 •“瞌睡宝”达拉什加

达拉什加在他们新家夫拉那拉和老家哈立其都是出了名的“瞌睡虫”，他可以随时随地都可以进入梦乡。

有一年正月十五，他邀请大家来他家一起诵经。这是惯例，腊月和正月每家每户都会邀请村子的老人来家里念经祈求风调雨顺国泰民安。来的人们被热情的让到暖和的烧炕上，达拉什加忙前忙后添茶倒水。央措什姐和她的女儿们一刻也没闲着，忙着煮肉、蒸肉包子和洋芋包子。人们开始微微闭眼专心诵经。茶壶里的水开了，沸腾的茶水从壶嘴里喷出，溅到火堆上，发出很大的响声。但人们都念的很专心，本来倒水添茶这样的事应该由达拉什加操心，他们不需要分心的。但是茶一直在沸腾，一直在溢出，终于有个老人忍不住轻轻埋怨，“达拉什加人呢？他去哪儿了呀？”

“刚才还给大家添茶呢！”有人回答。茶水外溢到火堆上的“滋滋”声使得专心诵经的人们不由四处张望。

“他在地板上！”坐在烧炕炕沿上的一名年轻男子喊到，人们顺着他的手指看过去，只见他正背靠着墙打着呼噜睡的真香，一只猫真在偷吃他纂在手里的一块肉。

他睡的真够香！一个年轻人恶做剧般附在他耳边大声喊叫，使劲拉他胳膊，但他还是无动于衷。

走进屋子的央措什姐看到这一幕笑了，说他经常这样，说着说着就睡着了。他们也问过寺院里的活佛说没事，睡一会儿自己就醒了。过了一小会儿，达拉什加果然自己醒了。似乎什么也没发生一样，起身又忙碌着给人们倒茶。后来达拉什加的儿子尕拉藏仁欠获得“瞌睡宝儿子”的称号就一点也不奇怪了。

六 • 猎狐

冬天的一场大雪覆盖了整个原野，达拉什加像往常一样早早起来了。他叫醒了还在熟睡中的儿子，说要带他出去捉狐狸并答应给儿子缝制一顶漂亮的狐皮帽子，这时节真是狐狸皮最漂亮，质量也是最好的时节。达拉什加擅长猎狐，他给他的几个姐妹都做过狐皮帽子。

达拉什加带着儿子背着麦草走出大门时碰上了央措什姐。“小心孩子”这是她唯一的交待。她知道猎狐是比较危险的一件差事，因为只有在深深的沟壑和冰雪湿滑地方才比较容易发现狐狸，而这些地方人也很容易受伤。“嗅嘛尼呗美哄，，”她喃喃地祈祷着，不停地念诵着六字真言。尕拉藏仁欠是她唯一活着的儿子。

“阿爸，捉狐狸容易吗？”尕拉藏仁欠问到。

“狐狸特别聪明，它夜晚出来觅食，黎明前又回到洞里。它的洞穴很深，每个洞穴至少有两个或三个洞口。了解了它这样的习惯，然后跟踪它，看到它进了洞，我们就在附近能发现其它几个洞口，留下一个洞口，其它的洞口全堵住。然后在没封堵的洞口点燃麦草

后再堵住，躲在里面的狐狸就会被烟熏死。这样就可以抓到狐狸了。”达拉什加回答到。

“阿爸，那为什么我们喜欢戴狐狸皮做的帽子呢？”尕拉藏仁欠抓着他阿爸的手继续问。

“因为狐皮帽子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帽子。我们的祖先以又漂亮又暖和的狐皮帽为自豪。在青藏高原毫无生机的冬季里，唯有狐皮帽和我们色彩缤纷的土族服装搭配在一起是天底下最漂亮的风景。”达拉什加解释到。

“哦”尕拉藏仁欠似懂非懂的点头，那时他还小。“看！狐狸的爪印”，顺着阿爸的手指的指引，尕拉藏仁欠也看到了一行动物的脚印向长满沙棘的沟里延伸。

达拉什加拉着儿子的手，一路跟踪。

果然不出所料，狐狸的脚印一直延伸进一条长满沙棘的沟里，最后在一个洞口消失。按经验，达拉什加在附近很快还发现了两个洞口。他拉着儿子赶紧用土块堵住了，然后在剩下的洞口点燃麦草，不停地煽动，让烟雾尽可能向洞内飘去。过了几分钟后，狐狸还没有出来。达拉什加让尕拉藏仁欠守住洞口，自己转身去准备加固其它洞口。他刚离开，狐狸突然从洞里窜了出来，并一溜烟逃远了。

尕拉藏仁欠被突如其来的一幕吓坏了，恐慌中后退，摔倒在地。

达拉什加赶紧跑到儿子跟前，扶了起来，看到尕拉藏仁欠的右脚踝被磕伤了，在流血。达拉什加急忙从自己的棉袄里抽出一点棉花点燃，燃烧后的棉花灰敷在到儿子的伤口上。血很快就止住了。达拉什加背起儿子匆匆回家。

说来也怪，那天下午，央措什姐莫名其妙的焦躁不安，总感觉好像要出事一般。当看到儿子被背着回来，她冲了过去。看到尕拉藏仁欠伤势并不太重她松了一口气，她悬着的心才放下了。她不由自主地感谢长生天的保佑。他们把尕拉藏仁欠小心地放到烧炕上，让他靠在阿爸叠好的羊皮袄上。央措什姐用点燃的麦草引燃风干的马粪，屋子里很快变暖和了。

不一会儿，央措什姐端了一碗热腾腾的羊肉汤递给儿子，并安慰儿子。“傻孩子，你还小，这些是大人做的事。这次是长生天保佑你了。对这个家而言，你比你的三个姐妹都重要。她们长大了就会嫁到别人家去生活一辈子，而你才是延续这个家血脉的人。”

就在央措什姐跟尕拉藏仁欠说话的时候，达拉什加已经靠在小长条桌上睡着了。央措什姐轻轻拿掉了他手上已点燃的烟斗，免得烧毁他的长袍。

“你已经不小了，你应该多学学我们民族的歌谣，那是祖先留给我们的，我们不能忘本。你和你阿爸去猎

狐，这也是一个男人该做的事，阿妈支持你。阿妈的职责是教会你的姐妹们学会刺绣做饭，还得教会她们哭嫁歌和葬礼中用到的哭丧词，要不别人会笑话我们。而你阿爸就得教会你我们本民族的歌，只有这样你以后才会是这个村子里的重要人物，别人才会敬重你。”央措什姐边说边给儿子的碗里加了些羊肉汤。

“在我们老家，你爷爷是一位优秀的歌手。他做过好多媒。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人，幽默、口才好，再加上无可挑剔的好形象，我记得村里几乎没有那个婚礼缺过他。每年春节期间，他甚至很少能回家。你阿爸从你爷爷那儿学了一些，但比你爷爷差远了。哦，对了，现在我得去羊圈看看有没有小羊羔出生。”央措什姐说完后离开房间去了羊圈。

晚饭后，央措什姐让大家早点睡觉，因为她知道达拉什加和尕拉藏仁欠很疲惫，央措什姐把烧炕上的火弄到院子中间的院坑里，简单地扫了下烧炕，把小条桌放到一边，铺开折叠的毡子，俩个人共盖一张羊皮袄，用自己的衣服当枕头，不一会儿进入了梦想。

夜里雪花从天窗飘进屋里，落在他们的被子——羊皮袄上。他们睡的很香，任凭雪花不停地飘荡。

七 • 宰猪

当白雪覆盖了整个田野，小山村好像一下寂静起来。

又到了岁末，孩子们都期盼着春节快点到来。

“家里的年猪不知怎么回事，虽然我每晚都给它喂些豌豆，但每次都吃得很少。”央措什姐说到。

“可那也得过了腊八才能宰啊！”达拉什加坐在门槛上一边吸烟，一边漫不经心地回答着。

央措什姐知道这是习俗。她没有坚持什么，她要去清理猪圈的猪粪。她习惯于每天早上起来后清理家畜粪便，背到门口的粪场堆上。这些将是来年开春种地时的上等肥料。

尕拉藏仁欠听到了父母的对话，冲进了厨房，他的姐妹们正在准备早饭，他对着姐妹大声喊到，“今年的尿泡（猪膀胱）是我的，你们谁也不许和我争。”

在玩具奇缺的年代，猪尿泡无疑是最好的玩具。猪尿泡的拥有者会很傲慢地行使他的支配权，想让谁玩就让谁玩！

“不行，今年的不该属于你。去年的归你了，今年轮也轮到我了。”央措什姐的最小的女儿杰拉什姐生气地对他嚷到，她还小，不懂得那是男孩子的专利，扯着姐姐的衣袖，寻求姐姐们的帮助。

“女孩子不玩那个，会被人笑话的。”大姐回答说。

没有得到姐姐们的支持，杰拉什姐噘着嘴，很不高兴。

“不，这次应该是我的！我一定得拿到!”杰拉什姐得不到姐姐们的帮助，转身跑去希望得到父母的支持。但大人们太忙，没空理会孩子们无谓的争抢。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两个孩子还在共享的长袍被之下继续争执着白天未能确定的事。

时间很快过了腊八，陆陆续续有些人家开始宰猪了。孩子们异常兴奋，在每户宰猪的人家穿梭，他们寻求宰猪的大人们的帮助收集更多的猪鬃，这段时间外地的货郎会挑着担子在村子里游走。孩子们会用手里的猪鬃换取些自己喜欢的东西。男孩子手里的猪鬃基本变成了鞭炮，女孩们用鬃换些针线头绳之类，各取所需。

尕拉藏仁欠和杰拉什姐经过了几天的争论，最终杰拉什姐负气地表示放弃，尕拉藏仁欠却很男人般的意外地答应让杰拉什姐可以玩半天时间。阿爸拔下的所有猪

鬃都归两个姐姐。尕拉藏仁欠还意外的答应他的姐姐们让她们尝尝烤猪胰。要知道小孩子、尤其是女孩子根本没机会吃到这种肉的。大人们老教导孩子们说吃了猪胰脸会变的很黑。

村里的孩子们不约而同如期聚集到尕拉藏仁欠家里，焦急地等待着猪被快点宰杀，猪鬃和吃烧烤的胰腺肉是今天他们最关注的两件事。达拉什加昨晚约好的人也带着家什来了。这些事是年轻男人的事，四十过了的男人已很忌讳杀生。在土族人的意识中，妇女是一辈子不杀生的，因为妇女是孕育生命的。当大锅的水烧开了后，人们开始从猪圈里捉猪并按倒在院子的平台上，宰杀的时候猪的头一定超西方，这是有讲究的。有人把长长的刀从猪的脖颈直刺心脏，鲜血喷涌而出，有人端着盆子往盆子里接鲜血，以备做血肠用。宰猪可是个技术活，有人可以一刀毙命，生手戳不到要害处，猪会死的很慢，会招来老人们的谴责。当鲜血不再喷出，快停止的时候，准备好的木楔钉入刀口处不让血继续流出。孩子们开始争先恐后地拔猪鬃了。

院子不够宽敞，猪被杀死后，往往会抬到院子外面剖膛开肚，大卸八块。院子外面，一个中间凹下去的椭

圆形的土坑已经做好，上面盖上一层刚烧过的火灰，再在上面铺上一层麦秆，然后把刚被杀的猪放在麦

秆上面，浇上滚烫的开水，开水遇上明火，一下子雾气腾起，对面都看不清人。这种水蒸气自下而上腾起后极大的软化猪皮，这样除去猪鬃就显得容易的多了。当大伙抬着宰杀后的年猪往院子外面通过大门的时候，他们会很尽力地往上台，很担心猪的尸体碰上门槛，这是土族人很忌讳的事。

剖膛开肚以后，早早守在一边的尕拉藏仁欠拿到尿泡和胰子。他把胰子包在纸上，胡乱撒了些盐什么的，塞进了火堆。他没有忘记自己的承诺，烤熟了的胰子倦缩成一团显得更少，但他还是和姐妹们分享了。他们也很清楚怎么将猪尿泡变成他们最好的玩具的方法，他们扔在地上来回使劲地踩，用不了多久变得极富弹性，然后通过一支早就准备好了的中间带孔的油菜籽杆使劲往里吹气，尿泡膨胀再膨胀，差不多的时候就熟练的用一截细麻绳捆紧，防止漏气，一个在他们眼中的玩具就这样做好了。冬日空旷的打麦场就成了孩子们的足球场，尕拉藏仁欠和他的小伙伴们玩的不亦乐乎。

第二天，尕拉藏仁欠肚子很不舒服。他浑身无力四肢疼痛还不停的得往猪圈跑。央措什姐这次一点也不担心。她很清楚是怎么会事，昨天的疯玩和吃了太多的猪肉就是罪魁祸首。一年只有一次的宰猪，每个孩子往往这样，过了明天依旧生龙活虎。

村子里每家人都被邀请来尕拉藏仁欠家吃肉，这是习俗，有些来不了的老人，央措什姐会在碗里盛上心肝肺肥、肉、排骨等各种肉份子，她会打发尕拉藏仁欠送过去。

他们的木匠叔叔也被邀请来了。他答应尕拉藏仁欠会带他去郭隆寺让活佛赐福，并从长袍口袋里拿出一块冰糖放进尕拉藏仁欠的嘴巴里说："这是郭隆寺的活佛去内蒙给我带的，因为我帮他盖的房子。"

杰拉什姐看见了尕拉藏仁欠在吃糖，她跑过来要，但尕拉藏仁欠就是不给，她居然想把小手伸到尕拉藏仁欠的嘴里去抢，可尕拉藏仁欠迅速合上了嘴，她什么都没得到，哭着离开。

八·仁欠什姐的婚姻——留在娘家

时间一天天过去，孩子们一天天长大，不知不觉中，央措什姐的大女儿仁欠什姐已经十四岁了，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上门提亲的络绎不绝，但都被仁欠什姐一口拒绝。央措什姐有点生气，很严肃地问仁欠什姐："这有什么不对吗？女孩子长大嫁人离开父母是天经地义的事，你为什么要全部都拒绝呢？难道没有一个让你上心的吗"。

"不是的，阿妈，我不想离开你们。我是家里的老大，弟弟妹妹们还小，我们家就一个儿子，我得帮你们分担家里的负担。我也知道如果我不出嫁肯定会引来别人的非议，但我不在乎。"仁欠什姐几乎带着哭腔在说。

在仁欠什姐不容置疑的坚决下，央措什姐和丈夫最终无奈同意了她的选择。他们祷告了家神，并得到家神的宽恕和明示。因为有儿子，他们不打算招赘，他们决定给仁欠什姐举行"戴天头"仪式。仪式举行后意味着

仁欠什姐就成了成年妇女，她可以自由地和别的男人交往，生儿育女。没有人会指指点点。

“戴天头”仪式会在除夕夜进行，据说这一天人间的所有神仙都回去天宫述职，大年初一等他们早早回到人间时，举行了“戴天头”仪式的女孩子早就一身已婚妇女打扮，他们也就无奈默认了。这一天，仁欠什姐坐在炕上没有干任何家务活。到了晚上，达拉什加在自家屋顶煨过桑，跪在院子里朝着家神的方向磕了三个头，祈求人世间太平，人们安康幸福。晚上在阿妈和其她妇女的帮助下，仁欠什姐换上了崭新的已婚妇女的服饰，头发也梳成已婚妇女的样子，并戴上了帽子，在阿妈和另外一个妇女的搀扶下来到房。

央措什姐早已在灶神前面点燃了酥油灯，她们搀扶着仁欠什姐跪在灶神前面。对着灶神，央措什姐在祷，“灶神娘娘，我的女儿仁欠什姐已经到了结婚年龄。

我们现在举行‘戴天头’仪式。我们希望她今后的生活顺顺利利，希望她有个美好幸福的将来。”仁欠什姐在别人的搀扶下朝着灶神的方向磕了三个头。然后来到主房堂屋门前，向长生天、家神和所有的天神们跪拜了三次。仁欠什姐的直系家庭成员们就这样简单而又不失庄重地为她完成了一生中如此神圣、庄严的终身大事。

仁欠什姐做出了人生最大的抉择，按理像她可以正常出嫁，“戴天头”其实与天结合，她有她的想法，一方面她真的不想离开自己的亲人家园，故土难离，另一方面，家庭变迁的故事一直萦绕在她的脑海里，那个未知的婆婆和未知的丈夫让她深深的恐惧。

现在，至少不会受婆婆、小姑子们的气了，也不用担心丈夫的虐待了。

“别难过!孩子，我和你阿爸都尊重了你的意见，你以后一直可以和我们生活在一起，不会分离。”央措什姐说着，一边用自己长袍的袖子抹干了女儿潮湿的脸颊，得到阿妈的安慰，仁欠什姐脸上露出微笑。

央措什姐另外两个女儿把屋子和庭院都打扫得干干净净。尕拉藏仁欠给家里的牲畜填的草料比平时还要多一些。达拉什加和央措什姐坐在炕上一直念经，不停地转动手中的经筒；尕拉藏仁欠也坐在炕上，只是偶尔出去给牲畜添加草料；仁欠什姐和她的两个妹妹在她闺房的板炕上愉快的聊着她们的开心事儿。一家人整晚都没有睡觉。

当黎明的曙光揭去夜幕的轻纱，达拉什加又开始引火煨桑、磕头。央措什姐洗漱完毕，给仁欠什姐梳头，两股油黑粗亮的辫子末梢连在一起，穿上美丽的已婚服饰，然后去别人家拜年。每个家都会给她头巾什么的，

大家都知道了她已是已婚妇女。从此，她可以和她的任何一位“丈夫”幽会，生儿育女，没有人会说什么。不过，仁欠什姐如果有一天反悔，或者找到中意的人，她还是可以明媒正嫁。

到了那天晚上，有些年轻人就开始往仁欠什姐的屋顶上扔土块；有些在大门口开始轻轻地敲大门。这些男人们觉得他们有权利得到她，他们每个人都有权力向她发出信号，如果仁欠什姐愿意，一切事情都会有后续了。

仁欠什姐的已婚生活就这样自然而然地开始了。

九·醉倒在猪圈

时间又过去了一年，转眼又是年三十，此时距仁欠什姐戴天头刚刚过去一年了。她和她的家人忙着收拾家里的卫生和准备年夜饭。

尕拉藏仁欠把所有的房间都打扫干净后，还帮阿爸在房顶煨桑，把佛堂和大门顶的酥油灯一一点亮；所有的门楣和房檐都贴上了“钱马”，羊圈、猪圈也不例外。央措什姐和仁欠什姐蒸了二十四个小包子，熟了之后先供奉给神灵，仪式举行之后人们才可以吃。达拉什加从厨房灶洞中取出三个早已烧的通红的白石头，放到桶里面，再放些蒜苗叶子、柏香枝，再倒入开水滋滋作响，蒸汽翻腾，叫大家来用此水和水蒸气来洗熏自己的脸和头，这是净化自身的象征。接下来达拉什加提着装着特殊混合物的桶到每个房间跑一圈出来，然后把家里人和家里的动物们洗熏过的水和桶里面的所有东西抛洒到大门外。这象征着把家里的不干不净的东西全扔出去了，驱除邪恶的意思。

“儿子，你知道在新年到来之前需要做好那些事吗？在我们土族的生活里每件事情的每一步都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你在举行重要仪式的时候犯了什么错误，这会给我们家庭带来不幸的。我和你阿妈老了。明年你要自己做这些事情了，你要在做每一件事情的时候必须认真仔细，不能有半点马虎，你要确保农历正月十五，也就是元宵节没过之前家里不能发生任何不愉快的事情。这是对来年家和事顺是至关重要的。”达拉什加正说着卓玛卡端来了煮好的猪肉。

一家人围坐在炕上的火堆旁，喝着用黑砖茶和盐熬制的熬茶，吃着猪肉、土豆，还有肉包子。“今晚谁都不能睡觉了，如果谁睡着了，鬼会来称体重，如果发现谁超重了鬼就会把耳朵取走的。”央措什姐说道。

“为什么呀？”央措什姐的最小的女儿问到。

“也许上天也希望我们吃好、喝好，让我们尽情地享受生活呗。我从来没见过家里的大人们在年三十晚上睡觉的。我们必须保持家里所有的酥油灯都亮着光，直到它们燃尽自灭为止。”央措什姐回答到。

达拉什加看着仁欠什姐在厨房忙着吃肉，喊着让她热壶酒。

央措什姐赶忙提醒达拉什加还没举行迎神仪式，是时候迎神了。

“哦！我这是什么记性？要不是你提醒，我都快忘了这么重要的事了。”达拉什加笑着说。他站起身来领着尕拉藏仁欠在子院子当中点燃一堆麦草，再放上柏树枝和其它煨桑料。柏枝燃烧后散发的特有的香味开始在空气中弥漫。鞭炮也被引燃，在寂静的夜里发出很大的响声，和着别人家的鞭炮声，安静的小山村响成一片。举行完迎神仪式，一家人又高兴地聚在一起。

“好了，把酒壶给我吧，我们也该好好喝上两杯了。”达拉什加屁股一坐在炕上就喊到。

“尕拉藏仁欠，你也喝点，现在你也长大了。”达拉什加对儿子说。

“不！阿爸，我还小，还是不喝了。”一听说要自己喝酒，尕拉藏仁欠急急拒绝了。

“哦，没关系!你现在已经是成人了，哪个土族男人不喝酒，来吧，喝两杯。”达拉什加继续说。

尕拉藏仁欠不想再拒绝了，在接过酒壶给阿爸阿妈敬过酒之后，他自己也喝了三杯。喝酒的感觉并不怎么好，但喝着喝着又是另外一种滋味，人也开始变得兴奋，好像

所有烦恼不愉快都能抛到脑后。那一夜，在不知不觉中他喝醉了。

第二天一大早，大家都起个大早，在给自己的父母拜过年后，都会带着馍馍、茶和一壶酒相互拜年。

每个人都穿着本民族的节日盛装，那五颜六色的民族盛装将原本萧肃的世界点缀的如此生机，到处都充满着和谐安详和喜庆。

“哎，尕拉藏仁欠兄弟在哪儿？”傍晚的时候尕拉藏仁欠的兄弟来找他喝酒。

“我们也没看见他，他昨晚和阿爸喝了点酒，早上去别人家拜年又喝了点，可能很醉了。”仁欠什姐回答道。

后来，尕拉藏仁欠被找到的时候正躺在猪圈里睡着了。

十 • 尕拉藏仁欠学民歌

自从尕拉藏仁欠那次喝醉之后，达拉什加觉得是时候该让他独当一面了。在真正放手之前，他觉得尕拉藏仁欠有很多东西还得学习，尤其是在今后代表他们家庭出席别人家的婚丧嫁娶和其它重大活动时。他觉得当务之急是学习土族日常的说唱和仪式仪规，只有懂得那些唱词的内涵，才可以成为一名合格的值得尊敬的土族男人，才有资格出现在重要场合。以后的日子里还得肩负传承民族文化的责任。他这么认为也就在平常的日子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尕拉藏仁欠。

一天晚上，一家人吃过晚饭坐在炕上聊天。尕拉藏仁欠突然对他的阿妈说。“阿妈，你帮我准备一份礼物吧，一瓶酒，一条哈达，两个锟锅馍馍和一包砖茶就够了，我明天想去拜师。”

“好啊，你想拜谁为师啊？”央措什姐惊讶的问到。“郭隆寺附近村里的旦尖东珠阿爹。”尕拉藏仁欠脱口说出了一直敬仰的人。

“哦，他真的是一位很优秀的歌手。我姑娘时参加了一次村子里的婚礼，新娘就是他们村里的。旦尖东珠阿爹作为送亲队伍中的一员也来了，唱的确实太好听了。当时附近其它村的歌手都来参加了，他们主要是为了向他学习，他名气太大了!能做他的学生真的是一件很幸运的事，只是不知道他愿意不愿意收你为徒。”央措什姐不无担心的说到。

“我一个朋友是他的学生，正在跟他学，他会帮我说情的，再说旦尖东珠阿爹也知道阿爸很支持我，所以我相信他会收留我的。”尕拉藏仁欠显得很自信。

那天晚上，央措什姐辗转反侧毫无睡意，她很兴奋，儿子长大了，有了自己的想法，真希望儿子将来能超过他的阿爸赶上他的祖父。

吃过早饭，尕拉藏仁欠就备马驮上装满礼物的褡裢，在和家人道别后向旦尖东珠家的方向出发。不到两个小时的时间他就到了旦尖东珠阿爹的家。他被热情的招呼进家里，他的马被栓到马槽处并添了草。他把礼物整齐的摆放在中堂那对大红柜上面。旦尖东珠阿爹正坐在炕上给三个孩子说着什么。尕拉藏仁欠学着大人的样子给大家抱拳行揖，热情的问候，并简要真诚的说明了自己的来意。大家纷纷还礼，不等旦尖东珠阿爹表态，尕拉藏仁欠就跪下来磕了三个头，算是拜师了。尕拉藏

仁欠被大家热情的拉到炕上就坐，旦尖东珠阿爹的老伴，一位慈详的老奶奶端来馍馍，并在龙碗里为他倒上热腾腾的奶茶。

“孩子，你为什么要学这个。这是件苦差事，好多人一开始热情很高，但都坚持不下来。”旦尖东珠阿爹问到。

“我想学唱婚礼上的歌曲，以后给别人做媒，参加别人的婚礼。”尕拉藏仁欠答非所问的回答。

“然后呢?”旦尖东珠继续问。

“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想学。”尕拉藏仁欠小声的回答，他不敢在他们面前说出自己今后想出名什么的话。

“学习民歌也不只是唱歌那么简单，更重要的是通过学习掌握了解自己民族的历史文化。很多的歌手只是会唱但不懂其中的含义。语言文字是文化传承最主要的方式，可惜我们没有自己的文字，这是件很可悲的事！所以我们的文化主要就是通过语言来传承，可我们的好多歌曲都是用藏语或者混合有藏语，这就增加了学习的难度，因为我们都不会藏语。比如“算卦”这首在青藏高原传唱的歌谣主要解释如何占卜。

“地球的形成”同样充满了深刻的哲学。但他们都是用藏族演唱的。“福羊之歌”是土族人传唱的一首古

老歌谣，是土族领袖——什巴在监狱里在他最孤独忧伤的时候，创造的这首土族历史歌谣。当然也有好多是用我们自己的语言唱的，比如“唐德格玛”就是用纯土语唱的。“唐德格玛”是大家在一起喝酒喜庆时唱的。记录了我们祖先的一些生活。”旦尖东珠阿爹说着，脸色严肃凝重，眼里含着泪光。

旦尖东珠阿爹的一番话，给尕拉藏仁欠触动很大，祖先的荣耀、先辈的文化，每个人都有义务传承下去。这更加坚定了他一定要学下去的决心。

旦尖东珠阿爹观察着这个后生的一举一动，他感觉到这是一个可以值得用心传授的后生。他的心中已经有了一整套教他的方式方法。他建议让尕拉藏仁欠先去郭隆寺学习藏语，那里有很好的学习藏语的环境，因为大多数喇嘛藏语学得特别好，这对理解和学习歌曲有很大的作用。

尕拉藏仁欠妈妈的木匠叔叔有一个在郭隆寺当喇嘛的好朋友，是个蒙古人。在他十岁的时候他父母把他把他送到郭隆寺当了喇嘛。有一次土观活佛途径他的出生地——蒙古草原，数千名蒙古族牧民千里迢迢来拜见他，并为他虔诚地敬上圣洁的哈达、茶和毛毡。还有富有的牧民们献上成群的牛羊骡马和骆驼。其中一对老年夫妇走近土观活佛并央求土观活佛能收留他们的儿子做

他的徒弟，希望能把他留在身边。这对夫妇的虔诚深深地感动了土观活佛，当他回到寺院后，他就召见那名蒙古男孩，给他取了经名叫次成。并送他到更大的拉卜楞寺去学习。次成在拉卜楞寺学了十五年后，又回到郭隆寺给更多的喇嘛讲经文。

寺院里绝大多数喇嘛是土族人，只有少数的土族喇嘛藏语说的很流利，他们在日常生活中常用土族语交流，只有诵经时才用藏文。而经过十五年的潜心学习，次成的藏语水平那是非常了得。

次成答应了尕拉藏仁欠的请求，尕拉藏仁欠把这好消息带回了家里，家里人都替他高兴。

尕拉藏仁欠每天在次成的家里学习，他们吃饭也是在一起。在此期间，尕拉藏仁欠除了学习掌握藏文以外，同时也接触到好多佛教的知识，还有郭隆寺的历史和土族的历史。譬如章嘉活佛、土观活佛他们在官方的职位；清初年间为什么有两位喇嘛去了俄罗斯，怎么去的；七个部落和郭隆寺之间的关系；安多地方面积的何等之大。以及为什么人们在世时需要有同情心等等。是他学到了很多新知识。

十一・卓玛卡不幸的婚礼

又是一个寒冷的冬天，央措什姐家来了好多人。刚吃过热腾腾的各种包子，他们三五成群，有的懒洋洋地躺在房顶的草堆上晒太阳暖和身子；有的聚集在院子当中煨的火堆旁喝酒、唱歌，有人已经醉了。大门口也聚集了一群人，或站立，或蹲在粪堆上抽旱烟。一群小孩叽叽喳喳，追逐打闹，不畏严寒，不知疲倦。厨房里好像最忙，几个妇女忙的团团转。

央措什姐心事重重地一个人站立在院子中间，两只手交替着插到袖管里，若有所思的样子。明天她的二女儿卓玛卡就要嫁到几公里外的衔匠村，今天所有邻居本家、亲戚朋友都过来参加宴会。央措什姐莫名其妙的感到一丝不安。“也许什么也不会发生”她在心里安慰自己。

“开饭咯。”有人用手在嘴边做成扩音器的样子大声喊到。孩子们飞奔过来，抢到自己理想的位置就座。屋顶上的和门外的人们都向院子集中。他们坐在早就铺好了的麦草上坐成一圈。每个人拿起摆放在前面木板上

的碗等待着有人过来给他们盛熬饭。按照土族婚宴的习俗，熬饭是宴席中的最后一道餐了。

“纳什金来了！”两个男孩大声喊着从大门外跑了进来。这是婚宴主事者早就安排好了的两个探子。

此时专门安排好的几个年轻人迅速拿起酒壶和酒杯，走到大门口，看到娶亲的人已经快到央措什姐家大门口了，走在最前面的是一辆木轮马车。纳什金穿着白色的粗羊毛长袍，头上戴着白毡帽，车上拉着装满礼物的两个褡裢和一条白羊毛毡，这是新娘出嫁时要骑马到新郎家的，这毛毡是在第二天早上新娘骑马时搭在马背上用作垫子的。褡裢里装的是娶亲的礼品和新娘穿戴的服装、首饰。还拉着一只不到两岁白母羊。

迎接的人又是敬酒又是嘘寒问暖。这时候，姑娘们已跑回央措什姐家，关紧大门，在里面唱起《唐德格玛》，她们每唱完一段，两个纳什金则用他们优美的歌声做出回答，至到阿姑们被唱得无歌以对或者是娶亲人词穷时，女方才肯开启大门将纳什金邀至家中。而当纳什金刚跨进门槛时，站在门顶的人们又从门顶上向下泼水，嬉笑戏谑。纳什金进了大门，该是孩子们大显身手的时候了，他们开始忙着把男方家的马镫、马鞍，还有白羊毛毡藏了起来。这些东西大都藏在新娘家的草摞、羊圈、马圈或仓库里一些不容易找到的地方。按照习

俗，至到第二天纳什金要用钱赎回去。孩子们也喜欢这种娱乐而又赚钱的方式。

简短而热闹的欢迎仪式过后纳什金被邀请到炕上开始喝茶吃馍。

此时央措什姐家的女眷们发现男方骗了他们，因为纳什金没拿来第二天早上新娘上马时穿的百褶裙，按照习俗，这万万不能落下的，结婚是人生头等大事，绝不能儿戏。

央措什姐和所有女人们彻底激怒了，这对她们来说无疑是莫大的侮辱，她们不停地逼问纳什金。任凭两个可怜的纳什金怎么说都无济于事。事态在进一步发酵。

“你们怎么能这样，这么重要的事情都给忘了，是不是你们衔匠村的人们瞧不起我们？是不是欺负我们搬来的时间不长，村子不大，抢了你们的地盘，伤害到你们的利益？你们把我们当什么了？这般欺骗我们。”婚宴主事者也很生气，掺合进来，按理这是妇女们的事。

“我们不能就这么算了，要不以后他们还是会瞧不起我们，变着法子欺负我们。”人群中有人附和。

争吵最终以男方家经济上做了补偿了事。婚礼仪式还得正常进行。

阿姑们在院子里跳起了安召舞，合着优美的歌声，院子当中点起的篝火，将冬日的农家小院照的通亮。刚

才的不愉快已一扫而光，每个人的脸上洋溢着幸福和满足。纳什金在炕上心不在焉的喝茶、用饭，他们很清楚，他们的工作还远没结束。果然，跳了几圈后的阿姑们开始挤到窗前，以唱代骂，百般奚落纳什金。在她们优美的唱词的描绘里，纳什金是个怪胎，长的特奇葩。纳什金哭笑不得。冲进屋子里的女人们把纳什金往院子里拉，簇拥着跳起了安召舞。有人拿来草圈套在纳什金的脖子上，怪他跳的不好，又有人从厨房里拿来挑水扁担，压在纳什金的肩上，说纳什金的腰太硬，舞姿不好看。一切没有恶意，人们只是为了增加快乐的筹码而已。当然人群中偷偷使坏的，他都会暗暗记住，第二天到男方家的时候，他也会想着法子报仇。纳什金在这期间乘人们不注意跑进屋里，又被拉出来，如此三次，算是告一段落了。接下来，他们还要唱《敬旗子面之歌》，还要被邀请到别人家，用过饭后才可以休息。一番折腾下来，也快到新娘启程的时间了。央措什姐家人一夜没睡，他们一直在讨论明天婚礼上的事，他们对婚礼安全有点担忧。其他人们则彻夜载歌载舞。

该到新娘起程的时间了，两个纳什金忙着找回被孩子们藏起来的东西，他们给孩子们赎金，孩子们高兴的走了。但是他们迟迟找不到他们带来的白毡，尽管他们把赏金提了几倍，但还是找不见。白毡必须要有的，白

毡要搭在新娘骑的马背上，即使到了男方家，白毡还要派上更大用场。这是非常严肃的事。新娘起程的时辰是请求过家神的，不能错过，否则预示着婚姻的不幸。时间不等人，两个纳什金急的团团转。他们寻求女方婚事主事的帮忙，但也是无计可施。其实这是央措什姐一方的人是故意这么捉弄的，他们也想惩罚下他们，作为他们落下上马裙的回击。在纳什金的百般恳求之下，杰拉什姐把白毡还给了他们，当然杰拉什姐是少不了要几个铜钱。

仪式有条不紊的进行，土族婚礼仪式繁杂，宗教氛围浓厚。女人们在哭泣，身处那个场景，没有谁不抹泪的。达拉什加在举行最后的仪式，这个仪式就得有他这个当阿爸的来进行。他在卓玛卡的头上挥舞着缠着羊毛等吉祥物的柏树枝，嘴里呼喊着卓玛卡的名字，当卓玛卡应声时，他就会跑回堂屋，在盛满粮食的斗里插下手里的柏树枝，又跑出来挥舞，往返三次。

据说这样卓玛卡的出嫁并不会带走娘家的好运。

送亲的队伍出发了，天空一片漆黑，他们会在天大亮前必须到达男方家。他们很担心路上会碰到早起挑水拣粪的人，因为出嫁途中遇上空桶空物件是特别忌讳的事。天太黑人们也不会早起。参加送亲的人基本上都有

规定，在路上他们一路唱着《拉隆罗》。马车上的嫁妆摞得很高几乎要到成人胸部那么高。

当新娘下马的时候，

一定能收到许多匹马。

当新娘下马的时候，

一定能收到许多只山羊，

当新娘下马的时候，

一定能收到许多只绵羊。

到了男方家门口，迎亲的人们早已恭候。人们跳起了欢乐的安召舞，并给每个人敬上三杯酒。新郎家派一位妇女来扶新娘下马，这个女人是很有讲究的，必须是儿女双全的，没离过婚的，身体也没毛病的。

新郎新娘跟着两个在前面倒退着拉白毡的年轻妇女进了院子。新娘卓玛卡被搀扶进厨房，在这里要举行开口仪式，从娘家出来一直到现在她是不能开口讲的。

在灶神爷面前，一位事先选定的长辈妇女，手拿用红线缠着的擀面杖，在她口面前上下滚动三次，并说到："新娘新娘你开口，金口玉言，家里的话不要到外面去讲，外面的话也不要在家里乱说，守口如瓶，免惹是非。"现在，卓玛卡可以开口说话了。接下来，由事选定的妇女动手给她梳头改发，穿上新婚装。一切就绪后，就要举行磕头仪式。一对新人在长者的主持下，给

所有的神和家族长辈们磕完头，卓玛卡被请进了准备好的新房里。又是一番隆重而热烈的仪式，一个接着一个，赞媒、抬针线、摆嫁妆、冠戴新郎。院子里喝酒的、猜拳的、唱歌的，好不热闹，很是喜庆。

新郎家院子里挤满了人，很是热闹。送亲队伍在院子里被盛情款待，这种古老的宴席形式，传承于土族先民的游牧生活。院子里摆满了长木板，上面摆满了各种馍馍，人们席地坐在铺好的麦草上面。有人不停地劝酒，有人不停地添茶。宾主双方在比拼酒量，也在对歌较劲。酒喝多了，话也多了，该说的不该说的都说。有人在争吵，有人好像找茬。男方家的年轻人们不怀好意的继续劝酒。有人甚至直接往客人的皮袄领子里灌酒。送亲队伍中也有一直保持清醒的老人，他明白这宴席是时候该结束了。他给大家一个暗示，带着尕拉藏仁欠去和新娘卓玛卡告别。卓玛卡和她的伴娘哭的很伤心。送亲的人陆续摇摇晃晃走出大门。人们开始敬上马酒，尕拉藏仁欠被四个年轻人围住了，强行灌酒，他努力挣扎，试着逃脱，但未能成功，当灌下去的瞬间，尕拉藏仁欠闻到一股浓烈的马尿味道。接着被刀扎的疼从腿部传来，他被小人算计了。

尕拉藏仁欠发出痛苦的声音，这声音引来四个同伴。在他们的帮助下尕拉藏仁欠骑上马一起冲到了村

口，他们的身后被人不停地扔石子。他们也还击，他们早有准备，他们怀里一开始就装了石子。有人中石子了，打破了头，倒在了地上，流了好多血。冲突在升级。有几个年轻人追的很紧，却发现女方家事先有埋伏。调转马头疾驰而去，很快就消失在他们的视线之外。

送亲的人们回到了家里，受到了英雄般的接迎。他们高声的谈论着对方的过失。央措什姐赶紧拿来一件长袍让尕拉藏仁欠换上。尕拉藏仁欠的伤势并不严重。他现在担心的是他的妹妹——卓玛卡的安危。

“阿妈，卓玛卡怎么办？”他问到。

“不，她现在是他们家的人，她从此属于那个村子，她已经不再是我们村的人，她会活的好好的，没有人会为难她。”央措什姐平静地说着。

“阿妈，您小的时候也是有这样的习惯吗？”尕拉藏仁欠问道。

央措什姐回答说：“都一样的。那时候村里出嫁姑娘，送亲傍晚的时候就会指派些年轻人去半路上接送亲的人们，甚至都要快走到对方村口。事先也有准备，带着棍棒、刀子和长矛，就是保护自己的人不受到伤害。”

十二 • 仁欠什姐的心事

戴过天头的仁欠什姐，她每天都和家人待在一块，倒也没事。但当她去田里干活的时候，她不害怕野兽和强盗，但常常得提防别的男人。她感觉到自己跟别的女人不太一样，她没有丈夫也没有婆家。她似乎成了每个男人都可以追求的对象。尽管她不用担心即使有了孩子，那也正常不过。但仁欠什姐还是不敢公开与别的男人来往，怕别人说闲话。她生活在烦恼中，没有人能打开她的心结。

细心的央措什姐早已注意到女儿的困惑和反常，她知道仁欠什姐在害怕什么，她一直在寻找适当的机会来开导下女儿。一天晚上，央措什姐轻轻地推开女儿的房门。

“阿妈，你怎么还没睡？”

“哦，没磕睡，这些天老失眠，想起很多以前的事，睡不着就过来看看你。”央措什姐微笑着说。

她轻轻地抚摸着仁欠什姐的额头，坐在她的身旁。

仁欠什姐的心里暖暖的，她说道:“阿妈，你应该到老家去看看你的侄子和亲戚们。哪天我陪你去，你一定是想他们了。”仁欠什姐把头靠到阿妈的怀里，伸手搂住阿妈的腰有点撒娇的样子。

“是啊，我经常梦到他们，他们每个人的脸是那么的清晰，我使劲喊他们，可他们都听不见。”央措什姐似乎在回忆。“可我再也回不去了，我在神面前发过誓，我如果违背了誓言，会被惩罚的。”央措什姐很痛苦的样子。

“阿妈，我头好痒，你帮我捉捉虱子。”仁欠什姐改变了话题，她不忍心阿妈一直生活在痛苦中。央措什姐赶忙把菜籽油灯拿到她跟前，撩开头发帮她捉虱子。

“我可怜的女儿，你都快让虱子给吃了。什么事让你一直闷闷不乐？有什么不可以告诉阿妈的吗?”央措什姐心疼的说着。

“阿妈，如果男人来我家看我，那么别人就会说你们的坏话，他们会说我们家好像是妓院一样。”仁欠什姐把头放在阿妈的腿上，拽着她的长袍衣襟说到。

“孩子，你想多了，你的婚姻是你阿爸和我都点过头的，也得到了家神的同意，难道有比这些还重要的吗？你不要想太多，实际上有许多女孩子和你一样。

红崖子沟川里我经常碰到，这在我们民族的生活里是很正常的，是祖先们传下来的习俗，所以你根本不用担心太多，一切都是正常的。”

仁欠什姐开始抽泣。

“记住了，女儿，你是和长生天结合，我们的祖先把这种习俗已经传承了很多年。如果你有喜欢的人，也完全可以出嫁的，你阿爸和我会永远支持你。

哦哟！灯快没油了，我该去睡觉了，你也该休了。”央措什姐说完后离开了女儿的房间。顺手轻轻地关上了身后的门。

仁欠什姐觉得她心里敞亮多了，信心倍增，吹灭油灯开始睡觉，很快进入了梦想。

十三·一位失望的追求者

“仁欠什姐，你等会起来去给牛割些草来。我今天有点不舒服，杰拉什姐要去寺里给木匠叔送些馍馍，顺便带回点酥油，家里给家神敬灯的酥油快完了。”央措什姐站在院子里喊到，仁欠什姐还赖在被窝里。

“嗯”，仁欠什姐懒洋洋地应着。她勉强打起精神坐起来，靠在墙上，又眯了一会儿。发现时候已不早了，她赶紧起床，洗过脸，从锅里取了几个还冒着热气的洋芋装进她长袍的衣兜里，背起背斗，拿着镰刀出门了。

走出大门，门口大树上的喜鹊叫个不停。“什么人会来我家，今晚大概可以美美吃一顿了。”仁欠什姐心里嘀咕到。她沿着熟悉的山路一直往山上走去，一边吃着揣在兜里的洋芋，很快就走到了村子附近山后面斜坡处的一块肥草地，她挽起袖子开始割草。

“阿姑，你来割草了吗？”一个声音从离她不远的草丛处传来，仁欠什姐吓了一跳。寻声望去，看到一个年轻帅气的人蹲在离她不远的草地上，微笑着望着她。

他蹲在草高处，而且蹲的很低，好像故意不想让别人发现似的。

“噢！你在这儿干么呢？阿吾。”仁欠什姐礼貌地问到。她记得这个叫多杰本的人，是隔壁柳家村的，离她家只有一个多小时的路程。多杰本家里只有他跟他阿妈，他阿爸在他还是小孩的时候吐了一场血去世了。他是个孝顺的孩子，错过了结婚年龄。他阿妈曾打发过无数次媒人，但都因多杰本家里太穷而被拒绝。

他以前追求过她，但她婉言拒绝了。

“我只是来看看你。”多杰本结结巴巴地说道。“我有什么好看的？”仁欠什姐脸一下子红了。“昨晚我梦见了你了，你在雨中一个人行走，头发很乱。我担心你有事，所以我起了个大早，饭也没顾上吃，你没事我也放心了。”多杰本说道，右肩和右肘靠在斜坡上手慢慢地摘着黄色的野花，不时地看着仁欠什姐。

“你快走开，我担心会有人看到我们。”仁欠什姐催促道。

“好吧，好吧，那我今晚等大家睡着了能不能来看你啊？”多杰本问道。

仁欠什姐红着脸答应了。

多杰本太高兴了，从他的衣兜里拿出了一个小小的烤馍跑过来递给仁欠什姐，说到“这是我家亲戚昨天看

我阿妈时带来的，挺好吃的，我留了一些给你吃。”说完后，没几分钟，他就消失在仁欠什姐的视线中。

不到一个小时，仁欠什姐背着装满青草的背篼回家了。“也许早上的喜鹊喳喳叫就因为这个吧，”她在寻思着。

晚上仁欠什姐一家人吃过晚饭围坐在烧炕上的火堆旁，一边喝茶一边聊天。夜深了他们才各自回到自己的屋子里睡觉。仁欠什姐藏着心事也回到房间。钻进被窝，可她怎么也睡不着，她凝视窗外，竖起耳朵听外面的动静。她的屋子紧挨着大门，离其他人的房间有段距离。她听到了大门外有脚步声。

过了一会儿，仁欠什姐决定去门外看看。她想多杰本应该已经在大门外的某个角落里等她了。她蹑手蹑脚拉开门走到外面，一眼就看到有个人蹲在大门外的大树下向她招手。月光下心虚的仁欠什姐根本来不及细看。

“跟我来。”她发出嘘声，转身进门。

那人跟着仁欠什姐迅速溜进了屋里，并迅速闩上了房门，一把抱住了仁欠什姐。仁欠什姐愣住了，她这才注意到根本不是多杰本，而是另一个和她先前约会过几次的男人。这让仁欠什姐感到很尴尬。

“你怎么了？很吃惊吗？难道你不希望我来看你吗？”仁欠什姐的反应让他也很惊呀。

“不是的！我只是有点紧张。”仁欠什姐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不让他察觉到自己的异常。

男人顾不上再说什么，一把拉过仁欠什姐抱在怀里亲她，仁欠什姐都感觉呼吸有点困难，任凭他的抚摸。两个人很快滚倒在炕上。

其实多杰本早早的到了仁欠什姐家附近。他躲在一个不容易让人发现的地方盼着天快黑下来。后来他看到一个身影也躲在不远的大树底下，也好像在等待什么。再后来他看到了那个期盼出现的熟悉的身影，和尾随在她后面那个男人一块消失。“难道她今晚又约了别人？不可能！早上答应的好好的！我一定要耐心地等待。”多杰本心里想，他很后悔自己没能抢先一步。

他使劲抽着旱烟，一袋接着一袋。几个小时过去了，也没见那人出来。他很想冲进屋里去教训那个男人，让仁欠什姐解释为什么要欺骗他。但是最终还是理智战胜了冲动。是啊，那是她的自由。不管怎样，当晚的一切成定局了，他决定回去，在凄凉的夜里迈着沉重的步伐独自踏上回家的路，不由自主地唱起了情歌：

樱桃儿好吃树难栽，

树根里渗出水来，

心儿里有你口难开，

只能在歌声里唱出你。

在寂静的夜晚，尽管他很小心地在吟唱，但低沉哀怨的歌声还是显得特别的清晰。沐浴在爱河里的仁欠什姐也清晰的听到了。她心如刀割，但她什么也做不了，默默哭泣。唱完歌后的多杰本释怀多了，在漆黑的山路上继续跋涉。老天爷好像替他抱打不平，天亮的时候下起了毛毛细雨。

十四·央措什姐病了

央措什姐看上去明显老了许多，生存的压力让她透不过气来。她伴有失眠，脾气也越来越不好，甚至落下了唠唠叨叨、自言自语的毛病。

达拉什加去亲戚家串门还没回来，央措什姐盼着他回来一大家子一起吃晚饭，但她失望了。天越来越黑，她只好先去睡了。离开前她嘱咐仁欠什姐在大门口放些干麦草。按照习俗，火可以驱走跟随夜行者的恶魔。

央措什姐躺在炕上翻来覆去还是睡不着，她担心达拉什加的安危。她想到了所有他不能按时回家的可能。她只能无助的祈求希望得到长生天的保佑。

半夜时分，达拉什加终于来了。他不做片刻停留径直推门而入。央措什姐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她不停数落达拉什加，责怪他不按时回家。达拉什加说尽好话才哄她睡着。

但是睡着时间不长央措什姐痛苦的呻吟惊醒了达拉什加。

“你怎么了？哪儿不舒服？”他关切地问道。

“我浑身疼，头快要爆裂了，我想吐。”央措什姐有气无力的说。她气喘吁吁，还伴有发烧。汗珠从她的脸上流下来。

“你在门口有没生火，麦草都准备好了。你是不是在大门口没做稍微停留就直接进门了？”央措什姐质问。

“我好糊涂，这一切全忘了！”达拉什加一脸的懊悔。

“快起来！我们得把恶魔赶走，否则情况会变得更糟糕。”达拉什加近乎命令的口吻说到。

达拉什加快速穿好衣服，走到外面，把大门开的最大。在庭院当中间堆放了一堆麦草，用一根木棍一头缠些干草做成火把。然后让央措什姐在草堆旁蹲下，并用衣服盖住头。这时达拉什加抿了一口菜籽油喷在火把的麦草上并点燃。达拉什加拿着火把在央措什姐的头顶上顺时针绕了三圈，又逆时针绕了三圈，又朝火把吐了三次唾沫，并念念有词。“你在我家要吃没吃的，要喝没喝的，你来我家干什么，赶紧离开！回到你自己的地方或你想要去的地方！”

央措什姐在此期间一直静静地蹲在地上，用衣服保护着自己的头部和身体免于被火烧伤。

完成这一切后，达拉什加拿着火把跑出大门扔了出去，“砰”的一声又关上了，然后从里面紧紧地闩上了门。这一夜不管发生了什么，都不能再打开门。搀扶着央措什姐回到他们的屋里。他相信附着在央措什姐身体的恶魔已在他举行的神圣仪式下被驱赶，相信妻子会很快好起来。

尽管央措什姐当时觉得好了许多，但是第二天的时候，病情更加重了，持续发高烧。她吃不下饭，说话都很困难。达拉什加明白恶魔昨晚缠上央措什姐后，就一直没离开她的身体。达拉什加决定去寺院邀请喇嘛来治好央措什姐的病。

三个喇嘛应邀而来，详细讯问了央措什姐的病情。然后用面团捏了几个恶魔，还用不同色彩的布条给它们做了衣服，然后不停地诵经做法。

太阳快要落山的时候，喇嘛们让达拉什加把所有的面人送到村口的十字路口抛掉。达拉什加一一照办。再次进家门时，他不忘生火跨火而过。

“现在所有的恶魔邪灵都赶走了，它们得到五颜六色的布条，等于得到了它们想要的吃的、喝的和钱财。

央措什姐的病会很快好起来的，别太担心。”喇嘛们说，得到他们应得的馈赠后就离开了。

但是情况并没有他们所说的那么乐观，央措什姐的病并没有好转，她仍然只能躺在床上，吃很少的东西。

“我做了奇怪的梦，梦里你阿妈穿着漂亮的土族服装冲着我微笑。我们是不是应该去祖坟上烧点纸，祷告一下，祈求祖先的保佑。”央措什姐声音很微弱。

“让尕拉藏仁欠去吧，你的身体吃不消。”达拉什加安慰到。

还在郭隆寺学藏语的尕拉藏仁欠听到消息后很快回家了。他骑了一天的马才赶到了老家。老家的一切对他而言已经很陌生。在家族里一位长辈的指引下，尕拉藏仁欠去了祖坟。尕拉藏仁欠生了一堆火，烧了纸。跪倒在列祖列宗面前，他虔诚地祈祷，“我是你们的子孙后代，我是从遥远的前座村来祭奠你们，但愿你们忘了我们，我们会永远记住你们的！请保佑我们。”

随后，尕拉藏仁欠很认真的填实了所有坟堆上的小洞，这些洞一般都是老鼠或兔子干的。据说不管怎么样，像这种洞必须尽早填掉，否则祖先不高兴会惩罚后人的。

尕拉藏仁欠在家族兄长家里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一大早就骑着马往家回。

傍晚的时候，尕拉藏仁欠到了家门口。大门口早已备放了一堆干麦草。看到他到来，他的姐妹们点燃了麦

草。他靠着墙在地上蹲着休息了一小会儿。尽管他很想冲进去问候下阿妈的病情，但他不敢。他跨过火堆进入家门，但还是不敢急着去阿妈的房子，他还得在院子里待一小会儿，然后喝碗茶吃点东西才可以进去问候阿妈。一切的缘由是因为担心自己在途中经过沟壑或哑口时有恶魔鬼魂附着在身上跟他一起回家。在土族人的认识中，沟壑、哑口和十字路口是饿鬼邪魔的聚集地，尤其那些体弱体乏的路人更容易被附着。也只有经过这些仪式才能驱走那些邪魔。

达拉什加明白央措什姐的病与祖坟没关系，因为她的病情上完坟后一点都没有好转——甚至更糟糕。达拉什加又祷告家神给予指点，他们得到的答案是央措什姐身上的邪魔非常顽固、狡猾，难以驱除。需要请有经验的‘眼见鬼’来与家神合作才能驱逐她身上的邪魔。如果没有‘眼见鬼’的帮助家神是难以制服邪魔的。”

当然，找到“眼见鬼”不是轻而易举的事。几经周折，最后由尕拉藏仁欠的老师从东沟地区找到了一位“眼见鬼”，大约五十多岁，满头白发，有着很奇怪的表情。他说他在过来的路上经过丹燕村经常焚烧尸体的沟壑时，看到有很多的鬼魂在那儿游荡，它们包围了他，和他要吃的、要穿的。有大笑的，也有放声大哭的；有年轻的，也有年迈的。都非常饿。达拉什加在那

块地有过短暂的休息，有几个孤魂野鬼就跟着他来了。有三个鬼魂附在央措什姐身上，一个现在在家里游荡，两个由寺院的喇嘛诵经施法后已经驱除，其中家里游荡的那个是最狡猾的。至今还未赶走。所以央措什姐的病还好不了。

黄昏时分，“眼见鬼”让达拉什加准备一个黑锅。然后他站在院子里，四处张望，好像在寻找什么。突然他径直走进供奉家神的佛堂，非常虔诚地跪拜三次，并念念有词。

“把家神请到院子里，快点！”“眼见鬼”大喊，近乎是在命令达拉什加。

“在那边！是一个年轻女孩的鬼魂，他手拿着一个空袋子。你在干什么？赶快蹲在那个角落里，别动！

如果你乱动，我会捏住你的喉咙！”他大声喊道，手指向一个角落。家神被放在院子的中间。“眼见鬼”的吼叫声以及家神在院子中的出现，鬼魂可能被震住了，它没法移动。

随着“眼见鬼”的指挥，达拉什加用黑锅扣住了鬼魂，并把鬼魂深深地埋在了被扣的地方。

一切结束后，“眼见鬼”高兴地说：“我根本没想到今天能在你家如此容易地驱除鬼魂。有时候抓这种狡

猾的鬼魂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儿。现在好了，你家没事了，干净了，你家的病人很快就能康复。”

说来也巧，正如预期的那样，第二天早上央措什姐就起床来到了烧炕，与家人共进早餐。

十五 • 尕拉藏仁欠的结拜兄弟

尕拉藏仁欠学的很认真。两年后，他能熟练的读写藏文了，藏语也说的很流利。他离开郭隆寺又去找旦尖东珠学习。有了藏文基础，他学的很快，很容易能理解和掌握所教的一切民歌，很快成为当地的一名知名歌手。并经常被人邀请参加婚礼和重大活动。平日里人们总是围着他听他唱歌。每年他都能撮合好几对新人。在当地很受人们赞赏。

他最亲密的兄弟更登达杰，岁数和他一般大小。也对民歌有很浓厚的兴趣，也在旦尖东珠那儿学习。他高个、白净，长的很帅气。他们经常在一起唱歌喝酒。有一天他们同时被邀请到一个人家教民歌。睡觉前，他们喝了些酒。更登达杰很认真的问尕拉藏仁欠："你是夫拉那拉的为什么讲哈立其方言呢？"

当我还是个小孩的时候，我家就从哈立其地区的姚麻家搬到现在的前座村了。我家是第一个搬来至此的，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家从姚麻家搬到这儿来了，在前座村形成了说哈立其方言的小村庄。"尕拉藏仁欠解释道。

“哦，我明白了。那你有几个兄弟姐妹呢？”更登达杰问道。

我没有弟兄，我有两个妹妹。最大的姐姐已经“戴天头”了，住在家里。我的大妹也结婚了，在隔壁村。我的小妹妹也长大了，还没结婚。”尕拉藏仁欠回答后又问道，“那你呢？”

我有三个哥哥和两个姐姐。我是最小的儿子。我的大哥在两年前就离开了。没人知道他现在在哪儿?有人随着茶马商队从西藏返回在青海湖附近碰见他，说他在青海湖边草地上放牛放羊。我阿妈天天思他，天天为他流泪。真不愧是古谚语“父母的心在儿上，儿女的心在石头上。”更登达杰伤心地说到。

“我的阿妈肯定也像你阿妈一样。如果我出门在外长时间不回家，他经常为了我祈祷念经。”尕拉藏仁欠说道。

“我的二哥在他十五岁时就到郭隆寺当了和尚，我的三哥在家务农，我的姐姐是一位尼姑，在南山尼姑庵。我的另一个姐姐在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他们不得不以这样的方式生活。”更登达杰说道。

突然，尕拉藏仁欠用羊皮袄裹着头，仿佛即将泄露秘密。低声说到：“我们能成为结拜兄弟吗？我没有兄弟，我想有个兄弟。”

更登达杰激动地说，“好啊，好啊，当然可以！只要你愿意！”他们两个立即伸出手臂相互紧紧拥抱，然后一直聊天，直到他们筋疲力尽才睡了一会儿。

旦尖东珠听到这个消息后很高兴，并为这两个小伙子感到自豪。他希望在今后的日子里他们一起工作教出更多的学生。旦尖东珠同意给他们举行一个仪式，地点选在他的家里，日子选到阴历八月十五，是一个吉祥的日子。旦尖东珠在约定的日子里，在家神的佛像面前点亮佛灯，杀了一只羊，献了两碗羊血。旦尖东珠用刀从羊的每一部分切了一点肉，放在两个血碗里献在神像面前。他在神像面前跪拜了三次，向所有的神祈祷。并让他们两个站在神像前，用酒与羊血混合而饮。

旦尖东珠面对着家神说道：“伟大的长生天和家神，这儿是我的学生尕拉藏仁欠和更登达杰，这两位年轻人就站在你面前。他们在一起共同学习，共同唱歌，并已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今天他们成为结拜兄弟，希望今后您能保佑他们。尕拉藏仁欠，现在请发表你们的誓言。”

尕拉藏仁欠把碗举在胸前说，“我将忠于我的兄弟更登达杰。不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将站在他的一边。如果我不遵守我的誓言，会遭天打雷劈。”

更登达杰说："无论何时何地我将忠于我的兄弟。我如果不遵守誓言，就让我变成瞎子。"

两位年轻人给家神跪拜了三次，起身喝了血酒，把碗舔干净了。他们互送礼物，更登达杰给尕拉藏仁欠赠送了一米长的一卷布料，而尕拉藏仁欠给了更登达杰一顶土族风格的礼帽。就这样他们变成了结拜兄弟，虽然他们两个是同龄，但尕拉藏仁欠比更登达杰大两个月，理所当然地当了哥哥。

仪式举行结束后，他们坐在炕上，喝酒唱歌吃羊肉。后来，尕拉藏仁欠邀请更登达杰到自己家中做客。受到尕拉藏仁欠家人的热烈欢迎，他们都很高兴。更登达杰叫央措什姐阿妈，叫达拉什加阿爸。现在更登达杰和尕拉藏仁欠是结拜兄弟了。达拉什加和央措什姐又有一个儿子感到非常高兴，尕拉藏仁欠的姐妹们又有了一个兄弟而开心。在每年的春节、端午节这样的节日都相互走动，看望对方的家人。春耕秋收，农活繁忙的季节，更登达杰都会过来帮忙。大到耕地下种，收割打碾；小到榨油磨面。都能看到更登达杰帮忙的身影。尕拉藏仁欠也同样，在更登达杰家农忙的时候到他家去帮忙，相互照顾，相互帮忙。

十六・发现更登达杰的邪魔

在一个乌云密布的下午，尕拉藏仁欠坐在家里，抽着旱烟，喝着白酒，独自享受着闲暇时光。这段时间时不时下雨，什么活都干不了，他在享受难得的闲暇时光。央措什姐坐在旁边，尕拉藏仁欠注意到阿妈一脸凝重，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儿子，你去了那么多次更登达杰家里，你现在对他很了解吗？”央措什姐鼓起勇气问到，装做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正取出一块黑布给达拉什加缝补裤子。

“很好啊，全家人都很热情，很开朗。家里条件也好，房子和院墙都修的不错，还有一座两层木楼。

他的家人热情，很开朗。”尕拉藏仁欠不假思索的回答。

“你还是不太了解他，孩子。可能我了解的比你还多些！”央措什姐继续在说。

“你都打听到什么了？”尕拉藏仁欠有点不耐烦，他不喜欢别人说他兄弟的坏话。

“他们家有‘猫大爷’”央措什姐已顾不上什么了，她觉得自己必须得给儿子负责。

“别抵毁人家！”尕拉藏仁欠听到阿妈这么说有点激动。“我每次去他家，从来没感觉到过，难道你比我还了解他们家吗？”

“是真的！他们家就有好多，他们亲口告诉了别人他们的‘猫大爷’有多厉害，知道他家底细的人没人敢跟他们家来往，甚至他叔叔都跟他们断绝来往，他们家在他们村子里几乎被隔离起来，住在村子的边缘。你还是考虑下结束兄弟关系吧！要不然，很难预料我们会降临什么样的不幸。幸运的是我们现在知道还不晚，要不我们还会蒙在鼓里。”央措什姐停下手中的活计，很严肃地盯着尕拉藏仁欠说。

“我不信。他家和别人家没两样，没什么特别。我们是兄弟，我们发过誓的。没有什么能使我们分开。”尕拉藏仁欠粗暴的打断了阿妈的话。

“如果等到以后魔大爷找你麻烦的时候，那已经是太迟了。我听说有个村民到他家拜访时，被邀请到烧炕上，给他端茶倒水，好吃的馍馍。当他又吃又喝时被他家的猫大爷看见了，猫大爷很不高兴，因为他在其主人

家吃喝了很多。临走时他又从猫大爷的主人家院子里拿了一截铁丝准备回去修理自家的农具，又被猫大爷

看见了，于是就跟着他回到他家。那天晚上他不知不觉中神志不清，产生幻觉，乱吼乱叫，“你怎么敢拿它呢！如果你想拿它，我就给你用，去你妈的！”他的家人被震惊了，请求家神的指点，后来他们了解到这发病的事是猫大爷使得坏。当然最后还是在家神的帮助下，奉还了人家的东西，那人才恢复了正常。”央措什姐绘声绘色地说道，好像她亲眼目睹了一样。

接着，央措什姐又提供了一个例子：“这是关系到你结拜弟弟的家庭。以前有一个妇女被她的丈夫施家暴后离家逃跑，流落到更登达杰家的大门口，后来她被邀请到更登达杰家过夜。当时她在头发上戴着一对儿银发簪，而更登达杰家的猫大爷喜欢那对银发簪，想要拥有它，但想避免战斗。因此，第二天当那妇女离开他家的时候，更登达杰家的猫大爷跟随她，到了沟壑地方的时候使她窒息而死，然后拿走了银发簪。”

尕拉藏仁欠低下头。他觉得很可怕，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

“我要去做晚饭了,我们好好地吃顿晚饭。我们好长时间没吃过饺子了今晚我给大家做饺子吃。你的大妹卓玛卡刚从她的婆家回来，准备在娘家呆几天。”央措什姐说着去了厨房。

此时的尕拉藏仁欠心里七上八下，既害怕猫爷，又不想断绝和更登达杰的兄弟关系，因为他们在家神面前都发过誓的。

十七·起名字

仁欠什姐快要当妈妈了，那天早上她肚子就开始隐隐作疼，时断时续，央措什姐一直在帮她。然而至到深夜，孩子还没有生出来。

达拉什加来到屋顶，在仁欠什姐的头顶位置上用脚努力踩踏，据说这样可以帮助产妇顺产，然后好像效果不大。达拉什加想一定是邪灵在使坏，于是他用青稞面合着锅灰捏成人形，来到产房，用做好的面人快速地在仁欠什姐的肩上、头上拍打，并念念有词，“我家没有你吃的粮食，没有你穿的衣服，你赶紧离开！”随后朝面人上面吐了几口唾沫，跑到外面，把面人扔出大门外，并赶紧闩上了大门。这样全家人的心里稍稍感到一丝安慰，想着接下来仁欠什姐和她的孩子会一切顺利的。

果然，过了不大一会儿，仁欠什姐生了一个婴，母子平安。全家人都非常高兴，尤其是央措什姐夫妇，因为他们有了孙子，不再担心自己的血脉延续的问题，他家的香火已经续上了。达拉什加在大门左侧屋檐处插上

了柏树枝，这清楚的向外界表达一个信息，他们家有男婴诞生，谢绝任何人的到访，直到一个月后。

时间过的很快，转眼一个月过去了，该给孩子出满月并起名字。达拉什加起的大早，煨桑磕头。央措什姐带着她的女儿们蒸了好多馍馍，有些是用来敬佛的供品。村里的长者都被邀请来了，大家都坐在烧炕上，达拉什加夫妇穿着盛装坐在烧炕最主要的位置。

孩子被包裹的严严实实抱了过来。达拉什加也是第一次看到自己的孙子。他把孩子轻轻地抱在怀里，轻吻孩子额头。孩子一一接收大家的祝福。

“你有没有给孩子想好名字啊？”达拉什加提醒央措什姐。

“还没呢。这个应该由你做爷爷的来完成吧，毕竟这是第一个孩子。”央措什姐礼貌地的回答。

“好吧，我也请示过家神，孩子就叫桑吉索南多杰吧。”达拉什加高兴地说到。

“多好听的名字！”大家纷纷表示。

“好啦，现在让我们看看桑吉索南多杰今后将会拥有什么样的生活。”达拉什加抱着桑吉索南多杰说到。烧炕的小长方形桌子上放着线头、剪刀、馍馍、玩具、

钢笔、书和铜钱。孩子任意摸到的任何一样东西都预示着他今生的职业和对财富的占有情况。

“哦，他这辈子不缺吃，不用担心他的温饱问题。”当桑吉索南多杰的小手首先触碰到馍馍时达拉什加说到。

“哦，我的孙子还将会是一个学者。”当桑吉索南多杰的小手再次抓住笔时达拉什加惊呼到。每个人脸上都露出开心的微笑。接下来大家喝酒唱歌，好热闹。

接下来的日子，村里每家都会带着贺礼来到新生儿家祝贺，看月子是妇女们的事。她们来到仁欠什姐的房里，给孩子礼物，并由衷的祝福仁欠什姐母女。但没有人敢说孩子长得像谁之类的话，因为大家都知道仁欠什姐是戴过天头的女人。但是对于儿子像谁，谁是孩子的阿爸这个问题将一直会是人们谈论不休的话题。其实，仁欠什姐也许不清楚孩子的阿爸到底是谁。

当然央措什姐她们要热情招待所有来访的客人，并要在他们离开时给他们包内装上馍馍做为回赠的礼物。

十八·结拜兄弟间的矛盾

有人在叫门，央措什姐打开了门。是更登达杰，他牵着一匹白马，马背上驮着一个褡裢，鼓囊囊的，装满了礼物。他也是来祝贺仁欠什姐喜得贵子的。央措什姐表现的很惊讶，没有往日的热情。半天才回过神来，吩咐仁欠什姐拿来一点干麦草引燃后，让更登达杰跨过进了家门。

更登达杰把他带来的礼物——馍馍和两只羊腿放在堂屋的红柜子上，然后被邀请到烧炕上。但自始至终，只有尕拉藏仁欠一个人陪他，仁欠什姐也没有把小宝宝抱出来，达拉什加和央措什姐再也没出现。

更登达杰感到有点奇怪，以前尕拉藏仁欠全家人对待他就跟自家人一样，有说有笑的。他不敢问尕拉藏仁欠，他有些不安。要是以往，更登达杰每次都会住上一个晚上，但今天一股无形的压力迫使他必须离开。当他向尕拉藏仁欠道别时，尕拉藏仁欠也没有和以往一样坚持挽留。

更登达杰闷闷不乐地离开尕拉藏仁欠家，路过必经的沟谷时，他看到了丢弃在沟谷里的羊腿和馍馍，当他确定这些是自己带来的礼物时，他什么也明白了。

当更登达杰离开后，尕拉藏仁欠快步走进他父母的屋子，他大声质问为什么要这样对待他的兄弟。

“在你的心目中谁更重要？是更登达杰这个拜把兄弟还是这个刚出生的孩子？更登达杰一来小孩子就没完没了地哭闹。我告诉过你他们家的情况，你又不是不知道。还好你阿爸把他的东西扔掉后孩子稍微好些。难道你要毁了我们这个家吗？别和他来往了，要不我们全家也会被孤立起来。已经有风言风雨。你现在只有两种选择，如果你要更登达杰，那你就没有阿妈和这个家。如果你要选择阿妈和这个家那你就不能和更登达杰来往。”央措什姐很生气，几乎没有商量的余地。

十九・尕拉藏仁欠挨打

白雪覆盖了原野，世界只剩下白茫茫的一片，河水停止了流淌，结了一层厚厚的冰。阳光都显得有气无力的样子，晒在身上也没有多少暖意。空气中弥漫着寒气。

人们都习惯围坐在自家烧炕的火堆旁打发时光，即便这样，也能看见几个人三五成群聚集在村子的向阳背风处，吸着旱烟，无休止地重复着他们的话题，偶尔也会增加些新鲜内容。孩子们在雪地里追逐打闹不知疲倦，他们都穿的很单薄。有的手脚都冻伤流血流脓，但从他们的欢快的笑语中你能感受到他们是快乐的。乌鸦从村子上空飞过，四处觅食。

央措什姐从仁欠什姐的房里走出，听到乌鸦的叫声她觉得很晦气，忍不住指着骂。乌鸦的叫声总是讨人嫌。她焦急地等待达拉什加回来。他去郭隆寺了，他们的孙子咳的厉害，祈求佛祖保佑孙子。

达拉什加终于回来了，他穿着长款的羊皮袄，戴着狐皮帽子。即使这样，他也冻的直哆嗦。他放下肩上的褡裢径直进了厨房，把冻僵了的双手伸进灶洞，麦草灰

的余热让双手慢慢有了知觉。他告诉央措什姐，他在郭隆寺找到一个会算卦的喇嘛。喇嘛告诉他孙子被从南边来的邪灵附体了，说桑吉索南多杰这个名字起的不好，需要给孩子换名字，并建议改成达吉。还叮嘱孩子七岁前不能剃发，一直要留到七岁。并建议给孩子戴上长命锁，这样能很好的保护孩子不受邪灵的侵害。

“我的怀疑是正确的，桑吉索南多杰就是在更登达杰来后害病的，他的家是西然沟的，刚好是我们的南边。这个喇嘛说的很对！以后绝不能让更登达杰再到我家来了，我们也必须让尕拉藏仁欠与他断绝关系。”央措什姐坚定地说。

孙子的名字第二天就被改成达吉，他的胸前挂上了一个锁子，并用长长的金属链子挂在了脖子上，预示着长长久久。

时间又过去了几个星期，更登达杰还是止不住对尕拉藏仁欠的思念。他决定去看望他，他骑着马快到村口的时候，远远的看见一个妇女正在尕拉藏仁欠家门前用榔头砸农家肥，春耕的时候就会用到的。更登达杰很高兴，因为尕拉藏仁欠家里有人，他不会扑空。他下了

马，牵着马径直往尕拉藏仁欠家走去。突然那女人匆忙转身回家。当他走到门口推门时发现门早已闩上了。他在门外叫喊，但里面没人应声，就像没人一样。“尕拉藏仁欠阿吾，我是更登达杰！”他大声喊了几声，却一直没人应声。

其实尕拉藏仁欠全家人都在，当尕拉藏仁欠高兴的准备开门去迎他兄弟时，央措什姐使劲拽着尕拉藏仁欠的衣袖不让，达拉什加还狠狠的给了他一鞭子。尕拉藏痛苦的爬上房顶，头枕着伸开的双臂无奈地躺下。他清晰地能听到他好兄弟一遍遍的叫喊声。他的心很痛。他轻轻地爬到屋顶边缘偷看，更登达杰还站在那儿，眼睛还一直盯着他家的大门，期待那扇大门打开。不忍目睹，尕拉藏仁欠痛苦的转过身去静静的流泪。

过了很久，更登达杰失望地离开。更登达杰清楚这不是尕拉藏仁欠希望看到的一慕。他恨自己出生在这样一个家庭里，他想知道为什么他的命运对他如此不公平。他伤心地踏上了回家的路。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尕拉藏仁欠倍受煎熬，他常常自责，也非常想念更登达杰，他决定要去找他，撒谎说要去五十村参加唱歌比赛。当他忐忑不安地推更登达杰的大门时，更登达杰真好站在院子里，他很惊讶，接着

跑过来一把抱起尕拉藏仁欠在原地转了一圈。两个人紧紧抱在一起。

尕拉藏仁欠在更登达杰家受到了舅舅般的招待。他也从没发现他们家有什么异样的地方，和任何普通人家没有区别。但是尕拉藏仁欠注意到他可能是很长时间以来唯一的客人。更登达杰也从来不提及任何相关的话题。给尕拉藏仁欠留下最深的印象是更登达杰一家人都是那么的温和热情，而其他人都鄙视他们，尕拉藏仁欠觉得这对他们不公平。

尕拉藏仁欠和更登达杰喝了很多酒，两个人差不多都喝醉了。睡觉的时候更登达杰让尕拉藏仁欠睡在烧炕暖和的那头，他很高兴他的兄弟能来看他。在这以前他以为那次被拒后再也见不到他的兄弟了。他理解尕拉藏仁欠父母的举动，因为这已经不是唯一的一次了，他已习惯了别人对他们家的态度。他的兄弟能不顾世俗，不顾家人反对能来看他，他很感动。

“我觉得我们的兄弟关系是很难继续下去，你要是坚持与我来往，你有可能会失去你的家人。”更登达杰由衷的说道。

“我不会让他们知道，我们在长生天面前发过誓言。

你是我永远的弟弟。”尕拉藏仁欠说出了自己的心声。

“我的家庭被所有人孤立起来了，我们很孤独，没有人愿意来我们家，我们也不能去别人家，所有人在躲避我们，包括我们家的亲戚。这就是为什么我的大哥去青海湖那边做了牧民，我的二哥去郭隆寺出家当喇嘛了，我的大姐也做了尼姑。我的三哥还没有结婚。因为没有人愿意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像我们这样‘特殊’家庭，他们都确定我家有‘猫大爷’”更登达杰说着并开始抽泣。

尕拉藏仁欠伸过手去擦拭了他的眼泪。

“我知道我不能来看你，你的父母没有错，如果我们继续来往你的家庭也会被孤立。”更登达杰说道。

“我不在乎。你是我一生的兄弟，永远都是。”尕拉藏仁欠说道。

那一夜他们说了很多话。

后来，更登达杰听说了当尕拉藏仁欠的家人知道他去过自己家以后，他的家人和族人把他吊在房檐下面痛打了一顿。尕拉藏仁欠被打的很严重，他只能躺在炕上，无法下地走动，吃不下饭喝不了水，他的身体又肿又疼。

更登达杰下了一个很大的决心，这个决定在他的内心里无数次酝酿过。他要离开家乡去远方，到一个没人认识他的地方，尕拉藏仁欠永远找不到他。他希望自己的消失能换来尕拉藏仁欠一家的和睦。

终于有一天早晨，他吃过阿妈煮的洋芋，喝了阿妈煮的奶茶。告诉阿妈他要去看看他的大哥，很快就会回来。阿妈高兴的答应了。他背过阿妈递过来的小布袋，里面装了好多馍馍。

他往青海湖的方向走了好几天，所带的馍馍早已吃完。他开始沿路乞讨，晚上有时候在牧民的帐篷里借宿，有时候洞穴里将就。很累的时候，他会把三个大小相同的石头支在一起，生堆火，用简易陶壶煮点开水喝，补充体力，一路风餐露宿。

在他精疲力竭的时候，青海湖无边无际的水出现在他的眼前。他继续沿着湖边走。沿路有藏族和蒙古族的商车，还有孤独的朝圣者不时走过。他们每走一步，停下来，匍匐，磕长头，就这样一步步虔诚地绕过圣湖。广袤的草原，无际的圣湖，他们的身影是那么的渺小，信仰的力量苦苦地支撑着他们。

经过好多天的打听，更登达杰终于在一家藏民的帐篷里找到了他大哥。从他狐皮帽下的长发和他穿的宽大的羊皮领子的藏袍里可以看出他现在完全变成了一个藏

族牧人。他有自己的牦牛和羊群，他和他的妻子、两个孩子住在他的牛毛帐篷里。见到更登达杰，一家人聚在一起非常高兴，更登达杰说明了他离家的缘由，接下来的几个月里他和哥哥一家住在一起，帮他们放牧。

再后来他娶了嫂子的妹妹，在草原上放羊。他购置了酿酒的设备并用青稞在家酿酩馏酒，闲暇时他和哥哥还有其他附近的牧民们一起喝酒。尽管在别人的眼里他的生活已经步入正轨化，有自己的财产，有老婆有孩子，衣食无忧。但是，思乡之情随着日子的一天天过去反而越来越浓，那一抹眷恋的情怀，如水草般在他的心湖里疯长。他无时无刻不想念他的故乡，想念他的阿妈，亲人，还有尕拉藏仁欠和旦尖东珠那些带给他欢乐的人们，常常回忆他们一起唱歌，一起喝酒的快乐时光。

再后来，他把帐篷搬到离马路不远的地方，其实他只是希望能碰到更多的过路人，尤其那些来自华热地区，他的家乡的人们。他会和他们打听故乡的人和事，并给他们更多的帮助。偶尔，他独自坐在路边喝着酩馏酒，唱着小时候学来的自己民族的歌谣，歌里有很多华热藏语，而大多数当地牧民听不懂华热语，可他依然在唱。

他思念家人和尕拉藏仁欠，并祈祷他们过的很好。

二十・一个不干净的新郎

达拉什加从桑士哥赶集回来，顺便买了一包砖茶，两件衣服和一些布料。因为再几个月后他的三女儿要出嫁了。但他那天有点不开心，因为他听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他必须得告诉央措什姐并和他一块拿主意。

吃过晚饭回到自己屋子里后，达拉什加说："我今天听到了一个不好的消息!"

"什么消息？"央措什姐问到。

"我们未来的女婿家不干净。"达拉什加说道。"谁说的？我怎么以前没听说过。"央措什姐急切的问到。

"我在桑士哥碰到了他们村邻村的一个人，他对他们家很熟悉。他们家名声不好，他的祖母家是有名的'长袖子'。现在所有的人都知道这事。"达拉什加说。

"这可怎么办？我们必须得退婚，否则会影响我们家声誉，今后我们的儿子和孙子们也很难找到媳妇。"央措什姐说到。

“可他们的财礼都交的差不多了，婚期也定了，说那孩子长得又高又壮，肯定是个好劳力。他在家可以里里外外都能给我女儿帮上忙。”达拉什加有点遗憾。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他们打听了好多人，最终确信这是真的。达拉什加和央措什姐从长计议，决定退了这门婚事，但是首先要得到女儿的许可。央措什姐很认真地和女儿谈到这个问题并表达了自己和她阿爸的意见。

杰拉什姐沉默着并未做出任何回应，但内心里早就思绪沸腾。央措什姐清楚自农历六月初八在郭隆寺的法会上杰拉什姐见了那个男孩后，女儿就喜欢上那个男孩子了。男孩叫卓玛斯什典。杰拉什姐参加这个节日就是想看到她的未婚夫。当有人把她的未婚夫指给她时，她就远远地偷偷地看了他。他穿着一件白色的长羊毛袍子（白褐褂），腰里系着绣花腰带，衣服上还有个刺绣胸花，清秀的脸庞，头戴用黑色小羊羔皮做的帽子，看上去就是一位惹人喜欢的英俊小伙子，在人群众中格外惹人注目。后来，两个年轻人跑过来递给她一个白色哈达和彩色线绳的球，这是来自卓玛斯什典的礼物。她匆忙地收下了。他们彼此就这样害羞的偷看了对方，没有任何的交流。通常情况下，一对夫妇在结婚前是没有彼此交谈的机会，直到婚礼结束后的几天。

法会上匆匆一面后各自回家，杰拉什姐村子里的同伴们开玩笑说卓玛斯什典有多么多么英俊她们都很羡慕时，杰拉什姐心里也乐开了花。那晚，她久久不能入睡，想了很多很多。她确信她找到了心中的白马王子，她憧憬着今后的美好生活。而现在面临的问题，她也没了注意。

达拉什加夫妇在没得到女儿任何意见后，急不可待的把媒人叫到家里。他们的借口是他们的女儿还太小，不想这么早就结婚，还需要在娘家多呆几年，可以给父母帮忙再多干几年的田间农活。再过几年后当她达到结婚年龄时会考虑结婚的事儿。他们委婉的表达了他们的意见。并请媒人把所有的订婚礼物都退还给卓玛斯什典家。后来当卓玛斯什典的父母听到此坏消息时，感到非常震惊。他们猜测谁在诋毁他们家，排除一个个所有可疑的人员。但一切无济于事，事情没有任何改变。

杰拉什姐知道一切后，平静的接受了发生的一切变故。她所有以前的憧憬瞬间破灭。她也隐约读懂了父母的意思，是的，她们家是公认的“干净”家庭（即没有狐臭），不能因为她而毁坏她家庭的名誉，甚至影响到她子孙后代的婚姻。

二十一 • 传统民歌比赛

夏天是一年四季中最美的季节，尤其是六月份。当满山遍野披上绿装时，田里的农活告一段落，繁重的秋收和打碾那也基本上是两个月后的事，人们利用这一年中难得的时季尽情享受生活。各处的会场也是一个接着一个，年轻人们不停地赶会。那绝对是遇见心上人的绝好机会。会场上人们三五成群，着节日盛装，聚集在一起唱起悠扬的花儿。年轻的情侣们一起坐在树下，或者是小河边，说着他们说不完的情话。他们中传出情歌，婉转、优扬。空气中都弥漫着甜蜜幸福的味道。

尕拉藏仁欠穿上他的崭新的民族盛装，也准备约上伙伴去参加情歌比赛。他很希望自己的歌声能在这个收获爱情的季节俘获意中人的芳心。他牵着马走过村子的小山坡时，看见立穆赛智也骑着一匹白马走过来了，他们是经常一块唱歌的伙伴。俩人互相打招呼后坐在一个山坡肥草处，拿出烟袋抽了几瓶烟。立穆赛智说今天不能陪他去逛会场了，说旦尖东珠托人捎话让他去他家，说有重要事商量，并邀请尕拉藏仁欠也一块去，尽管尕

拉藏仁欠不乐意，但还是答应了他的请求。两个人策马向旦尖东珠老师家的方向赶去。

当他们到达旦尖东珠老师的村子时，他已在村口等候，非常热情的招呼他们进了家门。尕拉藏仁欠看到旦尖东珠的其他两个学生也早已到达，正坐在烧炕上喝酒。他们热情的招呼他们一块就坐，并倒上奶茶，端来馍馍。

寒暄了不到半个时辰，旦尖东珠以不容商量的口吻说，“我今天叫你们来是因为达拉地区的一名歌手，在农历六月十五向我们提出挑战，地点在阔申掌，时间是后天。我们必须在下午动身启程。我在路上会慢慢告诉你们全部。大家抓紧吃点，吃饱了，我们就出发。”

大家来不及细问，胡乱吃了点，就动身出发。出发前，旦尖东珠在院子中间的花园台子上煨了桑，大家磕头祈祷后只带了帐篷和几个简单的器具就骑着最好的马儿（当地叫走马）去阔申掌了。

在路上，旦尖东珠给他们说，这位提出挑战的歌手叫耿登仁欠，大概有六十岁，也教了好多学生，在达拉地区是出了名的歌手，参加过数不清的比赛，尤其在藏区，大部分比赛中他都是赢家，他相信自己是我们土族地区最好的民歌歌手。这次挑战的真正目的就是想打败我们。

“所以我们要加油，让他看看倒底谁才是最棒的。”旦尖东珠说到。

“他赢不了我们，这次的赢家肯定会是我们，要不这么多年我们白学了啊！”尕拉藏仁欠非常自信地回答。

“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一次我们很好的学习机会，就算输给他们，我们也能学到很多东西。”旦尖东珠说到。

赤列山横亘在他们面前，这是他们到达阔申掌必须要翻越的一座山。他们下了马，慢慢地从一条曲折的山路往上爬，山顶上赫然有个敖包。他们毕恭毕敬，摘下帽子，煨桑磕头，绕行三圈，他们一边喊“呀加罗”一边向空中抛洒风马旗。他们站在山顶上俯瞰世界，方圆几十里尽收眼底。多么美丽的画卷！一条河流像玉带在一片绿色中蜿蜒前行，向天际延伸。白色的羊群和黑色的牦牛星罗棋布散落在巨大的绿色幕布上。远处是牧人的帐篷和散落的村庄。天空中不时有老鹰低空盘旋。偶尔，山谷中回荡悠扬的花儿。多么美丽的景色，多么美丽的家乡。旦尖东珠他们索性坐在了地上，轻轻吟唱。

站在山顶俯瞰山的另一边，旦尖东珠指着前方说：“那一片区域就是阔申掌，我们快到目的地了，耿登仁欠那边的人会在山脚下等着我们。”

他们沿着弯弯曲曲的小路下山。山下耿登仁欠那边的两个人已经在山脚下等着他们，他们给每人敬了三杯酒，献上哈达，并带他们去见他们的老师。

旦尖东珠他们被带进一个被悬崖包围的狭窄谷，一条清澈的小溪蜿蜒流向深谷。他们感到惊讶，“为什么选择这么偏僻、阴森、神秘的地方作为民歌比赛点呢？”尕拉藏仁欠惊讶地问到。

“选择这样一个与世隔离的地方，肯定是为了避免外界的干扰。”旦尖东珠笑着回答。

他们发现小溪旁边有两顶黑牦牛绒帐篷。耿登仁欠和他的同伴们从帐篷里走出，带来了酩馏酒和哈达。

他们热情的用青稞酒招待了旦尖东珠一行，并帮他们在离他们帐篷很近的的地方搭建了帐篷。

夜幕降临，幽静的山谷，皎洁的月光，潺潺的流水，摇曳的树林，朦朦胧胧，宁静而祥和。

人们聚集在帐篷里，酥油灯发出昏暗的光。经过好长时间的争论后，终于对比赛时间和规则达成一致。耿登仁欠做了最后的宣布，输赢的规则是，答不上的一方为输。

第二天早上，他们起来后共同在高坡处的巨石上煨桑磕头。耿登仁欠对着天空喊到，“伟大的长生天！我

们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保佑我们的歌谣永远传唱下去。

每个参赛的人都回到他们自己的帐篷里，帐篷的门都是敞开的，使得两边的人很容易面对面地看到对方。他们都盘腿坐在一字铺开的方形小毯子上，他们的老师坐在最中间。每个人的表情严肃凝重，一场没有没有硝烟的战争马上要打响了。

耿登仁欠在没做任何声明开始用藏语唱。旦尖东珠听出他唱的是“福羊之歌”，他们很快做了回应。他们就这样从早唱到深夜，唱了三天三夜，难分仲伯。耿登仁欠提议换一首再做较量。他说“福羊之歌”的歌看来我们分不出高低，也快到结尾处了，我们没必要唱完，我是一名不起眼的歌手，现在我唱一首新歌，请在座的伟大歌手们，指出我唱的不对的地方。

旦尖东珠一方听出了他唱的是“算卦”，也是用藏语唱的，并及时用对唱做了回应，又是三天三夜，直到这首歌快结束的时候，也没能难倒旦尖东珠和他的学生们。

耿登仁欠还是没占上风，他在脑子里思量着该用那首打败对方，他走出帐篷的时候，一个学生尾随他出来了。随后说：“唱‘地球的形成’吧，我听说他们不太会唱这首歌”。耿登仁欠欣喜若狂，返回帐篷。

然而，耿登仁欠还是错了，旦尖东珠一方还是很轻松的用歌声回答了他们提出的所有问题，而且旦尖东珠一方的人变得越来越活跃，精力充沛。比赛只进行了一天，耿登仁欠只能叫停对“地球的形成”这个比赛了，否则唱几天几夜还是分不出个胜输。耿登仁欠非常尴尬，他迫不及待的和学生们商量。

“现在让他们先唱，让我们来回答？看看他们能唱出什么名堂？”一个学生建议到。

耿登仁欠同意了。

第二天早上，旦尖东珠被要求先唱。这突如其来的计划打乱了他的想法。他转头看了看尕拉藏仁欠，让尕拉藏仁欠先唱。尕拉藏仁欠的脑海里马上奔出一首歌，他毫不犹豫地唱起来：

土族王汗的后裔们，

唱着我们土族的歌曲，

太阳和月亮在一起，

哪个走在前面？

哪个走在后面？

为什么它走在前面？

为什么它在在后面？

请你回答我的歌曲。

尕拉藏仁欠一唱完，耿登仁欠方一方的歌手们傻眼了，所有人抓耳挠腮，瞠目结舌。有人指责旦尖东珠他们这算不上真正歌手对决的曲目，但一切无济于事，毕竟这首歌土乡大地广为传唱。

耿登仁欠失算了，他们学了很长时间的认为经典的歌谣，却忽视了最常见的用土语传唱的歌谣！他们尴尬的离开了帐篷。

耿登仁欠他们把帐篷搬到离对方更远的地方，制定秘密计划。他们清楚如果这次不能打败对手，尤其是因为由他们挑起的比赛，那将会是非常尴尬的事。

旦尖东珠的帐篷里，每个人按捺不住喜悦，他们赢了。喜悦过后，他们都有些担心，他们已经听说了耿登仁欠的脾气是很坏的，如果结局是他们输了，那他肯定会用另外一种方式寻求报复。旦尖东珠让大家连夜收拾行李天明前离开。

第二天早上，耿登仁欠他们只看到了空空的帐篷。仰望天空，放声大笑，“多么聪明的旦尖东珠！他绝对是我们土族地区了不起的歌手！”他感叹到，然后他们向旦尖东珠的帐篷开始射箭。

耿登仁欠还暗地里派遣两个人去偷旦尖东珠他们的马，想以此来羞辱和报复旦尖东珠，但失算了。

从那之后，旦尖东珠、尕拉藏仁欠和他们的其他参赛者们的名气越来越大。

二十二・带头饰的毛驴

卓玛卡是一个懂事、聪慧的女人。她在婆家努力干活，希望能得到家里的尊重和村子的认可。她每天起的很早，挤完牛奶给全家人准备早饭，打扫庭院，给孩子们叠被褥、洗脸，挑水。也不像其他新媳妇那样经常回娘家，在婆家尽可能的少干活。新娶的媳妇在第一年是被允许经常可以回娘家。尽管她的娘家离婆家比较近，她完全可以抽空回去看看她的父母。

卓玛卡的婆婆觉得能有这样一个能干、勤劳、善良和孝顺的儿媳感到非常幸福和幸运。卓玛卡对她的新家也感到满意。

村庄位于山脚或半山腰，是个很有利的地方，山上的一草一木都能给人们提供资源。牲畜可以在山坡上放牧，树木可以用来盖房子和当燃料。这些都吸引着那些物质匮乏地区人们的目光。

附近平川地区的人们经常来山上采摘松柏枝，因为他们要经常用到。他们偶尔也拣拾些枯木，成捆的背回家，作为日常生火取暖用。妇女也会三五成群，采摘些

山上的灌木回去，修剪、加工，做成锅刷或者笤帚。大山成了他们取之不尽的宝库。后来越来越多的人干脆从平川直接搬过来定居。

卓玛卡的婆家里养了很多的羊，有山羊也有绵羊，还有几头牦牛。夏天，她们会把所有的牲畜赶到山上去放牧。为了方便，她们在山顶上搭建了两间简易的小木屋，也用石块砌了大大的羊圈。卓玛卡每过几天就往山上运送馍馍、水和生活必须品。

当第一场雪悄无声息地降临时，所有山上放牧的人们又赶着牛羊回到村子，那时候所有牲畜膘肥体壮，村子里充斥着牛羊的叫声，物质一下子变得丰富起来，牛奶、羊肉，还有甘甜的酸奶供人们使用。

卓玛卡还是和往常一样，每天早上早早起来去挑水。有天早上，公婆还没起来，她嫌麻烦没戴扭褡头饰就直接去挑水了，尽管她很清楚，她不能不戴头饰——纽褡就在长辈面前出现的，这是规矩，否则就是对长辈的不尊重。但她想着公婆不会在她挑水回来之前起床。当她挑着水匆匆回到家门口时，她看到了惊人的一幕，他的公公真牵着驴，驴头上戴着她的头饰——扭搭，她引以为自豪的银耳坠却搭在毛驴的耳朵上，她惊讶的半天说不出话来。

看到卓玛卡，她的公公用鞭子用力抽打毛驴，一边骂着，“你不愿意戴头饰，我偏让你戴，偏让你戴！”被抽打的毛驴奋力挣扎想挣脱。

她的婆婆从烧炕上半开的窗户窥见了院子里发生的一切，这突入其来的一幕，她也束手无策。卓玛卡重重地扔下扁担，哭喊着跑进自己的房间。“砰”的一声关上了房门。趴在炕上，她用粗羊皮的被子蒙住头嚎啕大哭。从未有过的屈辱、愤怒，一股脑袭来，她撕扯着被子。她不知道今后怎么生活下去，所有认识的不认识的、听说过的都会笑话她。她感觉天都快要塌下来了，陷入了深深的绝望。

天快要黑下来的时候，她渐渐恢复了平静。她已经做出了决定，并发誓付诸于行动。她坐起身子，浑身无力。窗外，那头戴着她头饰的毛驴还静静地站在院子里，头饰上的流苏迎风摆动。同样和她一样生着气的还有他的公公。她的婆婆尽管也觉得卓玛卡有错在先，她丈夫管教是应该的，但她还是觉得自己的丈夫做的有些过分了。夹在两个人之间，她左右为难。她数落自己的丈夫，也因卓玛卡的行为会让家庭受到家神的惩罚而不安。不戴纽褡光着头，这是多么伤风败俗的事啊，会引来别人的指责和嘲笑，会招来家神无情的惩罚。到了晚上，她做了一碗青稞面条推开了儿媳的房门，她心疼她

的儿媳，可卓玛卡说什么也不吃，也不和她说一句话，只是目光呆滞的望着窗外，任她怎么劝说。她只好将碗放下，关上门退了出来。

卓玛卡选择了逃跑，什么也没顾上拿。她跑回娘家。见到阿妈，一把抱住阿妈的肩膀，头靠在阿妈的肩膀上，"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哭的很伤心。央措什姐吓坏了，不停地按抚女儿，努力让她平静下来。在卓玛卡断断续续的哭诉中，她明白了事情的来龙去脉。她安慰她的女儿，"这也不全部是你公婆的错，你出嫁时我一再叮嘱过你，你天天要戴纽褡，要不别人会笑话我们家没教养。虽然你个子是矮了点，戴着干活也不方便，但这次确实是你的错，以后可不能这样了。"

"不，不，阿妈，不会有下次了，我不想回去了。"卓玛卡头摇的像拔浪鼓，不容置疑的哭着回答。

"傻丫头，你怎么说胡话？"央措什姐安慰到。

"我被他们羞辱了，阿妈，全村子的人都会知道这件事。那个村子里我再也没办法活人了。我不回去，再也不嫁人了，我要像姐姐那样待在家里，服侍你们一辈子。"卓玛卡哭着央求。

任凭央措什姐她们怎么劝说，卓玛卡铁了心不再回去。后来卓玛卡最终还是再没回婆家，她婆婆几次打发人叫她回家，但都被卓玛卡一次又一次坚强的拒绝了。

后来她就在自己家过着“戴天头”妇女一样的生活。尽管她的生活中有过一段时间的婚姻。

二十三·达拉什加最后的睡眠

秋日的阳光微弱地照耀着郭隆寺附近的姚麻家村，农作物已经收割完毕。大多数的家庭将已收割的青稞用大马车或用毛驴搬运到自家的打麦场上，但还有好多已收割的粮食还等着在接下来的几天内运到打麦场。几个赤脚小男孩穿着厚实的棉衣在在麦茬地里挖着什么，他们的脚被麦茬戳出了血，但是他们仍然不停地玩，至到挖出一些蕨麻等可以吃的。最让他们兴奋的是挖开老鼠洞，老鼠满地跑，他们四处追逐，直到小老鼠们全部被杀害掉，才会宣告结束。

央措什姐家是今年最早把收割好的庄稼运到自家打麦场的，她们再也不用担心庄稼被冰雹袭击或牲畜来破坏。按照习俗，收割完成以后要对完成使命的镰刀举行仪式。运到打麦场的麦捆高高地摞成一个塔形，举行完今晚的仪式后就等待着打碾。

尕拉藏仁欠叫上隔壁的东珠斯让帮忙，忙活了半天宰了一头牛。牛血收集到盆子里，与剁碎的牛油、牛肉混在一起灌到洗干净了的牛肠内，在一口大锅里煮。央

措什姐和女儿们蒸了洋芋和萝卜大包子，还蒸了十三个小馒头供奉给家神。忙完这一切，尕拉藏仁欠和东珠斯让终于闲了下来，他们坐在烧炕上，尕拉藏仁欠烟斗里装满烟连同绣有盘绣图案的烟袋递给了东珠斯让。还从放在烧炕角落里的酒缸里装了满满一壶酒放在火堆中加温。

“杰拉什姐，你去外面叫下阿爸。”尕拉藏仁欠喊到。

杰拉什姐应声后跑出了家门，可是她找不见，便大声喊叫，还是没人应声。有邻居告诉她，她阿爸刚刚赶着牛羊往她家打碾场方向去了。

杰拉什姐最终在一个大麦捆堆旁边找到了她阿爸。他背靠在麦秆上，面向夕阳，手拿着玛尼念珠，身边放着长长的皮鞭，他静静地躺着。当杰拉什姐跑到跟前，在他耳旁喊叫，但他没有任何反应。

“不要打扰他，让他睡吧。你们的阿爸就喜欢睡觉，他一直这样，这就是为什么叫他‘瞌睡宝’绰号的原因，他随时随地可以睡着。”央措什姐也走到杰拉什姐跟前制止了杰拉什姐。

“是该举行仪式了，都准备好了，快点把阿爸叫醒。”尕拉藏仁欠也过来了。抓住阿爸的手，又拉又拽，不停地叫“阿爸，你醒醒。”

达拉什加没有任何反应。他的身体显得很僵硬。“啊！阿妈！阿爸已经去世了！他这次不是在睡觉！”尕拉藏仁欠在确认他阿爸的鼻孔确实没有呼吸后，他开始哭泣。

当确认达拉什加已经停止呼吸后，大家都哭了。央措什姐哭的很伤心，哭骂丈夫没尽完责任，就扔下自己独自先走了。

村民们得到消息后也纷纷赶过来帮忙。因为达拉什加死在了家外，所以按照习俗他的尸体是不能从大门背进去的。尕拉藏仁欠只好把阿爸扛在肩膀上爬梯子翻墙而入。达拉什加的尸体呈蹲状放在厅堂的一个角落，外面垒上一圈从没使用过的土砖盖了起来。一条哈达搭在土块上，在土块前放了一盏油灯点燃。大家聚集在一起，商量葬礼的事宜。很快选出了一位葬礼管事的。央措什姐和女儿们都脱下色彩鲜艳的花袖衫，换上了黑色的旧衣服，尕拉藏仁欠穿上了白色的长袍用麻绳作了腰带。

主事的安排东珠斯让带着礼物去请央措什姐的木匠叔叔过来给达拉什加做灵轿。

当东珠斯让来到木匠叔叔家的大门前时，他看到木匠叔叔在他小小的庭院院子里正弯腰在喂养他的小黄

狗。他穿着一件带图案的下半部是大红色的服装，他的圆形帽子歪向一边。

木匠叔叔热情的招呼东珠斯让坐到热乎乎的烧炕上。在东珠斯让说明来意之前，木匠叔叔给他说了些有趣的事。他说“我刚刚从土观活佛家过来。他最近去北京带回来了一双鞋，说是‘雨鞋’，当你走在雨水里不会打湿，真神奇！土观活佛还说，未来可能还有‘铁牛’（指火车）在地上行走，‘铁鸟’（指飞机）在天上飞行，这怎么可能呢？你觉得怎么样？”他一边问到一边摇头。

“呵呵，听起来这鞋子挺有趣的。很难预料未来会是什么样啊。你最近好吧？阿爹。”东珠斯让问到。

“怎么说呢，你看看我吧，我是半个喇嘛了，尽管我没有资格穿袈裟。”他说着指着他的红色衣服。

“我老了，我的一生献给了寺院。已经好几年没做木匠活了，那些木匠工具都好好的保管起来了，我不想再触碰它了。我的余生都献给郭隆寺，为寺院做点力所能及的事情。我已经习惯住在这里了，至少我可以在这里每天绕寺院走一圈。这条狗现在就像我的孩子一样，我要给他很多的关注。”他笑着说。“央措什姐她们还好吧？我又有好长时间没去她家了。”他继续在说。

“我今天来这儿就是因为她家的事，达拉什加昨天升天了。”东珠斯让有点悲伤。

木匠叔叔很平静，好像他已经得到了消息一样，也许一切都在意料中，只是沉默。

“我过来是请您去给他做灵轿。”东珠斯让说。“好吧！我现在也只能帮他这点了！”他答应着，望着窗外。脸上布满了深深的皱纹，他已经是一位老人了。

木匠阿爹在村里其它人的帮助下，完成了灵轿制作。形似三层木楼，有许多梁，还雕刻了许多复杂的花卉图案，顶上雕刻有太阳和月亮。达拉什加的尸体放在里面呈蹲姿，两只手捂着脸，大拇指放在下巴处。用一根长长的绳子紧紧绑好，然后用黄色的丧布全身包裹起来。

木匠叔叔请了八位喇嘛给达拉什加诵经超度，晚上的时候很多人加入到诵经的队伍，他们祈求达拉什加在

投胎转世的路上顺利平安。每天为参加葬礼的人提供三餐。木板在院子里成排放置作为桌子，两侧铺满干草方便人就坐。午餐的主食是酥油拌炒面，还有干奶酪和奶茶。

到了第七天的早晨，尸体被抬送到火花地点，在达拉什加自家的田地里用从没用过的土块砌成塔形火炉，

刚刚能容下达拉什加的尸体。火炉的下部有四个孔，用打烂的灵轿木材和柏香枝作为燃料点燃后火花。

仁欠什姐和卓玛卡悲痛欲绝，杰拉什姐也在大声哭泣，因为阿爸走了，她还小，还没成家。通常情况下，仁欠什姐和卓玛卡在主丧的一天要与她们的丈夫和孩子一起参加葬礼，要带十二个大馒头和薄薄的油煎饼、砖茶、哈达和烧纸，还要哭丧，从巷道哭着进来。娘家的嫂嫂，弟妹都要哭着去迎接。但是，仁欠什姐和卓玛卡虽然是已婚身份，但她们是住在娘家的，跟嫁出去的姑娘又有点不一样。

女儿和孙女们在父母和祖父母的葬礼上哭丧，哭丧的人越多对于死者家属来说是一件很有面子的事情，说明死者生前人缘好，而且子孙满堂，预示后代生活幸福。

仁欠什姐和卓玛卡一直在哭丧。诵经的喇嘛到了，她们哭着迎接。当尸体被放到火葬炉时，木匠叔叔也到了，火葬炉内开始燃烧。仁欠什姐她们哭的很伤心，其他女人的情绪也受到感染，都相互拥抱着哭泣。在那种场合在场的好多的男人都情不自禁地开始不停地抹泪。

她们撕心裂肺地哭到：

在今天的日子里，

您的女儿们，

看到在红红的火焰中心，
我至亲至尊的阿爸，
升上了天。
在今天的日子里，
您像蜡烛一样燃烧，
您像纸一样燃烧，
您像灯芯一样燃烧。
在我今生的日子里，
您是我整个地球的中心，
转眼变成了骨灰，
我们不配做您的儿女没尽到心，
现在我们的心变成灰色的（心灰意冷）。
今后的日子里，
我们哪里去看您和诉说该向您诉说的话？
我们再也看不到你了。亲爱的阿爸，
您太早地离开我们。
我们尊敬的阿爸，
当您到了另一个世界，
您的左脚向前走，
您的右脚移回来，
如果您有机会，
从虚幻世界的国王处，

获得许多宝贵的化身，

您的女儿们，

在此祝愿您的儿女和您的灵魂同在。

我们的女儿和孙女们，

将会把他们拥抱在温暖的怀抱中，对待他们就如同对待尊敬的您一样。

就在当天下午，达拉什加的骨灰被收集到一个小的骨灰盒中，埋在一斜坡脚下，然后将会在下一个清明被搬到族坟里。

两天后，央措什姐梦见达拉什加降落在她家后面的小山上，然后又进到她们家里了。她高兴地给家人告诉了这个消息，让她的孩子们感到高兴，他们的阿爸选择了他的家人作为下辈子转世的对象。

后来，有一个喇嘛告诉他们卓玛卡的女儿就是他们的阿爸转世而来的。

二十四 • 尕拉藏仁欠遇见他的未婚妻

“尕拉藏仁欠，快起床！我们都吃过早饭了，我们都在等你。锅里的焜洋芋都快焦了!”央措什姐站在院子的上房门口喊到。这已经是今早的第三次叫他起床了。

“我真在穿呢！”尕拉藏仁欠回答到。他懒洋洋的起床，穿好衣服，叠好被褥，然后又斜靠在折叠好的被子上迷了会，任窗外阳光直直的照在脸上。窗外几只麻雀不知疲倦地在树丛中穿梭，叽叽喳喳。树木已发出嫩绿的小芽。春天来了。前段时间他真的太累了。当阿妈第四次叫他的时候，他无奈的走出了房门。

温水洗了把脸，他感觉睡意顿时减少了一半，人也精神多了。

“多哇才让来看你了，他在烧炕上等你呢！”央措什姐说到。

尕拉藏仁欠是在一次对歌比赛中认识的多哇才让。尕拉藏仁欠要走过长长的陡峭山路才能到达多哇才让那个不大的村子。村民都讲土语，但又说他们祖上是藏

族。妇女们头上会戴好多银饰品，戴的是又高又尖呈锥形的带有红梭子的帽子，土族语叫“牙西卷日”帽子。高高的都梳着许多的小辫子，长袍的下摆都喜欢缝一条不太宽的红布。

他热情的和多哇才让打了招呼，并给他添了奶茶，顺势坐在他旁边。央措什姐让她的女儿们去做薄薄的油煎饼来招待客人。尕拉藏仁欠习惯性地用木板拍了拍火堆中冒出的烟，并用别处的灰盖上就没事了。

“我是来邀请你去我家。我阿妈用刚打碾的新粮食酿了一大坛酒，我想请你去尝尝。”多哇才让说到。

“好啊，好啊”尕拉藏仁欠愉快的答应着，答应完后他却不安地向阿妈望去，他希望得到阿妈的同意。是的，自从阿爸去世后的多半年时间里，他一直处在悲痛中。在服孝的四十九天内，他是不能也没有去别人家串过门，也没喝过一场酒，即使四十九天满了，他也一样如此。央措什姐愉快的答应了，她真希望儿子能出去转转。她帮尕拉藏仁欠往褡裢里装了两个锟锅馍馍做为礼物，打发他们出门了。

多哇才让的家在一段长长的陡峭而狭窄的巷道尽头，拐过弯, 他家的雕花的大门一眼就能看到。

他家是一个小小的传统庭院。一座二层的木制楼房靠山而立，屋子前面很开阔，没有墙。成捆的干麦草堆

放在二楼，那是家畜冬天的饲料。二楼东北角的两间屋子，一间是佛堂，另一间是留给郭隆寺当喇嘛的叔叔。他很少回来，但房子一直为他保留。尕拉藏仁欠站在屋顶上向周围望去，所有的人家距离是如此的接近，一家连着一家，以至于沿着屋顶很容易从这家走到那家。他很诧异，站在他身边的多哇才让的阿爸察觉到他的疑惑了。笑嘻嘻的说："过去把每家的房子连起来，主要是为了防小偷和敌人的，他们要是来的话就可以很容易让全村人知道并一块攻击。"

"记得有一天晚上我躺下后好长时间睡不着，半夜时分，听到隔壁的狗不停地叫，接着全村的狗叫开了。我感到不妙，翻身起来，从窗户往外望去，看到有两个人影正在隔壁的马槽旁解缰绳。我立马大喊让大家起来抓贼。村里的男人们立刻拿着棍棒冲了出来，村民们在巷道的两头围堵，偷马贼没办法逃被抓住了，拉到偏僻之地，割断了他们的脚踝跟腱，然后就放了。这是我们村对偷马贼的惩罚方式。"

尕拉藏仁欠他们开始喝酒，还有一个是多哇才让的邻居。尕拉藏仁欠喝了几杯酒嗓子就有点痒，他好久没唱了。尽管没有人提议，他自己就开始唱了，他每唱完一首歌他们就喝上几杯酒，气氛热烈而愉快，大家喝的很开心。

多哇才让的姐妹们不停地给主宾们添茶盛饭，很热情的招待他们。当他妹妹双腿跪着，端着精致的圆形木盘子，里面摆放三个木头小酒杯请尕拉藏仁欠喝酒时，尕拉藏仁欠很感动。尽管他参加过无数次的饮酒聚会，还从来没有见过一个女子如此热情、真诚、得体地给他敬过酒。他好像没有理由拒绝了，他高兴的喝干了她敬的每一杯酒。

多哇才让的妹妹叫楠颜索，个子很高，长着一双大眼睛和长长的睫毛，说话很温柔也很幽默。她时不时地劝尕拉藏仁欠多吃点喝点。从她的发形和着装来看，尕拉藏仁欠猜测到她也是在家“戴天头”了。

楠颜索以前听说过尕拉藏仁欠，知道他是一位歌手，期望着能碰见他，能听到他的歌声。而如今这一切都成为现实，而且是在自己家里。他的歌曲旋律是那么优美。而且她还发现他是那么的英俊、幽默、热情，还有渊博的文化知识。她被他的美好印象深深地吸引住，她突然有种冲动，想跟他在一起生活。

那天晚上所有人都喝醉了，一个个倒头就睡。楠颜索搀扶着尕拉藏仁欠去了一间点着菜籽油灯的早为他准备好的昏暗房间。尕拉藏仁欠也醉了，他无法控制自己，一把抱住楠颜索狂吻。奇怪的是楠颜索并没有太反抗，半推半就任尕拉藏仁欠的手急切地在她身上乱摸。

“不，我不能这样做。”尕拉藏仁欠突然停下来。

“别担心，他们不会在乎的，如果他们知道我们在这儿，因为……”楠颜索说道。

“你也‘戴天头’了？”尕拉藏仁欠问到。

楠颜索羞涩地点了点头。

尕拉藏仁欠把身上的袍子扔到了一边，吹灭了灯，把楠颜索压在了身下。

第二天早上楠颜索在黎明前就起床，像往常一样开始做早饭。

二十五 • 红崖子沟的"猫大爷"

清明节到了，天还没大亮，尕拉藏仁欠和家族里的人把阿爸的骨灰盒搬迁到祖坟。埋完骨灰盒后其他人都回家了，只剩下尕拉藏仁欠和他的阿妈在新坟墓旁。

央措什姐默默地凝视着她丈夫的坟墓，神情忧伤，眼泪默默地滑下脸庞，她想了很多。

尕拉藏仁欠把十三个馒头在坟堆前摞在一起，拿出好多的薄油煎饼，他点燃了干草，当火势慢慢减下来的时候，放上提前在陶瓷碗里用生油拌过的面粉，面粉很快发出烧焦的味道。尕拉藏仁欠用烧纸在自己和阿妈的身体上象征性的擦了一遍，他们相信所有身上的晦气和疾病都将会被带走，烧纸被点燃。他们跪着磕了三个头。

上完坟后，他们沿着山坡回家。在路上，央措什姐告诉尕拉藏仁欠，今天可能有媒人要来家里，给杰拉什姐送财礼，如果他们来会有好多事情需要商量。他们家本来打算去年年底就催着完婚，但因你阿爸过世我们没有答应。

尕拉藏仁欠认为在男方交齐所有的财礼后必须得尊重男方的请求并同意他们完婚。他以为杰拉什姐必须应该出嫁，她的两个姐姐都已在家里戴了天头了。他了解这个未来的妹夫家，家景比较好，是他们以前村子里的人。他甚至以为自己的妹妹嫁过去后如果受到欺负，家族里的人会帮助她的。他们回到家时他的姐妹们已经做好了萱蔴馍馍，正等着他们一起吃。一家人算是愉快的享用了一顿早餐。

整个一天，央措什姐都焦躁不安的来回走动，一会站在门口向巷道外张望，一会又站在屋顶向村口望去。通往村口的大路上今天人比往常要多，在这个特殊的日子，村子里那些出嫁了的姑娘们不管远近领着孩子来探望父母。但她期盼的那个熟悉的身影却始终没出现，至到日落。

几天后央措什姐在巷道里和一个从杰拉什姐未婚夫村里嫁过来的一个女人闲聊，这个女人透露消息给她，说她的未婚夫家认为他俩相生相克，八字不合。听到这个消息，央措什姐知道，这婚约八成要荒了，她再清楚不过这只是个美丽的借口而已。她的脑海里浮现了很多人的样子，但她还是猜不到，倒底是得罪了谁而传播了些杰拉什姐和她家的负面消息。

当她百思不得其解时，那个女人却接着说，“我知道真正的原因是他们看不起我们这个地方的人，尽管他们也很喜欢杰拉什姐。你知道我们住在红崖子沟这条沟里，他们认为这个沟里充斥着邪灵，会伤及他们的儿子和他们的家。他们村里最近发生了一件事，有个媳妇是我们这条沟的，两口子回娘家看望父母，回家途中走过一段斜坡时，男的摔了一跤，头着地，结果就这么容易死了。很快通过家神才知道是因为他临走时拿了岳父家一对马镫，这让他家的‘嘟嘟那(一种恶鬼)’很不高兴，一路跟过来，找了个机会置死他。后来他的家人把他妻子赶出了家门。”

“胡说！我们也是从东沟那边搬迁过来的，我们还是属于那边的人，我们的整个村子都是从东沟姚麻过来的。”央措什姐说到。

“是的，我们都出生在东沟地区，我们讲的是东沟口音，穿的也是那边的衣服。但就因为我们住在红崖子沟这条沟里。”那个妇女说到。

央措什姐气愤的回到家。她的几个女儿真在院子的台子上做针线。

“阿妈，怎么了？谁惹你生气了？”卓玛卡急切的问道。

“大庄村的那户人家不会打发媒人来我家了，说是我们这地方有‘嘟嘟那’，简直太气人了！”央措什姐说着。

“我们这个地方有什么问题吗？”仁欠什姐和卓玛卡惊奇地问。

央措什姐说：“当我以前还住在老家的时候，就听说过，我们现在住的这地方，包括这条沟里沿线所有村子，东沟地区的人认为这些地方有可怕的邪灵，他们比较诋毁这边的人，认为这边人家里有‘猫大爷’和‘嘟嘟那’。他们说我们这边的女人不会做饭，不会针线活，还不会搞卫生，衣着不好看，家庭也不整洁，甚至有的女人会赤脚走入各种场合。他们会尽量避免与这边的人接触。”

“哦，那是真的。曾经东沟那边的两个男人说站在东苑山顶向东看去，感觉红崖子沟地区充满了邪气。”卓玛卡说。

那天晚上，杰拉什姐只吃了少量的青稞面条，早早地就睡觉了。在她的脑海里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想法。

这场取消的婚约，对她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她也听说了关于对方袖子有点长的消息，这也是她愿意主动放弃这场婚约的一个因素。后来，她拒绝了所有的提亲。

尽管人们再三劝说。最后，家人无奈为杰拉什姐也像她的姐姐们一样，给她戴了天头。

二十六 • 尕拉藏仁欠求婚

尕拉藏仁欠在劳作之余，一遍又一遍回忆着他和楠颜索在一起度过的点点滴滴。他经常走到多哇村后面的山上，在那儿可以看到楠颜索的家，虽然离的较远只能看到模糊的样子，但对他来说心里还是暖暖的。晚上更是彻夜难眠，他觉得生活里不能没有楠颜索。

终于有一天，他大着胆子乘着夜幕去会楠颜索。沿着小路径直地走向她家。到了家门口，他没敢推门而入，悄悄蹲在院墙边的麦草垛后面。他很希望楠颜索出来喂牲口时能发现他，但是他只是空等了一场，至到黎明楠颜索没出现，他只好失望离开。

第二天晚上他不甘心，又悄悄来到她家门口。这次他大着胆子轻轻地推了推她家的大门，门从里面上栓了，根本推不开。他想到用土块扔她房顶提醒她，又害怕惊动她家的狗。他想爬上院墙再顺着梯子下去，可是她家的院墙太高了没办法爬上去。他无计可施，又怕万一被人发现，会把他当作小偷，引来村民们的群殴。纠结了很久，他不得不再次失望地回到自己的家。

第三天晚上，他走到楠颜索家村子不远处，唱起花儿：

一对儿黄牛犁地来，

黄牛被鞭子打了；

我看不到我的心上人，

心痛的跟刀刺了一样。

楠颜索听到这熟悉的声音，马上听出是尕拉藏仁欠。

她很激动，她悄悄地溜出大门，发现躲在草垛后的尕拉藏仁欠。他们紧紧地抱在一起。短暂的激情拥抱后，楠颜索拉着尕拉藏仁欠的手，悄悄回到自己的屋子。他们没敢点灯，也来不及诉说，急切的脱光了衣服就钻进被子，缠绕在一起，喘着粗气，至到他们都筋疲力尽。

“你太棒了！我太喜欢你了！”楠颜索帮尕拉藏仁欠擦拭额头上的汗珠说到。

“你也是！我也很想你。”尕拉藏仁欠高兴地回答，他把楠颜索的头放在自己的臂弯里，用另一只手还在不停地抚摸着她的身体。

“做我媳妇吧？我们结婚，那样我们天天可以生活在一起。”尕拉藏仁欠真诚的说。

“我也希望是那样，但这不可能吧。”楠颜索回答，脸上流露出一份痛苦。

“为什么？”尕拉藏仁欠问，心疼地亲吻她的脸颊、鼻尖和额头。

“你是一个完美男人，是我们这地方出了名的歌手，每个女孩都愿意成为你的媳妇，我也是。可我不配。你知道我是戴过天头的。像我们这样没有固定丈夫的女人别人会指指点点的。我是个苦命人，在我两岁的时候我阿妈死了，奶奶养大的。你是你们家的独子，我想没有人会支持你娶像我这样一个女人。”楠颜索显得很悲伤。

“我都不在乎。我知道你母亲去世的早，你没享受过多少母爱，但我愿意用另一种方式爱你，会加倍给你温暖，让你不再孤独。”尕拉藏仁欠轻轻地抚摸她的脸颊。

楠颜索亲了一下尕拉藏仁欠，“谢谢你，我能理解，但是这些事情没你想像的简单。你的三个姐妹都没出嫁，如果我嫁到你家肯定会有矛盾。”

“可无论如何，你就是我心目中的完美女人。”尕拉藏仁欠吻她，流下了眼泪。

鸡叫过三遍，天已不早了。

楠颜索爬起来穿上衣服出去了，过了一会儿又端着一杯茶，几个鸡蛋和一块馍馍进来递给尕拉藏仁欠。

天亮之前，楠颜索不情愿地护送尕拉藏仁欠到她家的院子外面，送走了他。

二十七 • 山里的情歌

五月初五，是一个美好的节日。这天天空万里无云，阳光灿烂，漫山遍野一片翠绿，山坡上开着各种颜色的小花和田间成片的油菜花互相映衬，放牧着的羊群星罗棋布般散落在漫山遍野，真是风景如画。村子里，高大茂盛的柳树为人们提供了纳凉的好去处，人们三五成群，女人们在做手中的针线活，聊着一些她们开心的事。孩子们自由组合，在村子周围挑选了一些干净的地方，搭上简易帐篷，挖灶生火，高兴地野炊。吃过他们自己做的饭食后，稍微大一点的男孩很轻易的挑衅到附近同样野炊的邻村的男孩，孩子间小规模战争就这样差不多以传统保留的节目形式成了这一天的主题，偶尔会引起两边大人的参与搅和。但都没有大的伤害。

所有年轻的媳妇今天必回娘家，这一天她们不需要费力的找各种理由，她的婆婆早就为她准备好了回娘家的礼物，大多是特意做的馍馍。她们穿上漂亮的衣服，带着孩子们，大点的孩子跑在前面，小点的牵着阿妈的手或拽着阿妈的衣襟走路，更小的抱在怀里。

不远处随时可以看到男人们也坐在一起喝着酩馏酒，聊着一些男人之间的话题。

尕拉藏仁欠早早的也装扮了下自己，戴上白毡帽，穿着绣有胸花的衬衣，系着绣花腰带，穿着肥大的长裤，脚穿绣有精美刺绣的布鞋。他特意戴上一副深色石头镜，看起来威严了不少。他骑着马来到一片树林处，在那里楠颜索早已等待。他们选择了一个隐蔽的地点，在那儿他俩用三块石头支起了一个简单的灶台，他们要煮茶喝。

茶烧开了，他们倒上茶，并摊开从家里带来的凉面、凉粉和韭菜盒子享用。他们互诉衷肠，幸福甜蜜。当尕拉藏仁欠劝楠颜索喝点自己带来的酒时，她却毫不犹豫地拒绝了。

“喝啊，你不可能不喝酒。所有酿酒的妇女在酿酒时都会品尝酒的。”尕拉藏仁欠说道。

“我担心，，我可能是，”楠颜索结结巴巴地说。

“你怀孕了？”尕拉藏仁欠说。

“可能是，我已经有两个月没来月经了，我早上起床时还很难受。”楠颜索说。

尕拉藏仁欠把楠颜索拉到跟前温柔地摸了摸她的肚子。

“孩子是我的吗？”尕拉藏仁欠兴奋地问到。

“当然是你的了！你是个伟大的播种者。”楠颜索微笑着说。

“太高兴了，这还是多亏了肥沃的土壤哦！”尕拉藏仁欠说完他们开始大笑，接着又紧紧拥抱。

“将来你会希望他叫你阿爸还是叔叔？”楠颜索问。“当然是阿爸啦！”尕拉藏仁欠不容置疑的回答。楠颜索微笑着说道，“在这美好的端午节的日子里，能和你在这树林里一起过真是太好了。”抬起头柔情地看着尕拉藏仁欠。

“是的，我也觉得非常浪漫。”尕拉藏仁欠说到。

“我们可以唱一会儿歌吗?”楠颜索问。

“好啊！我就喜欢听你唱歌!”尕拉藏仁欠说道。

“你可是十里八乡有名的歌手，可不敢笑话我唱的不好听”说完之后，楠颜索开始把右手放到右侧脸和耳朵之间开始唱起，手势可以确保她唱的更好：

上去高山望平川，
灰色的流水，
灰色的龙在飘摇，
牧羊人在挥动着羊鞭，
他长长的皮鞭轻轻地打着他的情人。
有匹马来没有马鞍，
有爱心可惜没有一位情人，

有匹马来没有缰绳，

有颗爱你的心但是没有时间，

有个知心的情人却害怕会失去他。

尕拉藏仁欠回唱道：

鸽子飞走了但老鹰没飞走，

当老鹰飞走时钟响了，

她的人回来了但心却在远方，

如果她的心回到我身上我会多么爱她。

楠颜索回唱：

长在平原的苹果，

看上去好看又好吃，

我的情人的鼻子好看如山口，

眼睛明亮如星，

我心里怎能忘了他。

尕拉藏仁欠唱到：

我的情人的眼睛是明亮的，

她的脸蛋像红苹果，

她的肌肤如棉花，

她的心纯净如清泉，

我会永远爱着她。

优美的歌声在山谷间久久回荡。他们藏在心底已久的情感得到了很好的宣泄，两个人依偎在一起，久久没有说话。

“你怎么不说话？”楠颜索打破了平静。

“我在想我们的祖先真是太伟大了，创造出这么这么优美的歌曲。”尕拉藏仁欠说。

“是啊，这样一个含蓄的民族却教会我们用这样一种委婉的方式来表达世界上最美的情感。”楠颜索说到。

“如果没有一个爱你的人那是一件多么遗憾的事。

人生在世是需要爱的。”楠颜索继续说到。

楠颜索五颜六色精致的头饰在午后的阳光下显得更漂亮，就像梳理过的孔雀羽毛一样，衬托着她美丽的脸庞。两个长长的银耳环挂在她的耳垂，脖颈上带着一串珊瑚和玛瑙，红、黄、绿、蓝和紫色的彩布条装饰的是她的长袖。复杂图案的腰带裹着她纤细的腰。一条宽大的裤子膝盖上用白布条装饰。还有刺绣和流苏做成的鞋子整个把楠颜索装扮成孔雀般的美人。

“我漂亮吗？”当尕拉藏仁欠捧着她的长辫子的时候楠颜索羞涩的问。

“当然漂亮了，在我的心目中你是世界上最漂亮的女人！”尕拉藏仁欠回答。

“我是切门索，你就是拉仁宝。”楠颜索说。

“是的！拉仁宝和切门索在山上放牧。”尕拉藏仁欠回答。

“他们放牧的山在哪里？”楠颜索问。

“没有人知道。他们是土族，所以我想他们放牧的山不会离我们太远。说不准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这座山。”尕拉藏仁欠说到。

两个人都笑了。

“有可能，这很难说。”楠颜索抚摸着他的脸。

“我们可以唱唱他们的歌吗？”楠颜索问道。

“当然可以啊！你先唱切门索的部分”尕拉藏仁欠说道。

楠颜索唱到：

从山村里来的拉仁宝，

从平原里来的切门索，

赶着几百只母马与马驹们汇合在一起，

赶着几百只母牛与牛犊们汇合在一起，

赶着几百只母羊与羊羔们汇合在一起。

尕拉藏仁欠唱到：

从山村里来的拉仁宝，

从平原里来的切门索，

赶着几百只母马与马驹们汇合在一起，

赶着几百只母牛与牛犊们汇合在一起，

赶着几百只母羊与羊羔们汇合在一起。

两个人一起合唱：

我们爬到阴山了采摘煨桑花，

我们爬到阳山了摘些松柏枝，

再爬上山顶点燃柏香枝桑花，

洒上清泉水向着长生天祈祷，

祈祷山神，祈求上天，

我们下山到青翠的绿地平原，

我们搭起白色帐篷，

我们支起三岔石架上锅，

用清泉水煮好茶，加入牛奶，

用奶茶敬天敬地，

我们两个见面时用牛奶敬献山神。

楠颜索唱到：

从山村里来的拉仁宝，

从平原里来的切门索，

从山村里来的拉仁宝，

从平原里来的切门索，

“我不敢唱这后面的。他们太残忍了。如果继续唱我会很伤心。”楠颜索说道。

“那就只唱你想唱的”尕拉藏仁欠说道。

楠颜索唱到：

我舍不得离开你，我该怎么办？

我为你舍去我的金簪子，

我为你舍去我的银头饰别针，

我为你舍去我的银耳环，

我为你舍去我的银手镯，

我为你舍去我的金项链，

我为你舍去我的骑马披风，

我为你舍去我的绣花腰带，

我为你舍去我的粉红裙子，

我为你舍去我的绣花鞋，

我为你舍去我的身体。

当楠颜索唱完这首歌，她把头靠在尕拉藏仁欠的怀里。她唱的是这个悲剧性故事里的歌曲，使她感到忧伤，泪水已打湿了她的双眼。这个像梁山伯与祝英台似的土族爱情悲剧故事深深地刺痛了她的内心。

“嫁给我吧，我们天天在一起。”尕拉藏仁欠说道。

楠颜索什么也没说，静静地靠在他身上，此刻她心里五味杂陈，思绪翻江倒海。

二十八·央措什姐和楠颜索之间的矛盾

“阿妈！阿妈！”杰拉什姐叫着跑进厨房里，手里还挥动着东西。

“怎么了？慌里慌张的！”央措什姐一边数落，一边低头看怀里的孙子用棍子在地上胡乱的作画。

“我在哥的屋子里发现的，你看看。”杰拉什姐说着并递给阿妈一块刺绣品。

“哦，是个烟袋！”央措什姐说着顺手把孙子放到地下。

“肯定是多哇才让的妹妹做的，他经常晚上去她家。阿妈，你觉得这烟袋做的怎么样？我觉得不怎么好。”杰拉什姐说。

仁欠什姐和卓玛卡停下往猪圈垫土的活也跑了进来。“她的针线活真的做的不是特别好，你们看，这一块应该用红线，她用的是蓝线。针脚也不平整，有些地方都鼓起来了。本来应该绣牡丹，牡丹对于男人来说是象征幸福和安全，但她却绣了个菊花。”央措什姐刚好可以利用这个机会教导下女儿的绣技。

三个女儿听的很认真。

“你见过哥哥从她家带来的青稞馍馍吗？做的都不熟，还酸，一点也不好吃!”卓玛卡摇摇头嘀咕到。

“也难为这个孩子了，她阿妈在她两岁时就去世了，是她奶奶一手带大的。奶奶带大的孩子十有八九是这个样。”央措什姐说到。

“我听说她是戴了天头的，而且好像还怀着孕。”杰拉什姐说。

“我不喜欢尕拉藏仁欠和她来往，他可是我家唯一的儿子。他应该明媒正娶。我们得想办法阻止他们。

听说端午节那天尕拉藏仁欠和那女的就两个人在山上对情歌呢。”仁欠什姐说到。

“一些流言蜚语已经在村子里传开了，村民们都说尕拉藏仁欠差不多是她家的人了，他花在她家的时间很多。”卓玛卡说着，抓了一把干麦草放进厨房的灶膛里开始吹火。

央措什姐有点生气，“我说的已经不少了，可他总是让我生气，你们自己吃，我不想吃了。”说完她走进她的房间躺在炕上了。

二十九·尕拉藏仁欠与楠颜索结婚

日子一天天平静过去。有天吃过晚饭，尕拉藏仁欠胡子刮的很干净，穿戴一新，并在怀里揣了一个羊毛线球，他要去会楠颜索了。这是他和楠颜索的女儿出生后第一次幽会。她生完孩子后的一个月内是禁止所有外人进入的。今天是满月给孩子取完名字后的第二天，庆祝仪式结束后外人可以去她家了。

孩子长的会不会像我？她奶奶给她取了个什么名字？楠颜索会喜欢我带给她的纺纱毛线吗？她会不会用这个来给女儿编制袍子？这一切都是尕拉藏仁欠急切想知道的。

“你要去哪儿？”当他走到门口时，身后传来阿妈愤怒的叫声。

他阿妈站在院子当中，气愤愤地看着他。

“我出去转转。”尕拉藏仁欠回答，有些尴尬。

“别撒谎了，你明明是要去多哇村那个女人家，

我不允许你和她再来往，你要找个好姑娘做你媳妇，明媒正娶娶进家门。”说完，不由分说就把大门闩上了。

失望、愤怒，尕拉藏仁欠几乎脑羞成怒，但他又不能说什么，转过身迅速走进自己的房间，把门插上。

枕着双手平躺在炕上，泪水在他的眼眶里打转。“把门打开！我要跟你谈谈！”央措什姐喊到，一边用力推门。

任凭门外阿妈怎么敲门，几乎央求，但尕拉藏仁欠却并不为之所动。时间过去很久，他确定他阿妈已经回去睡觉了，他翻身起来直奔多哇村。

第二天早上他拖着疲惫的身子回到了家，央措什姐像往常一样，正站在院子中央的煨桑炉煨桑磕头，一边轻声地诵念着经文，这是她每天早上雷打不动的功课。当她第三次跪拜时看见了尕拉藏仁欠，什么话也没说。

他躲进厨房里，烧炕上，他的姐妹们真吃着馍馍和煮熟的洋芋。

卓玛卡叫阿妈过来吃早饭，但她没有理会。卓玛卡数落尕拉藏仁欠，说他不该惹阿妈生气，说阿妈昨晚也什么都没吃。”

尕拉藏仁欠什么都没说，心如刀割。

他胡乱吃了几个洋芋，径直走进阿妈屋里，看到她靠在被子上流泪。

“阿妈，你别这样。”尕拉藏仁欠坐在炕沿安慰。

央措什姐什么也没说，哭的更伤心了。

“阿妈，我以后什么也听你的，再也不会让你难过。”他说到。

“那你昨晚为什么还要去她家里？我老了，你阿爸走的又早，我管不了你了，你晚上经常去她那儿。

她的针线做的不好，饭也做的不好，以后还怎么过日子。”央措什姐数落到。

“阿妈，她人很好，也很善良，你以后可以教教她呀。”尕拉藏仁欠回答。

这时卓玛卡进来送早饭，放在阿妈旁边，并让她吃点。

“你知道她是戴了天头的，还生了一个女儿！”央措什姐说。

“可我的姐妹们还不一样吗?阿妈！”尕拉藏仁欠急急地反驳到。

卓玛卡气的脸变红了，她几乎是从房间里跑出去的。“你怎么能拿她跟你的姐妹们相比？难道你想把她们赶出家门吗？”央措什姐愤怒地说着，坐了起来。

“我不是那个意思。”他平静地反驳。

“我以后不再干涉你的婚事。只要你愿意就行。”央措什姐赌气地说。

“不，阿妈，我需要你的关心，你的祝福。”尕拉藏仁欠急急回答到。

“你阿爸表姐最小的女儿旦尖花，针线活和饭都做的很不错。去年春节来过我家，你也见了，人长得又漂亮，身体又好，肯定是个好劳力，我们又相互非常了解，他们也是干净人家，也可以少出点财礼，再说了她父母也答应了，说我们什么时候想举行婚礼都可以。而你……”央措什姐不停地说。

尕拉藏仁欠痛苦的摇了摇头，断然拒绝。

后来，央措什姐、木匠叔叔，还有好多亲戚都试图劝说尕拉藏仁欠在他们熟悉的几位姑娘中选任何一位举行婚礼，但尕拉藏仁欠还是坚持要娶楠颜索，眼看着尕拉藏仁欠快要过了正常结婚的年龄，央措什姐很着急，不得不同意家神敲定的尕拉藏仁欠的未婚妻的方位，家神指示他的未婚妻在村子以南，而楠颜索家刚好符合。

婚礼按传统如期举行。

婚礼的早上一群人护送楠颜索来到了尕拉藏仁欠家。楠颜索骑在马背上，后面捎着伴娘，女儿紧紧地抱在怀里。

三十・一个冒失鬼

楠颜索结婚后又生了一个女儿，加上仁欠什姐的两个儿子，还有卓玛卡的女儿，这意味着央措什姐的家现在已经变成一个大家庭了。当其他家庭成员在田间劳动时，央措什姐的责任是要照看五个孩子。楠颜索很高心地享受着央措什姐对她的照顾，平日里给她安排的活又少，怕弄脏她漂亮的衣服，还时不时允许她回娘家。

但是好景并不长，婚后第二年一切都悄悄在变化。她开始参加所有繁重劳作，也很少允许回娘家。随着时间的推移，现实比她预期的更不公平。央措什姐每次喊她的女儿们坐在烧炕上一起用餐，而楠颜索什么时候都是围着锅台草草吃饭；每天早上她很早起来就得不停地干活，而尕拉藏仁欠的三个姐妹还在睡懒觉。她把不满告诉了丈夫，丈夫理解并同情她，但他什么也不敢对她们说，怕会惹阿妈生气。

一天晚上，所有人都睡了，楠颜索开始抱怨，“你姐妹们也太过份了，每晚上至少有一个男人到来，有时

候甚至两三个。这大门开开关关的，我实在睡不好，你能想想办法吗?”

“是的，我也很烦，但我怎么开口说她们？天知道她们怎么都不想出嫁。”尕拉藏仁欠也很无奈。

“最糟糕的是他们整晚弄出很大的响声，不像个家的样子。”楠颜索说。

突然，“嘣！”的一声，有人推开了他们房门。两个人吓了一跳，“谁?”尕拉藏仁欠大声喊。一听到声音，来人马上退了出去，原来一个喝醉酒的人串错了门，并忘记关门了，门还敞开着。

“你怎么会事？往这边。”一声愤怒而又压的很低的声音传了过来。

“你看看！今天要是你不在，我有多少张嘴都说不清。”楠颜索说着抱紧了丈夫。

“她们也太过分了！可我作为兄长又能怎样？尕拉藏仁欠在叹息。

“这应该是当妈的责任，应该说说她的女儿们了，要顾及到自己和家人的脸面，但是她从来都没有说过她们。邻居们也说他们睡不好。虽然戴天头的也多，但像你们家三个姐妹都留在家里的不多。”楠颜索说到。

尕拉藏仁欠继续保持沉默。

“嗨，嗨！你在听我说话吗？”楠颜索推了推尕拉藏仁欠的肩膀，但是没反应。他已经睡着了。

楠颜索无法入睡，她听到沉闷的呻吟声，粗糙的床板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甚至有人到院子里解小便的声音。楠颜索在床上辗转反侧至到鸡叫三遍，那个醉酒的男人才离开。

第二天早上，楠颜索像往常一样起的很早。走到院子外面的菜园子摘菜，准备做早餐。她发现自家的猪跑进邻居家的菜地里，到处乱窜。刚好邻居的女主人看到了，就开始指责楠颜索，“能不能看好你家的猪啊，看看我家的菜园，菜都糟蹋成什么了！”她用食指指着楠颜索，不停地骂，场面非常尴尬，楠颜索说了很多好话才气呼呼离开。

“卓玛卡，杰拉什姐，晚上别忘了关紧大门，猪跑出去啃了人家的菜，人家在责备呢。”楠颜索冲着她们嚷嚷，她实在控制不了自己的情绪。

楠颜索很希望婆婆能教训下她的女儿们，但结果还是没有，反而吃饭时偏偏没叫她。

三十一・楠颜索跑回娘家

那次不愉快过去几天后，楠颜索和她们一块去油菜地里锄草，央措什姐在家看孩子们。她们到地里后都不和楠颜索一块劳动，故意拉开一段距离。她们不停地在说那些男人，说谁是真心的，谁每次带来好吃的。

“今晚要是下雨，他们一定会过来。”杰拉什姐抬头看了下天空说。天空中，乌云滚滚，快要下雨的样子。

“看燕子飞的那么低，我们不赶快回家的话会被淋湿的。”仁欠什姐喊到。

三个人就像商量好了一样，背起空背篼就走，没有人理会楠颜索，她很难过。

一会功夫雨开始下了，还伴有雷电。楠颜索急急把锄好的草装进背篼，这些草带回去准备喂猪，匆匆往家赶。大雨很快淋透了她，她找了块巨石避雨，不敢躲在大树下，怕被雷电击中。

当雨渐渐变小，她沿着湿滑的山路，一步一滑地往家走，又冷又饿。回到家时天色已晚。她拖着疲惫的身

子走进厨房准备吃点东西，却发现家里人都吃过了，只在锅底给她留了一点点青稞面条汤，她凑合着填了肚子，还想吃点馍馍，却找不到。她浑身不舒服，想好好睡一觉。

她睡着没多久被吵醒了，坐起身子透过窗户望去，看见杰拉什姐屋子亮着灯，走到她窗外看到她们姐妹三个真和三个男人一块喝酒，很开心的样子。面前的桌子上摆着馍馍和鸡肉。

她们屋内的一幕让她很生气，她狠狠地踢了下脚下的木桶，木桶被踢倒了，“咣啷，咣啷”发出了很大的声音。

房间里笑声嘎然而止，灯也吹灭了，一片漆黑，什么也看不到。

第二天早上楠颜索起床后走进厨房，发现婆婆正坐在炕上吃鸡肉。看到她进来，慌忙藏了起来。

“阿妈，这么早你在吃什么呢？”楠颜索随口一问。

“除了馍馍还能有什么？”央措什姐显得有点尴尬。

“馍馍不是昨天已经吃完了吗？”楠颜索又问。

谎言揭穿后，央措什姐有点脑羞成怒，抬高声音冲着楠颜索嚷到，“你这是一个儿媳在和婆婆说话吗？

你有权力责问我吗？我吃什么用不着你来管！”

“你们当然可以想吃什么就吃什么！你们都把我当什么看？你为什么从来都不说说你的女儿们，每天晚上吵的让人无法睡觉，你们太过分了！”长久的压抑，楠颜索再也顾不上害怕，哭着指责，她也不知道自己哪来的勇气。

“再说鸡肉也不是我们家的，是她们的朋友带过来的！你在嫁给我儿子之前不也做过同样的事嘛！”央措什姐说道。

“别骗我，那只鸡就是我们家的。我数过鸡圈里的鸡了，我家那只大红公鸡去哪儿了？炕洞里烧焦的鸡毛味从哪来的？你的女儿们简直就是脱僵的野马!”楠颜索说到。

“闭上你的臭嘴巴！给你！这不还有嘛！”央措什姐说着，撕下一块鸡肉扔给楠颜索，结果打到楠颜索的帽子上后又掉在地上。央措什姐从炕上跳起来冲到灶台旁用食指指着楠颜索的头责骂她。她的三个女儿也冲进厨房，杰拉什姐撕扯楠颜索的辫子，仁欠什姐却往楠颜索脸上“呸呸”吐唾沫。

楠颜索受到很大的屈辱，她哭着挣脱她们，跑出大门外，她在巷道里碰见她的丈夫，她看到丈夫在和一群男人坐在一起聊天，手里却不停地用羊毛纺线。

“丹兰索的阿爸，请你立马回家一趟！”她喊道。“发生什么事了？我等会儿就回来！”尕拉藏仁欠回话，他的表情和语气显然露出在公众场合被羞辱，没面子的样子，尤其是当他和一群年轻男人在一起的时候，老婆如此态度叫他，他会很尴尬，很不高兴。

“不！就现在，立刻，马上！”她大声喊道。

此时尕拉藏仁欠身旁的所有男人都把头转向楠颜索，凝视着她，然后他们笑了，其中一个男人开玩笑对尕拉藏仁欠说，“快点回去吧，你的老婆如灶膛里干柴，继续燃烧需要火棍！”所有的男人都在看着尕拉藏仁欠和他的老婆。

如果丈夫和其他男人们在一起时，妻子叫她丈夫立马回家，这是对丈夫很没面子的事。

“我马上就回来！”尕拉藏仁欠很不高兴地喊道。楠颜索沮丧地离开丈夫晒太阳的地方回到自己的屋子等待丈夫的回来。但是他没有回来，楠颜索走出房子看到丹兰索和其他孩子在院子一角的猪槽里玩弄脏水。

她一把拉过丹兰索背在背上走出大门，躲开丈夫和男人们晒太阳的地方，径直向娘家跑去。

当尕拉藏仁欠最终回到家时他找楠颜索问话，但不见楠颜索，他过去问他的阿妈。

“我不知道她去哪儿了，我看到她背着丹兰索出门了。”央措什姐眼睛避开了他的目光回答。

尕拉藏仁欠从她异常的面部表情猜到可能她们之间有过争吵。“你们吵架了吗？”

“是的，是她逼我的。她竟然敢指责我偷吃馍馍！太没礼貌了！”央措什姐生气地说到。“你今后应该好好管教一下你的妻子！”

尕拉藏仁欠什么也没有说，进了自己的房间，狠狠的抽起烟。他知道他的姐妹们的行为是过份的，但是阿妈从来都不训诫她们，任她们继续。他感到无助，他作为一个男人接受他妻子的愤怒而反对自己的阿妈和姐妹，这个道理在他家能讲得通吗？他不知道该怎么办?

楠颜索回到了娘家，没带任何的礼物，阴沉着脸。她的奶奶——兰星索正坐在上房院子，右手拿着一串念珠在祷告。她让楠颜索坐在自己身边，顺手把丹兰索接过来放到自己的腿上。

“怎么了？你和你的婆家人吵架了？”兰星索关切地问道。

“她们合伙欺负我！”楠颜索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哽咽的说不出来话来，不停地抽泣。待稍微平静下来后，她把全部经过告诉了她的奶奶，并说她再也不想回去了。

“我理解你。这是她们的不对，不怪你，孩子。这本来就是一个不寻常的家庭。我在你嫁过去之前就想到了这些。”兰星索说道。

楠颜索的嫂子给楠颜索和奶奶每人倒了一碗茶，并端来炒面盒子。兰星索从一个袋子里拿出一块用牦牛奶做的黄油，切了两小块分别放到碗里，让楠颜索自己添茶多喝点，她帮忙给丹兰索端着碗让她喝奶茶，拌糌粑吃。

“如果你希望以后生活好一点，就不要考虑着回去。在她们家，你婆婆的权力是至高无上的，她绝对什么都会首先考虑到她女儿们的利益，不管是分住房还是分配干活，就是她们的相好去到她家，也会让他们吃家里最好的。大多数儿媳妇都是这样，直到婆婆变老，这期间一般都是没有自由的。”兰星索说道。

楠颜索坐在地上，背靠在土墙上。听着奶奶的话想着心里的委屈，双手捂住脸不停地抽泣。

“我也是这样过来的，刚结婚那几年，我不知多少次地逃回过娘家。但是由于各种原因，还是不得不回来，生活至今。”兰星索说道，试图安慰楠颜索。

“他们家我实在待不下去了！”楠颜索说着，再次泪如雨下。“别想太多，在家住上几天，做做你的针线活。”

兰星索说道，用手梳理着丹兰索覆盖在脖子上的乱蓬蓬的头发。她的头发像打了结似的，污泥和脏垢跟头发缠绕在一起，解都解不开。可能很久没清洗梳理了。

身上的粗羊毛衣服也脏兮兮的。

兰星索奶奶用长袍的袖子擦拭着丹兰索的脸，眼屎和鼻涕。兰星索向上掀起丹兰索衣服看见臀部肿的厉害，好几处看见已化脓的脓包，局部红肿。仔细一看发现有萱蔴刺，丹兰索疼的一个劲地在哭不让碰，奶奶用绣花针一个个给挑出来。

然后问楠颜索，“你婆婆连孩子也不照看吗？”“对孩子们也不见得不好，对每一个孙子都一样，可能对丹兰索还要偏爱些，可能是她亲孙子的原因。她整天忙着照顾几个孩子，有时候把她们放在外面让他们自己玩，丹兰索可能地上滚爬时扎进去的萱蔴刺。”楠颜索说道。

“对了，兰措（楠颜索的小女儿）怎么样啊？”兰星索问道。

“她没有丹兰索这么健康，经常感冒，早上醒来时眼脸肿，腿也是肿的，我也说不上。也许是他们家坟地上动土了还是别的什么原因。”楠颜索说道。

“嗯，也许是你们家里房子周围动了土的原因，都有可能。”兰星索说道。

三十二 • 楠颜索返回婆家

尕拉藏仁欠自从楠颜索逃回娘家以后，和家人几乎不怎么交流。他每天很晚回家，早上起来的也很晚。整天在巷道里和一帮年轻人在一起。基本上不怎么和家人一起吃饭聊天了。

他的妻子跑回娘家有半个月了，央措什姐几次让尕拉藏仁欠去叫回来，但是他每次都拒绝了。没办法，央措什姐央求村子里一位长辈去叫。央措什姐给楠颜索家里带了好多礼物，但是楠颜索就是不回来，尽管楠颜索的奶奶和阿爸也劝了很多次，但楠颜索死活不同意。

转眼又到了秋天，庄稼都成熟了，真是龙口夺食的季节，如果不能在短期内收割完毕，熟透了的庄稼颗粒将会被冰雹砸落满地，在这个季节里这种情况是常见的。央措什姐家里地又多。央措什姐担心如果楠颜索不赶快回来和大家一起收割，今年的收割工作是很难顺利完成的。于是又催促尕拉藏仁欠去叫回楠颜索。

尕拉藏仁欠勉强同意并带着馍到了妻子家里，妻子并没理他直到晚上睡觉时，其实那是奶奶兰星索的故意巧妙的安排。

“你走开！回你家去！”当他跟着楠颜索身后准备进她房间时她很果断地说。

尕拉藏仁欠保持沉默。

“你来干什么？是要叫我回去吗？让我回去那是不可能的。”她大声地吼到。

尕拉藏仁欠什么都没说。

“你哑巴了吗？”她说。

“我是来请你回家的。”尕拉藏仁欠说。

“请你马上滚回去。我是不会回去的。”她说着，用被子把自己裹的很严实。

尕拉藏仁欠静静地躺着。他不敢很快靠近她，害怕再次激怒耗了好长时间，尕拉藏仁欠说道，“你能给我一点被子吗？我冷啊，快冻僵了。”并伸手扯被子。

“不!不！这不是你家的!你走开啊！”楠颜索大声说到，裹的更紧。

最终，经过尕拉藏仁欠的死缠烂磨，楠颜索还是放松了她的防线，尕拉藏仁欠抓住她，凑过去紧紧地抱住了她，楠颜索也没有再推开他，久别如新婚，两口紧紧滚到一起。

当两个人筋疲力尽，躺在炕上时，他俩沉默了一会儿。还是楠颜索打破了沉默，“你的姐妹合伙欺负我，我去叫你时，你为什么不理我，我在你眼里就那么不重要吗？”

“不是的，你也见了巷道里那么多人。你又不是不知道，当着众人的面老婆命令他马上回家，对我们土族来说那是多没面子的事，这可是一个男人的尊严问题。”尕拉藏仁欠说到。

“我知道，但那时候我也是没办法。你阿妈怎么给你说的？”楠颜索想知道。

“她说是你责备她吃了太多的馍馍。”尕拉藏仁欠说。

楠颜索说，“胡说！我进门时她明明在吃鸡肉，家里的那只大红公鸡不见了，你姐妹们宰了鸡招待她们的‘男人’，那天晚上我亲眼看见的，而我又饿又累回到家，什么也没给我留下，换谁不生气呢？”

“我理解你。这些我也真够烦的。可如果我为了你顶撞阿妈，村子里其他人会怎么说我，再说了阿妈也老了，你就不能理解下我吗?”尕拉藏仁欠说道。

“我知道，但是我在你们家一点地位也没有，我甚至连卖一个鸡蛋的权力都没有。我在你家就没见过鸡蛋，鸡蛋都是你妈锁在木盒子里。干活的时候都是让我

干最重最脏的，而你的姐妹们却干的活又轻又简单，什么时候想休息就休息，我在你们家过的苦啊！”说着说着，楠颜索不由地开始哭泣。

尕拉藏仁欠紧紧地抱着哭泣的楠颜索，不停地给她擦眼泪。第二天他们一块回家了。

三十三・楠颜索分娩

转眼又到了农历二月份，大地复苏，冰雪开始融化，巷道变的泥泞不堪，加上牲畜的来回踩踏，到处都是稀泥，不小心踩下去会粘住鞋子。

楠颜索在大门外的粪场里用榔头砸着刚刚解冻的牲畜粪块。她用铁锨铲起粪块摊在地上，再用榔头砸碎，又堆积到一起再装进袋子或者篼送到田地里，撒均匀，翻地、撒播，作为新作物的肥料。

当楠颜索碎粪块时，尕拉藏仁欠参加完一个朋友的聚会回来，从他疲惫的眼神就知道他彻夜未眠。

“怎么干活的只有你？她们干什么？”他问到。

“你又不是不知道，她们天天在忙自己的事，这些活只要我在就没人会管的，你不也一样吗？你们都是大忙人！”楠颜索说。

“卓玛卡昨晚和相好在一起，整晚没睡觉，现在还在睡觉。仁欠什姐洗了一下午的锅，不知道洗好了没。杰拉什姐昨天去参加闺蜜哥哥的婚礼了，刚回来时间不长。”楠颜索回答。

“对了，杰拉什姐告诉你阿妈，说她闺蜜哥哥的婚礼喜事变丧事了。据说一对新人磕头时，新娘不小心放屁了，新娘羞愧难当，觉得没脸见人，到了晚上，果园里用腰带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楠颜索有点惋惜。

“这么说她的丈夫碰都没碰一下她身体，多可惜！”尕拉藏仁欠开玩笑说，不想让妻子沉浸在难过中。

“怎么能开这种玩笑，怎么说也是条人命，别人遇到不幸时开这种玩笑，神会惩罚你的。说不准不幸就会降临在你身上！”楠颜索骂到。

“我知道了！新娘好可怜。”尕拉藏仁欠像个犯错的孩子一样。

“我对杰拉什姐的话有点不信，她也许只是不想干活去会她的相好了。”楠颜索说。

“照顾好我的孩子。”尕拉藏仁欠指着她隆起的腹部说着进了家门。

时间又过去了好多天，所有人都在田间忙活，尕拉藏仁欠一家当然也不例外，都忙着把准备好的家畜肥料装进羊毛口袋里，然后用毛驴和马驮到地里，均匀地在地里堆成小堆，用土盖住，这样做的目的是防止家肥直接暴露在空气中减弱它的肥效，还怕风吹飞了。然后到耕种的时候又把这些粪堆均匀摊洒在地里，接着才开始

耕地、播种。楠颜索快要临产了，婆婆开始不让她干太重的活。她在家干一些力所能及的家务。

杰拉什姐赶着驮粪的牲畜往自家地里送了几趟，又累又饿地回到家。

“吃罢早饭才多久，你不会这么快就饿了吧？”央措什姐指责杰拉什姐偷懒。

“哎呀，我都往地里送了好几趟了。”杰拉什姐回应阿妈。

“是吗？不是用牲畜驮的是你自己背过去的呀？”央措什姐说到。

“我总比别人故意偷懒的好吧。”杰拉什姐说。楠颜索正在煨炕，这是对妇女来说是一项必不可少的家务活。

“你嫂子过两天就要生孩子了，你没看到她那难受的样子吗？”央措什姐说到。

“哦！哪个女人不生孩子，这不是正常女人都要经历的事嘛，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杰拉什姐大声说着故意让楠颜索听到。

楠颜索再也忍不住了，她冲出大门，大声喊到：“好啊！够了！是我错了，我来驮粪，你来干家务，你就好好享受一会儿吧！”

站在一旁的卓玛卡帮着把装好家肥的袋子一个个放到马背上，楠颜索怀着满腔怒火拖着沉重的身子赶着牲口往地里走去。

卓玛卡和她一起去的，她慢慢走在最前面，控制着牲口队伍行进的速度，卓玛卡跟在后面，一起爬过一段陡峭的山坡。当她们走到快要拐入沟里的时突然跑出一只野兔，突如其来的一幕，牲口受到惊吓四处乱跑，驮在背上的袋子掉了下来。

她们好不容易控制住了受到惊吓的牲口，又忙活了一会。卓玛卡在楠颜索的帮助下把袋子又驮到牲口的背上，准备重新出发的时候。突然，楠颜索感觉一股热流顺着大腿流了下来，弄湿了她的裤子，阵阵撕心裂肺的剧痛袭来，接着感觉有什么东西从身上掉了下来，弄脏了她的绣花鞋。

“哇，哇！”孩子的哭声，打破了山里的寂静，一个新生儿诞生了。

真是人生人吓死人！豆大的汗珠从她苍白的脸上滑下，她很虚弱，整个身子在不停地颤抖……听到孩子的哭声，母性的本能迫使她强忍着疼痛，慢慢坐起身子，把孩子揽入怀中，用宽大的长袍袖子擦掉孩子脸上的脏东西，然后用土揉搓孩子身上的血水，把孩子揣在怀里等待。

卓玛卡早已跑到家里告诉了央措什姐。央措什姐急急往山上跑，她来到楠颜索身边，拿起一把生锈的剪刀剪断孩子的脐带，并绑上一根蓝线。用一件袍子把孩子裹住放进一个菜篮子里，和卓玛卡两个人搀扶着楠颜索慢慢回家。到了家门口生了一堆火，让楠颜索跨火走进家门。看到站在门口的杰拉什姐，楠颜索瞪了她一眼，杰拉什姐此时也很内疚，几乎用袖子遮住了她半张脸，转过身去，没敢正眼看楠颜索。

央措什姐在楠颜索屋子的炕前挖了一个坑，把孩子的胎盘埋了进去，她深信将会有更多的孩子在这里出生。仁欠什姐做了小麦面糊肉汤给楠颜索暖身子。

楠颜索紧紧抱着她刚出生的孩子，生怕别人抢去。孩子闭着双眼，睡的很香。楠颜索很担心，她有种不祥的预感，因为她听老人们说过，生在外面的孩子的命不好，要么短命，要么活的比较艰幸。她在心底里喃喃祈祷，“对不起，孩子，阿妈需要你的原谅，阿妈也是不得已。”她自言自语，两行热泪却不知不觉中滴落在孩子的脸上。

偏偏这里又传来了几声乌鸦的叫声，楠颜索更是担心的要命。

早饭是炒熟的麦子加点肉沫炖的汤，中午是馍馍开水，晚饭是面条，每顿都没放盐或放的很少。产妇是不

能吃盐和其它调料的，说是这时间最容易遭病的，一定得忌口，这是祖先留下的习俗。她的屋门挂上厚厚的门帘，不大的窗户也用旧衣服遮的严严实实，屋里光线很暗。期间，她得尽量避风、保暖、不能睡太热的炕等等，这都是老祖宗留下的规矩。

楠颜索盼望着饭里能有点肉，但是从来没有。有天下午，她无意间看到婆婆提着肉进了厨房，她很高兴。可是吃饭的时候却没看到一点肉的影子，只是漂着油花，还有点肉味儿。原来婆婆只是把肉放进锅里煮了会儿，又捞起后挂回库房了。楠颜索有点不高兴，但生气归生气饭还是要吃的，否则孩子更没奶吃了。

尕拉藏仁欠知道这事后，也有点生气。他让阿妈给楠颜索的饭里放点肉，要让孩子有奶吃，别天天哭闹。

“家里哪有那么多肉，哪个媳妇生孩子不吃清淡些，再说家里也没肉啊！”央措什姐也很生气地说，“那我们杀只鸡给她补补身子，这样对孩子也好点啊。”尕拉藏仁欠说到。

“那怎么可能呢！绝对不能的！我们才有几只鸡啊！”央措什姐说到。

“就不能给她杀一只鸡吗？平日里家里的什么重活都是她一个人干，她干的最多，现在生了孩子都不给她

点肉吃。为什么前些天你的女儿们就有肉吃？”尕拉藏仁欠问央措什姐。

央措什姐气得几乎咆哮着说：“是谁告诉你我们前些天吃肉了？是谁？我真想撕烂她的嘴！”杰拉什姐她们听到阿妈的声音冲了进来，不由分说开始斥责尕拉藏仁欠，并推搡着阿妈进了厨房。

尕拉藏仁欠万般无奈，没办法第二天晚上在房梁上捉了一只鸽子，宰杀后准备给老婆煮汤喝。在他准备脱毛时让阿妈给看见了，“ 你杀了住我家的鸽子，会断掉了我们家福运的。你又为我们家制造不幸吗？”她很不高兴的说到。

“不就杀了一只鸽子吗？至于把话说得这么严重吗？这个也不给吃那个也不能吃的，那好吧，给你！你们自己去吃吧。”尕拉藏仁欠说着把鸽子扔到了地上。

闹的很不愉快，卓玛卡拣起扔在地上的鸽子挂在房柱上。可第二天早上起床一看，挂在柱子上的鸽子早就不见了，后来在房顶的草堆上看见了鸽子的残核，原来被猫美餐了。

日子一天天过去，孩子快满月了，是时候该给孩子起个名字了，大家都会要来庆贺的。家里一切准备停当。但央措什姐作为孩子的奶奶，却一直没有要起来的意思。按理，她才是今天的主角，起名字是她的事。

“阿妈，人都来齐了，大家都在等您给孩子起名字呢！”尕拉藏仁欠只好去叫。

“你们自己起吧，我不舒服。”她冷冷地说着把头转向了另一边。

“阿妈，孩子名字就该您这个当奶奶的起啊，其它人没办法起的，”尕拉藏仁欠恳求到。

最终在尕拉藏仁欠的百般恳求中央措什姐拗不过。

她进入主房后客人们都站起身来把她让到最尊贵的位置坐下。此时的楠颜索早已抱着孩子等待着婆婆，看见婆婆坐下后，就把孩子递给了婆婆。央措什姐接过小孩看了看，就说：“这孩子就叫腊月花吧。”

大家都很惊讶。楠颜索忍不住问，“阿妈，为什么叫腊月花呀？她可是二月里生的孩子？”

“哦，我知道的，我本来以为她会在腊月里出生，而生在二月里了。这名字没有什么不合适的，可以了，就叫腊月花吧，别改了。”央措什姐说到。

所有人面面相觑。

“好吧，阿妈，我来抱腊月花吧。”尕拉藏仁欠说道，并接过了孩子。并开始招呼客人们吃喝，庆贺女儿满月。

后来，楠颜索和丈夫的姐妹们又为一些家务事再次争吵后又她抱着女儿离家出走了。在一个远房亲戚家住了些日子。这让尕拉藏仁欠又找了好长一段时间。

但她坚持不回去，在那个家里，除了尕拉藏仁欠其他人都容不下她，她又回到了娘家。

兰星索奶奶和她的阿爸却坚持让她回去，他们认为虽然他们家里有点复杂，是非较多，她的丈夫虽然缺乏勇气反对他的家人，但对她和孩子还是很好的，这一点是有目共睹的，也是最重要的。这次她又听了奶奶和爸爸的话还是回了婆家。

三十四・一场毁灭性冰雹

尕拉藏仁欠在村神的指定下当了村里的“青苗官”，这可够他忙活一年的。一年全村庄稼好的收成全在于他们的尽责，尤其是防冰雹，要知道每年庄稼成熟后雹灾是很普遍的事。

尕拉藏仁欠每天要到村后的山顶上去煨桑，祈求长生天保佑庄稼风调雨顺。他小心翼翼，不敢丝毫马虎，一旦触怒了众神，就会受到惩罚。

他定期请来郭隆寺的喇嘛和村民为村子诵经祈祷，他也会和以前一样从村民家中收集菜籽油、面粉和猪肉来招待他们。偶尔，按照神的指示他得组织全村人筹资买只羊，供奉给家神和长生天，祈求得到保佑，让庄稼有个好的收成。有时候冒雨组织村民找上马头骨或宝瓶在村后山顶的西北角，举行仪式后把它们埋起来，因为那里是冰雹的起源地，每次下冰雹就从那里开始，他们相信那些可以镇邪。

当庄稼快要成熟时，他几乎每天沿着村界，观察庄家长势，到了山顶，还不忘煨个大桑，磕头祈祷。

有一天，他突然发现天空中有一团密集的黑云飘了过来，越来越黑，越来越浓。尕拉藏仁欠慌了神，

赶紧下山和村民把家神请到了山顶。请来家神，但神什么也没有明示，他们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不安的情绪在所有人中间弥漫。

不一会儿，雷声滚滚，震耳欲聋，伴着闪电。天空的黑云犹如邪灵一般死死盯着这片土地，好像要随时准备吞噬掉这片土地上的所有。

有人吹响了海螺，这声音能传到很远的地方；有人开始敲响铜钹；有人爬上屋顶，朝着西北方向不停地磕头，吟诵六字真言。村民们开始慌乱。

一切无济于事，天地变得昏暗，接着鸽子蛋一般大小的冰雹像千万条密集的白色小块，狠狠地、用力地从天而降。瞬间树叶落了一地，田里的庄稼更是不堪一击。人们无助的双手合掌，不停的祈祷。

这次的雹灾是毁灭性的，它彻底摧毁了庄稼，也摧毁了一年来人们的所有美好希望。雹灾过后，男人们蹲在地上默默抽着旱烟，无精打采，一句话也没有。女人们在偷偷抹泪。一年的辛苦化为泡影，喂牲口的草料和做饭用的燃料都将会是个很大的问题，更别提人们的口粮了。所有人在脑海中不停地思索老天爷如此严厉的惩罚他们的原因。要知道他们一直苛守祖制，村子里并没

有唱过大戏，甚至那些玩猴子的外地人也没让他们进来过。他们百思不得其解。

楠颜索从娘家匆匆赶回家。“阿妈，你在呢?”她走进厨房向坐在炕上的婆婆打招呼。

“嗯”央措什姐头也没抬，看都没看楠颜索一眼有气无力的回应了一声。

楠颜索有点尴尬，她赶紧拉扯跟在身后的丹兰索到奶奶身边去。

“让她自己玩会吧，我有点累了。”央措什姐说到。

楠颜索更加不安，因为她在娘家多住了两天。

这时尕拉藏仁欠拿着他的长烟管从外面走了进来。

央措什姐问楠颜索为什么没有按时回来。

“我奶奶身体不太舒服，我帮她做了点活。”楠颜索小声地回答。

“菜园子的菜都被冰雹打完了，什么都没剩。你要是前两天回来都摘了，储藏起来就好了，现在你满意了吧？”央措什姐责备楠颜索。

“庄稼都打的一点不剩，吃的粮食都没了，你还心疼那几颗白菜？哪个重要？”尕拉藏仁欠不满的回了一句。

“闭嘴！我没有跟你说！你也要和她一样吗？”央措什姐几乎咆哮着站起来走到院子里。

过了一会儿，央措什姐叫来几位家族里的老人。

他们是来教训尕拉藏仁欠夫妇的。他们数落了很长时间，调子定的很好，说他们虐待自己的阿妈，让家族蒙羞。最后警告他们要是继续这样，他们不会坐视不管，他们会把尕拉藏仁欠倒挂在房梁上往死里打！还要他好好管教自己的媳妇。

三十五·兰措之死

兰措是楠颜索的二女儿，她身体一直不好，眼睑、腿部一直浮肿，腹部也最近一直这样，不见好转。她多数时间躺在炕上，不愿意出去和小伙伴们一起玩耍，饭吃的也很少。楠颜索要回娘家时，她闹着要一起去，她想念她的外曾祖母，毕竟外曾祖母带过她一段时间，外曾祖母很疼她。但她生病了。央措什姐请示过家神，但结果让人更担心。

兰措的腹部还在肿，央措什姐想着可能是肝脏害病了，就开始用手推拿上腹部肝脏的位置。用手顶着腹部向上推，同时嘴里叫："肝脏回到位置了吗？是的！肝脏回到位置了吗？是的！" 当她进行这种治疗时要求兰措将大拇指和大脚趾向上向下活动，并要求她的前额向上向下活动。央措什姐是从别人哪里学来的，她相信能治好孙女的病。

她还每天早上收集丹兰索的晨尿让兰措喝，还用晨尿来给她擦洗浮肿部位——据说小孩的晨尿可以帮助消肿。

尕拉藏仁欠不停地在讯问家神兰措的病因和救治方法。按照神的指示尕拉藏仁欠家要“忌门” 三个月，不让外人进来。这样做可以防止别人从外面带来脏东西。尕拉藏仁欠在大门门檐下插上松树枝，所有人都会明白。完成这些，所有人都想着兰措三个月后能好起来。

两个月过去了，兰措的病情不见好转，反而情况越来越糟。楠颜索她们祈祷能在剩下的一个月里发生奇迹。

她们寸步不离地照顾着女儿，晚上也是，轮流照看。

有一天晚上，兰措好不容易睡着了。大约午夜时分，“轰”的一声，从屋顶传来。她们都被惊醒。他们下意识的以为是来会仁欠什姐她们的男人，准备狠狠说她们一通，明明禁止外人进入。可是姐妹们都没有动静。

过了一会儿，院子里又有了响动。尕拉藏仁欠赶紧起来透过窗户往外看，他看到夜色中两个男人躲在屋顶斜靠着梯子。他很奇怪明明每天晚上自己都会把梯子从屋檐挪开。来不及多想， 他冲出屋子大喊：“捉贼，有贼！”

黑夜中两个男人的身影迅速顺着后墙滑下很快消失在茫茫夜色中，临走时梯子没有挪开就跑了。

“他们进院子了吗?”楠颜索紧张的问。

“没有，幸亏我发现的早。”尕拉藏仁欠回答。楠颜索说：“我们应该给兰措做驱邪降魔的仪式才对。”

尕拉藏仁欠觉得也对。他赶紧跑进厨房，从灶堂内拿了些草木灰，然后在上面弄了点水，对着兰措的头部和身上都快速的触碰了一下，嘴里叫到：“在我家你要吃的没吃的，要喝的没喝的。你赶紧离开我家, 到你该去的地方去！啐，啐，啐！” 并唾了三口唾沫。然后跑到院子里，从院墙上扔了出去。

“现在好了，会没事的。” 尕拉藏仁欠说着走进卧室。

“他们这样放肆地来我家，他们不知道也罢，难道你的姐妹们也不知道我家忌门的吗?”楠颜索说。

“这些无知的人们。” 尕拉藏仁欠愤愤不平。他的姐妹们无视这些习俗，仍然我行我素，兰措的病情好像越来越重，排尿都很困难，最终不治身亡了。

后来，尕拉藏仁欠从家神处得知他女儿死亡的原因是特殊时期着了邪魔导致的。和前几天两个“小偷”的冒失闯入没有直接的关系。家神表示他们家里还有其它

原因导致了兰措的死亡。但是不论尕拉藏仁欠怎么祈求叩问，家神就是没有告诉他更多详细原因。

又过了一段时间, 央措什姐又闻到了一些她孙女死亡的更详细的原因，那是因为造访过她家的那俩“小偷”中，有一个家里不久前有个女人在梯子上上吊自杀了，而她的鬼魂又迷恋那个梯子，时时守卫着它。尕拉藏仁欠偏偏把那个他们扔掉的梯子砍断后烧了, 所以那女人的鬼魂恨尕拉藏仁欠，把邪恶发到了她女儿身上，让她死亡。

央措什姐知道那个梯子的故事后, 除了自己的女儿们从来没敢告诉其他人。她让尕拉藏仁欠到郭隆寺请几位喇嘛到家里念经, 保佑家里平安。

三十六 • 争夺孙子之战

又到了盛夏季节，楠颜索在地里忙完后回到了家，天空中下着毛毛雨，一时半会没有要停的样子。楠颜索回到自己的房间开始绣花腰带，打算给丹兰索以后做嫁妆用。她自然又想起了兰措，兰措去世快一年了，要是在的话，现在是啥样子呢，长大后也要嫁出去，不知不觉中她的双眼湿润了。

房门突然被撞开，杰拉什姐冲了进来，一进门就喊：“嫂子，我来取我的绣花针，你还给我吧！”

“我用的是我自己的呀，从来没借过你的针。”楠颜索回答到。

“你前段时间借过，你忘了？”杰拉什姐说。

“没有，你肯定是记错了！”楠颜索回答。

“那我看看你的荷包。”杰拉什姐一边说着一边开始寻找。

“那你看吧，都在这儿呢。”楠颜索顺手递了过去。

“你肯定藏起来了。我看看你的嫁妆箱子。”杰拉什姐又说。

“不可以！那是我私人的箱子，是我娘家给我的嫁妆！你怎么能随便翻别人的私人物品呢！” 楠颜索厉声拒绝了。

杰拉什姐是不善罢休的人，她上前解开楠颜索坎肩胸前的扣子一下拉出来她平时别针的荷包，说：“看看，这枚就是我的，阿妈给我们每人买了一枚，你为什么有两枚呢？”杰拉什姐抓住楠颜索的荷包很强势地说。

“那是我上次回娘家我奶奶给的！” 楠颜索争辩到。

“绝对不可能！你娘家人还给你针！”杰拉什姐说着，气势汹汹地拿着针就离开了。

楠颜索赶紧跳起来，想拉住杰拉什姐，要回奶奶給的绣花针。但杰拉什姐不肯撒手，愤怒中，楠颜索踢了下杰拉什姐的腿。杰拉什姐岂敢善罢甘休，俩人扭打在一起。她顺手拿了个棍子猛击楠颜索的头部，还故意大声喊叫，听上去好像她被欺负了一样。不一会儿杰拉什姐的姐姐们跑过来。仁欠什姐抓住楠颜索的发辫撕扯，杰拉什姐用棍子打她。仁欠什姐还不停地骂着，骂的很难听，“你这多哇的臭婆娘，你想打死杰拉什姐吗？不

想待在我们家，那你赶紧滚吧！我们才不稀罕你！滚！”

楠颜索那能受得了她们的群攻。“你们容不下我，那我走了算了！”说着挣脱后跑出大门，顺手背起腊月花，一手拉着丹兰索，朝着娘家的奔去。

楠颜索到娘家后，心情非常糟糕，想想自己在婆家的遭遇，她暗自发誓再也不回去。

兰星索奶奶非常理解她的悲惨生活，现在她也不打算劝说她回去了。“我也支持你别回去了，那种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会逼得人发疯。他们家那个样，换那个女人都没办法活下去，对孩子们的成长也不利。他们家充满了邪恶，要不兰措之后怎么仁欠什姐的两个孩子都会相继夭折。虽然你丈夫人不错。我现在最担心的他们会来抢孩子。”她安慰楠颜索到。

过了几天，尕拉藏仁欠又来叫楠颜索回家。楠颜索没理会他。她的哥哥也狠狠地责骂了尕拉藏仁欠一顿，骂他是个可怜的男人，在自己的家里什么事都做不了主，媳妇都保护不了。他甚至把尕拉藏仁欠赶出了家门。

再后来，尕拉藏仁欠央求村子的几位老人出面，代表他的家人很诚恳的表达了歉意，并做了很多保证。

但楠颜索和她的家人不为之所动，一点也没有想回去的意思。她们的态度诚恳而坚决，反而希望老人们能帮她要回她落在婆家的私人物品，老人们答应了，但直到后来也没能兑现承诺。

几番努力后，央措什姐对楠颜索的回来已不抱任何希望了，她心里已接收了放弃，但楠颜索带走的两个孙子，可是她家的血脉，她要想办法要回。她甚至想到了去抢。她准备好以后，去楠颜索娘家村子。刚走到楠颜索家附近，一眼就看见丹兰索在院子附近的一个满是污泥的脏水池边，正高兴地和几个小孩子玩。丹兰索还没反应过来，央措什姐一把抱住丹兰索就往回走。

兰星索奶奶得到消息后下意识的想到了央措什姐，来不及多想，直接抄小路往她家的方向追赶。在村口追上了她们。她愤怒的上前拉住丹兰索的一条胳膊去拽，而央措什姐也丝毫没有松手的意思，两个老人就这样对骂着各自拉着一条胳膊谁也不松手。

“她是我的孙女，流着我们家的血脉，是我家的一份子！” 央措什姐大声吼叫。

“她是你家出生的吗？是她阿妈带过去的。”兰星索丝毫不失弱。

丹兰索在两个老人的咆哮中不知如何是好，又怕又痛，她哇哇大哭。

央措什姐的三个女儿飞奔过来，加入到混抢的队伍中。较量双方力量一下子变得悬殊，场面更乱。兰星索奶奶明显占了下风，她也怕丹兰索受到伤害，不一会儿她的脸和手被抓破，在不停地流血。陆续有好多闻讯赶来的村民劝架。他们把双方拉开，央措什姐她们带着丹兰索迅速溜开。

无助的兰星索阿奶哭着骂着只好离开。

三十七·楠颜索逃到山后（北山）

在娘家的楠颜索，生活逐渐恢复了平静。她和她的嫂子忙活着家里家外的所有活，阴天下雨时跟奶奶一起做针线。尽管和大家相处的都很好，但她一直都提不起精神，好像心里装着心事。她清楚，待在娘家终究不是个办法，她想到了远离娘家，到一个没有人认识她的地方去。有天她鼓足勇气和奶奶摊牌了她由来已久的想法。

“傻丫头，胡想什么？我们对你不好吗？这两天会有人来给你提亲。”奶奶劝到。

“不是的，奶奶，你们都很好。我知道我再也不可能找到一个像尕拉藏仁欠那样合我心意的丈夫，可我和他再也不可能了。我在这里真的无法忘记他，担心我们会碰上。再说住娘家时间长了谁也不能保证不会产生矛盾，尤其和嫂子，我不想事情发展成那样。

乘现在大家都还好，该解决的事情乘早解决的好。”楠颜索说着，似乎已经下定了决心。

“你说你去北山？你连去北山的路都不知道怎么走？” 兰星索奶奶担心的问到。

“我确实不知道，但我听说翻过赤列山就不远了，我会边走边问，不会有事的，奶奶您放心。” 楠颜索自信地回答。

“我知道一个女人离开自己的父母开始自己想要的生活，说明长大成熟了，我孙女真的长大了。不过我听说隔壁村里的一个女人几年前逃到北山去了，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回来过。有人在北山碰到过她，她在那边有了新的家庭，生活的很好。那里林海茫茫，牛羊成群，有用不完的柴禾。只是那边听说没有足够的农田，不能耕种足够的粮食。住在那里的好多人是逃犯和赌徒，还有躲避马步芳抓壮丁的人，我真的很担心你。”兰星索奶奶不无伤感。

“奶奶，也许您说的是真的，但是我已经下定决心要走。我真的要离开这里。” 楠颜索说。

“如果你决定了，那就去吧。走之前到郭隆寺烧香磕头祈祷祈祷，你会得到保佑。”兰星索奶奶很无奈。

楠颜索第二天就去的郭隆寺，她起了个大早。她虔诚地跪在大经堂内，心中默默祷告。她顺时针在大经堂内挨个磕头，给供在神前面的所有酥油灯添加酥油，额头轻轻触碰供桌，此刻，她的心里很平静。

大经堂里人很多，有很多人跪着，都低着头，差不多头都快触到地板上了，看不清脸。所有人都穿着长袍，衣服都失去了往日的光彩。几百名喇嘛在集体诵经，楠颜索明白一定是有人家亲人去世了，他们是来为亡人超度的。在她快要走出经堂大门时，在跪着的人群中突然看到一位非常熟悉的身影，是尕拉藏仁欠，她以前的丈夫。她有些慌乱，低声向一位站在门口的喇嘛打听。喇嘛和善地告诉她，是一位大半生的时光奉献给了郭隆寺的老木匠前两天刚去世了，寺院以喇嘛的规格给他举行了隆重的葬礼，并把他火化后骨灰撒在了寺院后面的圣峰上。

楠颜索意识到去世的肯定是尕拉藏仁欠他妈妈的木匠叔叔，刚刚看到的熟悉身影就是他的丈夫。她突然很难过，有一种想哭的感觉，多么和善的一位老人就这样走了。通过无偿地木工劳动，他的多半生献给了土族人心中神圣的——郭隆寺。她只能默默地祈祷他通往天堂的路上一路走好！她抹着眼泪悄悄溜出了大经堂，没有人察觉到她的进出。

她几乎趔趄着走到了寺口的赞康殿，这里禁止妇女和进过产房的人进入。她静静地站在寺院大门口凝视着

土族人心中的英雄——白账王。他一直在护佑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子民，每一个身处困境的人们都会祈求

他的帮助。她跪下身子，虔诚的磕头。逃往北山的路还是个未知数，她祈求能得到他的帮助！

她回到了家里，感觉轻松了很多。

晚上，的阿爸请了村里的神，祈求楠颜索能有个好的归宿。一番隆重的仪式后，他得到了神的指点。无论身处何方，无论遇上多大困难，只要不忘记家神，在她祈祷时一定会护佑她的。神还示意从它身上扯下一块红布条作为护身符，让奶奶缝制在楠颜索和她女儿的衣领，时刻会得到家神更好的保护。

第二天起个大早，楠颜索煨桑、磕头完后吃过简单的早饭，她不忘在长袍怀里装了几个馍馍，背上两岁的腊月花就头也不回的出发了。真是个好兆头，一直走出村口，她们也没碰上去挑水的村民，或者背着空背兜去拣粪的人们，也许他们还没起来，要知道走远路碰见空家伙，就意味着很不吉利。楠颜索心里多少宽慰了许多。

兰星索奶奶送出很长的路。一路上她不停地嘱咐楠颜索，楠颜索也不停地劝奶奶要保重身体。腊月花却在阿妈的背上睡的很香。

“路上小心野兽和坏人，把孩子带好，到那边稳定了，给我带个信儿，我来看你们。走吧，孩子！别回头，佛祖会保佑你们！”

楠颜索强忍着泪水，带着哭腔应声着，转身向赤列山的方向走去，头也不会坚强的踏上了一条未知的路。

她慈祥、可怜的奶奶在她走出半天后还在原地不停地抹泪。此时此刻，无助的阿爸也在家里默默哭泣。

没有谁想到，这一别竟然成了永别！

三十八 • 格萨尔王

楠颜索告别了奶奶，下午的时候她已走到了馒头寺。她不忘进去磕个头，然后继续向赤列山深处走去。

走了一会儿，她碰到一位骑马的人，见了她下马后和她打招呼。“嗨！你是姚麻家的阿姨吧？你背着孩子这是要去哪里啊？”

“霍尔群（这是一个地方名子）叔叔，我要去北山，你是从那边过来的吗？” 楠颜索也认出这个人，顺手把女儿从背上放下来。

“是的，我刚从那边过来。你一个女人家，还带个这么小的孩子，会迷路的。你为什么独自带个孩子走这么危险的路？”他问。

“没问题的，我会边走边打听。” 楠颜索回答。“你是不是从婆家逃出来的？”那男人继续问。因为根据以往经验，他在这条路上碰到过的单身女子十有八九都是从婆家逃出来的，她们不堪忍受婆婆和丈夫的虐待，走投无路，才会选择走这条逃难之路。

“是的，我也在逃跑。” 楠颜索没有撒谎。

“你千万不要晚上过浪士当沟，那里有野生动物出没，会有危险的。你带钱了吗？”他问。

“霍尔群叔叔，不瞒你说，我身上没有一文钱。”楠颜索不好意思的回答。

“给你一个硬币，到北山过大通河吊桥时得付过桥费。”他说着递给她一个硬币。“天快要黑了，你到前面那个山弯处找一家牧民借宿，明天再走吧。”

他说话的同时手指着山弯处。然后骑马继续赶路了。天快黑的时候，精疲力竭的楠颜索到了一个岔路口，她按着那人指引的方向，朝着山弯处走去。没走多久上了一个小山梁。站在小山梁上远远看到了三顶帐篷。她向帐篷走去，快到了的时候，突然窜出一条大黑狗不停地狂叫，手指粗的铁链几乎要扯断了。楠颜索吓得只哆嗦。听到狗叫声，从帐篷里走出一位年老妇女，一身藏袍，对着楠颜索说了一串藏语。楠颜索什么也听不懂。她用土族语结结巴巴的表达着什么。

“你来这里干什么？”这次，大妈也用土族语一脸惊奇的问到。

“大妈，我是从郭隆寺那边过来的，要去北山，天黑了，想在你家借宿一晚，可以吗？求求您了！”楠颜索恳求到。

大妈领着楠颜索母女进了房子。门又低又窄，需躬着腰进去。房里，一位大叔真坐在炕上念经，经文放在他盘着的腿上。轻轻示意楠颜索坐下。房子的墙是用石头垒起来的，屋顶是用木板做成的，又窄又矮。楠颜索和她的女儿坐在烧着牛粪的灶膛旁取暖。女主人给她们母女倒了碗奶茶，又拿来糌粑，让她俩先吃。一会儿大叔念完经后，用藏语问候楠颜索，但她又是一句都听不懂。后来她才知道女主人是土族，她嫁给了这位藏族大叔，他们共同生活了二十多年，她学会了藏语，她临时当起了翻译。

那晚，走了一天的楠颜索母女睡在灶台前的空地上，上面铺了厚厚一层草，很暖和。她们确实很累，睡的很香。

第二天一早起来，楠颜索和他们告别，她感激他们，说了很多感激的话。

“你不熟悉路，我和你一起走，那样你不会走弯路，我刚好也要去山上看看牛羊。”大妈说着拿起她赶羊用的羊毛编制的“炮儿石带”上路了。楠颜索内心很感激。

一路上，大妈给她当起了导游，介绍沿途碰到的山峰和山谷，它们的名字以及由来。楠颜索听的很认真，

不知不觉她们走到了一座山峰脚下，那山峰高耸入云，怪石林立，悬崖峭壁。

“这是金刚山，上面有个寺庙叫金刚大寺，是土观活佛的寺院，寺里面的喇嘛都是从郭隆寺过来的，都是土观活佛最信任的人，也是他忠实的追随者。当他远征阿拉善回来，一并用牦牛、马匹和骆驼带来了无数珍宝，所有财富都藏在金刚大寺里。这里的喇嘛们主要是在这里看护财物，以防土匪或盗贼光顾。他们在这里唯一的宗教活动就是诵经。陌生人是进不去的。这里几乎是悬崖峭壁，喇嘛们吃水要从山后面背上去，来回需要好几个小时。”大妈指着山顶说。

楠颜索记得家里人说过她的一个大伯也在土观活佛手下当喇嘛，出家后就再也没回来过。据说后来让他去了一个很重要的地方安排了一个很重要的差事。楠颜索想有可能就是这里了。她们继续赶路，不远处又有一座山峰呈立在眼前。大妈指着前面峰顶的一对穿透的山洞说。

“相传在很久以前，格萨尔王在和对手白帐王打仗的时候，他用弹弓打穿了这个山峰就留下的两个山洞，威力好大呀！”

又走过一块巨石，巨石当中有三个坑，中间的大，两边的小点。大妈说格萨尔王击败白账王后，在这石头

上休息了一下，一屁股就压成现在中间的坑样子了，两边的是脚踩的。

“我听说白帐王曾经抢了格萨尔王的妻子，而且是格萨尔王最漂亮的妻子，对吗？”楠颜索在问。

“是真的！当格萨尔王去平复一场叛乱的时候，他的随从们都认为他肯定有去无回。白帐王乘机抢了他的漂亮妻子，是格萨尔王最喜欢的一位。格萨尔王胜利回来后，战争又不可避免的发生了，结果是他又抢回了心爱的妻子。虽然他们之前进行过无数次的战争，但后来双方都不计前嫌，和谐相处，相互来往。”大妈好像很知情地说到。

“大妈，你怎么知道的这么多？”楠颜索很惊讶。

“这都是从我丈夫那里听来的，因为他知道许多有关格萨尔王的故事，他还会唱格萨尔王的歌曲。”大妈自豪的说。

她们就这样一路聊天，沿着曲折蜿蜒的山路爬到了山顶。“前面过去就是北山，那边不像这边种很多庄稼。沿着那条山坡一直走下去就是山后。路有些坑坑洼洼，听说是当年格萨尔王猎犬拖着长长的的疆绳划出来的。”大妈指着前面的路说。

“去吧，沿着那条路一直往前走，我也得和你说再见了，我要从那条路走过去找我的牦牛，一个半月前我

把它们留在这了。”大妈说着从她的口袋里拿出来一点干奶酪递给了腊月花，腊月花在阿妈的背上接过来就吃。

楠颜索很感谢热情的大妈陪她们走了那么长的路，还给她讲了那么多有趣的故事。她们道别后大妈依然精神十足地向另外一座小山梁走去。

三十九 • 借宿牧民家

楠颜索沿着小路一直走下山。渐渐的，路两旁树木多了起来，空气也特别的清新。在一个平坦开阔的地方，有条小河从中流过，河水清澈见底。远处雪峰林立、小草青青。好多不知名的山花开的很艳。风景如画，让人赏心悦目，心情也好了许多。她放下腊月花，让她坐在一块石头上，自己用手捧着喝了点水，吃了点干粮。

稍作休息后，她们继续前行。越往下走，越是青松翠柏遮天蔽日，一泻千里。 杨树或桦树亭亭玉立，或旁逸斜出，枝叶迎风招展，风姿百态。各类花灌木竞相疯长，目不暇接。脚下清澈的小河蜿蜒前行，最终都汇入大通河的怀抱。河边可以清晰地看到小鱼在水中欢快地游来游去。蓝天白云下，悠闲的牛羊，简朴的牧户，路边的森林里不时窜出的小动物，构成了一幅恬静自然的牧园风情画，在这样的人间仙境中，万物都沉浸在收获的喜悦中。楠颜索想如果她能在这里生活那该有多好。

楠颜索一路走着享受着身边美景，陶醉在其中，似乎忘记了她无家可归的困境。

当天色慢慢暗下来时，楠颜索和孩子也到达了一处牧场。她看到一位老奶奶牵着一头白牦牛走进牧场的围栏里。她的头发被辫成许多细细的小辫子，所有的小辫子末梢又扎在一起，披在身后，穿着一件白色的羊皮袄，系着腰带，右臂露在皮袄袖子外面。看见楠颜索后停住了脚步，并一直盯着楠颜索看，似乎在等着她走到跟前。楠颜索知道她是藏族，但她不会藏语，就用土语问到。

“阿姨，你好，我能不能今晚在您家借宿一晚？求求您了，我带着孩子没办法继续赶路，天快黑了。”

“那你是从哪儿过来的？”奇怪的是老奶奶却用土语回答了她。

楠颜索很兴奋地用土语告诉她自己是从郭隆寺那边过来的。

“哦，你是从郭隆寺过来的吗？”老奶奶很惊奇，仔细打量着楠颜索的衣服，然后请她们进屋。屋子是老奶奶和老伴平时居住的地方。她很热情招待了楠颜索母女，倒上奶茶，拿出了酸奶，还有风干牛肉。

“你们是郭隆寺附近哪个村子的？”老奶奶问。

“我们是多哇村的，在郭隆寺附近靠南面的一个村子。”楠颜索回答。

“哦，我知道。我年轻时候，还没逃到这儿之前，阿妈带我去过好几次呢。每次都是去朝拜的。”老奶奶说到。

“您也是逃过来的？”楠颜索很惊讶。

“是的，我娘家在大菜子沟。我以前嫁到隔壁村了，可是丈夫是个赌徒，经常赌博，他的骏马、所有财产都赌输了，最后他把我也输给了一个男人。那个男人要带我回去，我不愿意，就想办法逃了出来，漫无目的，最后到了这里。我逃到这里，碰上了一对放牧的老年夫妇，我求他们留宿。他们听了我的故事后，就让我做了他们的女儿，因为他们没有孩子，我们一起生活了几年后，他们先后去世了，就只剩下了我自己，与这些牛羊作伴。再后来有天晚上，马家军的一个兵逃到这儿，在我家借住了一晚，第二天他没走，帮我放牧，慢慢地我俩就生活到一起了，他是前山纳家村的。我们现在都喜欢上这个地方了，我们的牦牛都在浪士当沟，虽然我们远离其它村庄，与世隔绝，但我们在这儿生活的很幸福。”

楠颜索听了后真为她高兴，尽管她当初是那么地不幸。

“哦，我也是带着女儿从婆家逃出来的。”楠颜索说。

“我也猜到了，但是没敢细问你原因，难道你丈夫也喜欢赌博？” 老人很同情她的遭遇。

“不，他从来不赌博，情况有点特殊，他的三个姐妹都没出嫁，‘戴了天头’，我受不了她们一直合伙欺负我。” 楠颜索回答到。

“你丈夫对你好，是吗？”老人又问。

“是的，他对我很好，但是他对她们什么也不敢说，在那个家里他也很为难。”

“你应该坚持下来，生活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不容易的。许多人逃到这儿后也不是一帆顺风，忍饥挨饿、没地方住，有的甚至跳进大通河结束了生命，就你明天要过的那条河。”

“我明白，我也有点后悔，可一切太晚了，我已经在郭隆寺和家神面前发过誓了，我不管在北山活的怎么样我都不能回去，我得遵守誓言。”

那夜，她和女儿睡在用石板做的小炕上。外面，雨下的很大，山谷里流出来的河水咆哮着从小屋不远处流过，她几乎担心小屋会冲到谷底。楠颜索翻来覆去，彻夜未眠。

第二天早上，饥饿的牦牛的叫声惊醒了她。她起来后走出屋外。云雾慢慢从谷底翻腾涌动而出，将青山黛石吞没，座座山峰时隐时现于波涛汹涌的云雾之中，美轮美奂。很快，太阳升起，早晨的阳光很快将云雾驱散，草丛、雪山、牦牛和河流清晰地呈现在眼前。

当楠颜索吃过早饭准备离开时，老人不太放心地叮嘱楠颜索，要她一定沿着小河边的小路走，一直走能走到沟口，路上要时不时地大声喊几声，以便吓跑森林中的狼、棕熊和雪豹们，那样会安全很多，到了沟口就可以看到很多人家。

楠颜索向她道谢后，带着女儿又继续前行。

四十・天堂

楠颜索带着女儿大约走了一个多小时，远远看到一群人马向她走来。她很害怕，脚步不由的慢了下来。她用力将背上的腊月花的腿紧紧抱住。越来越近，能很清晰的看到对面过来的人群中有拿着步枪的；有缺胳膊断腿的；有驮在马背上的；还有互相搀扶的。楠颜索想他们肯定是战场上下来的士兵。第一次见到这场面，她心里很害怕。队伍慢慢地从她身边过去，没有人惊吓到她。她看到一个士兵把扛在肩上的一个小袋子丢在地下走了。等他们走过去看不见背影后，她走近一看，原来是一袋面粉。也许他太累了，也许是见到她穷困潦倒的样子故意留下了。不管怎样，她还是很高兴。她捡起面袋扛在肩上，背上还背着腊月花，就这样继续前行。傍晚时分，她终于走出了沟口，伴随着她一路流下的小河与另一条小河汇合在一起，继续蜿蜒前行，宛如一条玉带。一条大河也出现在她面前，河那边能清晰的看到村庄。

这就是大通河吧。站在河边，看着宽阔而湍急的河水，她想起了奶奶曾讲过的大通河的故事。

据说，过去大通河上没有吊桥，人们的出行特别不方便，尤其是居住在河两岸的老百姓吃尽了苦头。后来大家商量建一座桥。经过齐心协力的努力，终于桥建好了。人们决定选择一个吉祥的日子举行一个神圣的通桥仪式，让一头神洁的公牦牛先过。

丹麻活佛打扮成老百姓的模样混在人群中，他请求大家允许让他先过去，说有急事。他的请求被人们断然拒绝。他只好脱下袈裟扔进河里，纵身一跳站在水面的袈裟上面，慢慢地漂到河对岸，他成功渡河了。

他很从容的披上袈裟，朝着对岸一脸惊愕的人们大声喊，“一年一小修，三年一大修。”说完就不见了。

后来，真如他预言的那样，那座桥每年都得修复一次，每三年就得彻底换板子。人们都很后悔，这都是他们对活佛大不敬的惩罚。年年修补，给他们造成了很多麻烦。

楠颜索必须得过桥。所谓的桥，也就横亘在大通河上的一座浮桥，四根横跨河道的粗铁链被钉在河两岸的四块巨石上，下面两根铁链上面铺上粗糙的木板，人走在上面，摇摇晃晃，很是惊险，当地人都叫吊桥。

两个男人常年守候在桥两头，不分昼夜，轮流守候，向每一个过桥的人收取费用，他们住在河岸桥边一间简陋的屋子里。当楠颜索母女准备过桥时，被要求交费。

她递过在馒头寺碰到的好心人给她的钱，小心翼翼地踏上木板。桥下河水湍急而下，汹涌澎湃，桥面摇摇晃晃。

她不敢往远处看，像喝醉了酒摇摇摆摆走了过去。走到尽头时，感觉腿都软了。赶紧把腊月花和面袋放在地上，自己一屁股坐在地上，平复紧张的心情。

歇息了一会儿，又继续赶路。不远处能看到村子，她想起了一首大通河的花儿，不由得轻轻吟唱：

大通河里的水大，

大阪山上的烟瘴大，

你私处的污垢多，

老黄牛犁给了九架。

由远及近，她看到金色的瓦房，天堂寺就在眼前，

红墙金瓦，寺院周围有许多树。走进寺院，碰见了好几个说着家乡方言的喇嘛。天堂寺在北山地区是非常有名的，她听老人们提过，这是一个土族喇嘛居多的寺院。

天堂寺的位置较偏僻，来往的人不多，它与郭隆寺相比规模要小好多，但历史不短，寺里的喇嘛来自不同的地方。楠颜索在每一间佛堂前磕头朝拜，转动大大小小的经筒。晚上，在一个说着土族语的老乡喇嘛家里住了一宿。第二天吃了点馍馍，又继续上路。

楠颜索继续前行，她边走边问路。当她走到一个叫二加林的山坡时，在山湾里，看到了一个小村庄。她和一户人家讨要了些馍馍，吃过后又沿着一个峡谷爬上山坡。站在山坡上看到不远处有一大堆煤炭，有许多人，有的忙着捡煤，有的忙着往羊毛袋子里装煤，旁边还拴着许多牲口。一片忙碌的劳动场面。走到跟前，看见有人从洞里出来，全身黑乎乎的，只有一双眼睛发出光亮。

在煤场附近有好几家小饭馆。此时的楠颜索又累又饿，她走进一家饭馆想讨点吃的。进去后看到一个男人正在吃饭，面前摆放着一碟肉和一壶酒。楠颜索打算走过去和他要点吃的。突然她听到有人用土族语叫她，声音从一个角落里传出，顺着声音看去，他看到两个男人坐在一个角落里，戴着白毡帽，穿着土族特有的白长靴。

她走了过去，他们正坐在一条长凳上吃着馍馍喝着肉汤。两个土族男人从楠颜索的着装上认出是自己同胞的。

“两位叔叔，你们是从哪儿来的？”

“哦，我们是多士代的。阿姑你在这里干吗？你要去哪儿？”他们很热情的问话。要知道在这以前他们可从没碰到过有土族妇女在这里出现，可能觉得很不寻常。

“我是多哇村的，离郭隆寺很近，我是准备去亲戚家!”楠颜索撒谎。

“你亲戚家在哪儿？”其中一个人问。

“西大滩。”楠颜索回答。其实这个名字她是从西大滩疯子的嘴里听来的，西大滩疯子是个男的，他经常到楠颜索娘家村子里来看他的一位姑姑，听他说过他还有个姑姑在北山西大滩，那时候他每次来村子，经常穿一件破旧的黑色羊皮袄，头上戴一顶小三角毡帽。每次孩子们都跟在他后面戏弄他，当他被激怒时，会用最恶毒的话咒骂，满嘴的脏话，让人很尴尬。有时候他会在巷道里脱下皮袄，赤膊着在长皮袄里捉虱子，他才不会顾及别人或感到一丝尴尬。

“哦！那你走错路了，你不该过大通河，你得往回走，过了河沿着河边一直走，再过一座桥就很快到了。这个地方叫炭山岭。”两个男人很同情她。

“那这里就是拉煤的地方？”楠颜索听说过这个地名。

“是的，我们那里的好多煤炭都是从这儿拉过去的，这是华热地方最大的煤矿。”其中一个回答。

就在说话的期间，另外一个跑到厨房拿了好多馍馍，还盛了两碗汤，热情的招呼楠颜索她们赶紧吃点。

楠颜索也没有客气。

“你们干这个时间长了吗？”楠颜索边吃边问。

“我们干这个好多年了。我们的爷爷和阿爸以前就是干这行的。”其中一位回答。

“那你们把这些煤炭都卖到哪里呢？”楠颜索问。

她们村子里从来没有用煤的，尽管她听说过有好多人会到这里买煤。

“我们卖给铁匠、银匠多些，他们用的多些，郭隆寺和却藏寺的活佛们要的也多。这次的已经给广慧寺的一个活佛定了，他每年都会买很多，分给他们寺里的喇嘛们，冬季里用来煨炕取暖。不过，郭隆寺的活佛买回去只是自家用。”其中一个回答。

天已经完全暗了下来，在那两个土族男人的求情下，旅馆老板答应楠颜索母女在旅馆的脏地板上免费凑合睡一个晚上。

第二天早上，那两个男人早早起床后，备好马车，拉着煤出发了。楠颜索和女儿也继续赶路。

四十一·楠颜索遇上磨坊主

接下来的好多天里，楠颜索每天背着女儿和那袋面漫无目的地走动，她不知道她的归宿在哪里。累了，就在路边稍作休息；渴了，随便喝点泉水；饿了，就去讨点吃的吃上。附近的人都知道这段时间多了个乞讨的母女。好心的人们多数时候会让她们借宿，偶尔也会在草垛下蜷缩着过夜。

有天她们走到一个叫野狐川的地方，三面环山，中间很开阔，东山是松树林，附近有人放牧。

山脚下是村子，很多人家没有围墙，也没有大门。一条河流穿村而过，河道里分布着好几个小磨房。楠颜索和他们几乎没有交流，因为她根本听不懂他们说什么。

幸运的是，楠颜索在村子里碰到了一户土族人家，他们来自浪家村，那里离她的娘家不远。这让她很高兴。两口子带着三个娃娃，住的房子很简单，只有两间，院子没有围墙。房子里物件也是出奇的少，除了一口锅，几个木碗和一个盛水的大木桶外，几乎没有其

它。通过聊天知道，他们来这儿也不到一年时间。分家时闹了点矛盾，父母偏心给他们的财产比别的兄弟都少，他们只分得了两间房，一口锅和一匹骡子。他们觉得不公平，就卖了房子，带着分来的不多的东西，带着三个孩子来到这里。初来乍到，什么也没有。为了安身，他们从森林里砍了些树请木匠给他们盖了两间简易房子。没有粮食，男的就挨家挨户乞讨过。

那个男的告诉他西大滩地方不错，他乞讨的时候到过，那里适合种庄稼，还有好几户土族人家。他有着丰富的种庄稼的经验，打算第二年开春天气稍微暖和时搬过去。并希望楠颜索和他们一起去，彼此有个照应。楠颜索答应了。但是她不想拖累他们，他们也过的不容易。善解人意的她过了两天离开了，尽管他们一家人非常热情的挽留，但她还是离开了。

她想到给人家干活，不要工钱只要管她母女吃住就行。她问了好几个人家，但没有人愿意收留她们。几乎每个人家都过的不好，耕地很少，牲畜也不多，大多来这儿时间不长，和她一样乞讨度日的大有人在。

有一天下午，她们到了河边，那里有些磨坊，有磨坊的人家条件都不错，她想碰碰运气，也许他们需要劳力。她来到最近的一个磨坊，磨坊建在一个平台上，巨

大的磨轮在河水的带动下不停地旋转着，发出很大的声响。她走了进去。

流进石磨的水槽是用木板做的，在接近石磨时突然变窄，目的是让水流变急些，这样就能获得更大的冲力，可以更有力地推动磨轮，磨轮带动连在上面的磨杆，磨杆上面又有两层磨石，上面的磨石被固定在磨杆上，并在磨杆的带动下顺时针转动，粮食从磨石上方的木漏斗处倒入，在上下两层磨石中间被巨大的力量磨成粉。磨坊工作的时候能发出很大的响声，以至于磨主都没注意到楠颜索她们的出现。三十几岁的模样，穿着一件短款羊皮袄，腰里系着简单的腰带，光着脚丫子，像个雪人，全身落了一层面粉，长长的睫毛像落满了雪的松树枝，正坐在用三块石头架起的简单的锅台旁使劲吹火，锅上没盖盖子，屋子里烟雾缭绕。

过了一会儿磨主察觉到了楠颜索的出现，揉着眼睛，对着她说了些什么，但楠颜索一句也没听懂。磨主看着眼前这个不速之客，显出一脸的惊讶。

楠颜索也没理会他，她把腊月花和面袋放在磨坊门口的空地上，自己坐在一块石板上，她太累了。磨坊里那个男人还在不停地弄火，锅终于开了，他把发了芽的洋芋切成小块倒入锅里，又往锅里放了些像蚕豆般大小

的盐巴，又把已经准备好的青稞面团压扁，揪成面片下到锅里。

饭很快做好了。他不安的又回头看了一眼眼前这两个不速之客，什么都没说。饭舀到瓷碗准备自己吃。此时的腊月花也许太饿了，冲过去用两只小手去抢他手里的碗。小手被烫了，松手了，碗被打翻了，饭洒了一地。“哇”的一声腊月花哭了。楠颜索跑了过来，磨主紧张的抓住她的小手使劲吹一个劲哄她别哭。腊月花停止了哭泣，磨主赶忙又把仅剩的面全舀到碗里递给了她。

楠颜索把一路背来的面袋递给磨坊主，用土语连带比划让他再做点。磨主听不明白楠颜索在说什么，他大声说自己叫什么—何朝山，听不懂土语。但他从她的眼神和手势中大概读懂了她的意思。他赶紧麻利的和面、擀面。饭又熟了，这次他先盛了一碗给楠颜索吃，因为只有一个碗，楠颜索吃完后他才可以吃。完了他把锅碗拿到水槽里洗的干干净净。

夜幕降临了，他拉动了一下一根杠杆，水磨立刻停止了转动，停止了一天的工作。他和楠颜索说话，但楠颜索什么也没听懂。他只好指着角落里的板炕和磨坊门比划着。然后去了不远的隔壁磨坊。楠颜索才明白他的意思是让她和她的女儿睡他的炕，他去跟别人睡。

炕上就一件破旧、脏兮兮的皮袄。走了一天，她真的又困又乏，很快睡着了，睡得很香。一阵响动惊醒了她。黑暗中看到一只猪般大的家伙真在偷吃墙角羊毛袋子里的粮食。她大喊了一声，那家伙吓跑了。楠颜索点燃了油灯，仔细观察，发现地上洒了很多粮食，装粮食的袋子已经严重咬坏了。

她很害怕，才明白临走时他指着门比划的意思应该就是提醒把门闩好，这可怎么办，她陷入了慌恐。

第二天早上何朝山回来了，眼前发生的一幕，他的脸色一下子变的很难看，望着楠颜索惊恐的面孔，他又什么也没说。他招呼楠颜索过来帮忙，把撒落的粮食装进袋子里，并用针线把袋子缝好。

两个男人进来了，看到他们的袋子损坏了，就指着何朝山大声嚷嚷。何朝山指了指楠颜索说了些什么，但对方根本不理会，反而看到楠颜索母女后骂的更起劲了。最后他们把袋子抬了出去，驮到牵来的驴背上，赌气去了另外一家磨坊。

何朝山什么也没说，坐在门槛上抽起了旱烟。楠颜索不知道说什么好，说了也听不懂，只是干着急。

她走到外面从附近拾了些柴火，用自己带来的面做了点面条，端给何朝山吃。在何朝山吃饭的时候，她帮

忙整理了一下磨坊里的东西，她想用自己的劳动补偿他。

一天又过去了，楠颜索和女儿又住到磨坊了。何朝山没有要赶她们走的意思，自己睡到磨坊外面的草堆中。他不是个健谈的人，话不多。楠颜索感觉到他不好意思赶她们走，但好像也没有让她们留下来意思。

第三天的时候，楠颜索决定要离开。她向何朝山表达了感激之情，但他肯定没听懂。在她牵着女儿离开的时候，何朝山目送着她们离开。走投无路的她又去了山上的那对土族夫妇家，他们收留了她，并建议楠颜索到连城寺附近去要些吃的用的，明年开春的时候回来和他们一起去西大滩。

四十二・楠颜索卖女儿

楠颜索一路打听着向连城寺走去。粗糙的羊毛织成的长袍磨烂了她的肩膀，渗血了，很疼。一直背着腊月花，衣服被下拉后颈部及后背上部被太阳灼伤了。鞋底已经磨烂，脚掌触地钻心的痛。苦难像座大山，快要压垮疲惫不堪的她了。

四天的风餐露宿，艰难跋涉，她们终于到达连城了。连城坐落在由丘陵包围着的平原，一条河穿城而过。连城寺跟天堂寺差不多的规模，喇嘛只是少了很多。这里的喇嘛有几位是来自北山地区的土族人家，没有一个来自她的家乡。不过对楠颜索来说语言上还稍微好些，至少能与喇嘛们交流。

寺院里面正在修建。寺院显眼的位置有一个大门，两边各开了一个小门。大门很气派，门顶的雕花和油漆做的很漂亮，很精致。这是鲁土司的衙门，它的规模远远大于坐落在楠颜索村子附近的桑士哥李土司衙门。

楠颜索每天过来磕头，绕着寺院一圈一圈的转。有一天她看到了一对穿着土族服装的夫妇也在朝拜。从穿

着看八成是来自她家乡那边的。妻子肩上扛着黄布包裹的经卷，绕着大经堂边走边诵经。她的丈夫站在大经堂门前，一处放置了好多经卷的架子旁边，他的妻子每转一圈，他都帮忙取下经卷，重新放到架子上原来的位置，等妻子磕完三个头，又帮忙取下另外一卷放到妻子肩膀上。周而复始。

中午时间，那对夫妻坐在一棵树下休息，树上还栓着一匹马。他们煮了茶，正在吃馍馍。楠颜索忍不住走了过去。

“我们从很远的地方来的，达拉，听说过吗？你是从哪儿来的？”丈夫说。

“我是从郭隆寺来的，我们是同一个地方的，你们是来求孩子的吧？” 楠颜索问。

“是的，我们结婚好几年了，就是没有孩子。听说这个寺院很灵验，虔诚祈祷后就能有自己的孩子。”妻子说到。

“哦，你们肯定很快会有自己的孩子，佛会保佑你们。”楠颜索为他们祝愿。

“谢谢你的祝福，我们很感激你的。我们达拉地区也有几个妇女跟我一样。现在都有自己的孩子了。

我们能有自己的孩子，让我吃什么苦我也愿意。”妻子显得很忧伤。

“你们的经快背完了吧？”

“还没有呢！还要背三十九卷。我必须要背够一百零八卷。”

简单的午餐后，夫妻俩继续虔诚的祈祷。

楠颜索取出一点干馍馍用开水泡开，准备给腊月花吃。看着腊月花，想想那对达拉那么远的地方过来求子的夫妻，长生天很慷慨的给她馈赠了孩子，但自己却让孩子忍饥挨饿，风雨飘摇中过日子。想到这里她心里难受极了。

连城这地方对乞讨者来说，它真不是个理想的地方。这里都不富裕，很少有人请喇嘛到家里去念经和做宗教活动，寺院的贡品也很少。大部分是忠实的土族人送过来的。相比之下，郭隆寺的喇嘛不但有足够的吃喝，甚至在家中堆了很多粮食和馍馍。生活在周边的土族人家都非常慷慨大方。谁家举行了葬礼，就会送过来大量的馍馍、砖茶、酥油和粮食，财物和崭新的毛毡都不在少数。

楠颜索只好到连城附近的村子里去乞讨，也许村子里会好点。偶尔她还能碰到穿着土族服装，说着土族语的老人，看着可怜的母女，大多好心人让她们留宿并提供吃的。那里的妇女们不穿和楠颜索一样的花袖长袍。

几个月过去了，楠颜索和女儿乞讨到的食物是越来越少。她们瘦的快要成皮包骨了，身体也越来越弱。她真担心会有一天她们饿死在这个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无数次期盼的美好日子越来越渺茫，根本看不到希望。下雨了，楠颜索和女儿坐在鲁土司衙门口的台阶上避雨。整个一上午她没有要到任何吃的东西。她们俩都很饿。腊月花坐在阿妈的腿上，头靠在阿妈的怀里，她咳嗽的厉害，加上发烧，有气无力的哭着跟阿妈要吃的。楠颜索没有办法，只是不停地安慰。

就在这时，一位头戴白色圆顶帽三十岁左右的男人走到衙门门口，从毛驴上卸下一个大袋子，顺势坐到楠颜索身边不远处。

“孩子病了吧？”他关心的问到。

“是的，感冒发烧了。”楠颜索用最近学会的汉语回答，她已经可以用汉语简单地交流。

“你应该带她去村子里看医生。”他说着，手指着前面不远处的一个村庄。

“我们连吃的都没有，那还有钱给她看病。你有馍馍给我女儿点吗？她是因为饿过头了。”楠颜索用乞求的眼神看着他。

男人站起身子，从一个小的羊毛袋子里拿出一块馍馍递给腊月花，腊月花一把接住，狼吞虎咽吃了起来。

“你带着娃娃在这儿干什么？”男人在问。

“我们在乞讨。”楠颜索回答。

那个人顿了顿，好像在思索着什么，“把你的娃娃给我吧，我给你三丈布料，行吗？”他问。

“什么？你的意思是我把女儿卖给你？这怎么可能。”楠颜索一把抱住孩子，生怕他抢去似的。

“这样对她会好些，我会及时带她去看医生，孩子也不会跟着你再忍饥挨饿了。”他说出了理由。

“那你为什么要她？”楠颜索反问。

“我没有女儿，我想让她做我的女儿。”他回答到。

“让我再想想。”楠颜索有点动摇。是啊，看着女儿每天跟着她忍饥挨饿，风餐露宿，活下去都是个问题，活着比什么都重要啊。

“这样吧，你也别急着回答，明天早上当太阳爬上山顶时，我在前面红色悬崖处等你，我会带上布料，如果那时候你决定了，我带她走。你不愿意我不会勉强，你看行吗？”男人指着前面的红色悬崖说着。

楠颜索点了头。男人拉着毛驴走了。

那一夜，楠颜索紧紧抱着女儿，她感觉明天后有可能她再也见不到女儿了，又是一夜彻夜未眠。

第二天太阳升起的时候，楠颜索就带着女儿沿着小路向约定的地方走去，她走的很慢。到了约定的地点，那个男人已经在等她。一见面，他就从袋子里拿出蓝色布料，说是三丈，让她卖了赚点钱或者给自己缝件衣服穿。并承诺他会当自己亲生女儿好好照顾孩子。

楠颜索木讷的接过布料，她根本没在乎布料的长短和成色，只是反反复复叮咛一定要善待她的女儿，她泣不成声，扭头就走。

“阿妈，阿妈！”看着阿妈离去，腊月花大哭起来。撕心裂肺的哭声，像刀子一样扎在楠颜索的心里。她再也挪不开脚步。她疯了般转过身扑向那男人，一把拉过腊月花抱在怀里，摸着她的头哭着说：“阿妈舍不得你！”她把布料扔到地上，拉着女儿转身就走。

男人像做了坏事一样，怔怔地站在原地。看着母女离去，大声喊到，“给你点面粉，我什么也不要。”

楠颜索停下脚步，接过那人递过来的一小袋面，说了句感谢的话，就匆忙离开。她拉着腊月花，往衙门方向走去。到了衙门村她用面粉从旅馆换了一些馍馍和一个木碗。看着女儿吃的很开心的样子，她后悔自己差点干了一件一辈子都无法原谅自己的傻事，她发誓要让女儿过上幸福的生活。

她再也不敢在连城待下去了，天气也越来越冷。她需要找个地方熬过冬天，她决定还是回到野狐川。

楠颜索母女又回到那对土族夫妇家，他们还是愉快的接纳了她们，尽管他们自己也活的很不容易，但共同的母语，始终将他们距离拉的很近。

有一天，她带着女儿又去那个熟悉的磨坊，她始终觉着有愧于磨主。

看到磨主何朝山坐在磨房的门槛上，光着上身，低着头在专注的捉长袍上的虱子。

楠颜索主动用当地汉语打了个招呼。

何朝山抬头看着她们，很惊讶。迅速站起身子，穿好衣服，让她们进了屋子。

“你们去哪了？好长时间没见你们。”何朝山问到，没敢正眼看她们。

索一直很“我们前几天刚从连城回来，那晚真的对不住，你最近忙吗？”楠颜内疚。

“那也没啥！别往心里去。也不忙，好多人家已经磨过面了。再说你看沿着这条小河就有五家，所以我这儿也就闲了下来。”何朝山安慰到。

“你眼睛怎么了？怎么不小心点?” 楠颜索看到何朝山眼窝肿胀发青，急切的问到。

“哎，没什么，和下游那家磨主打了一架。其实也没什么大事，他嫌他家的水太小，推不动磨，就让我停几个小时。可你也知道，就算我答应可我的客户们不答应啊，好多人都在排队。就这样争吵起来了，他顺手给了我一拳。不过也没什么，过两天就好了。”何朝山平静的说着，并指了那家坏事的磨坊。

“怎么一直就你一个人？你家人在你忙碌的时候不过来帮忙吗？”楠颜索很疑惑。

“我就一个人。父母在我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我和哥哥嫂子一起生活，他们经常打我、骂我，不给我吃。再后来我就离家出走了，给这户富人家看磨坊。

每次来这儿磨面的人都会给我一些面，我就靠这个生活。”何朝山说到。

“那你是哪个村子的？”楠颜索问。

“籼米，就山那头。”他说着，指着那边一个山头。

夕阳西下，放牧的人们赶着羊群纷纷回家。

楠颜索不好意思的提出她们母女在磨坊借宿的要求时，何朝山答应了。

晚饭的时候，何朝山拿出一个藏的很隐蔽的袋子，袋子里装了些豌豆粉。楠颜索烧了一锅开水，又放进一些洋芋块，煮了会儿，又往锅里撒豌豆粉，一边撒面一

边不停地搅动，一会儿晚饭就做好了。何朝山觉得特别好吃，这是他吃过的用豌豆粉做的最好吃的一次饭。

晚饭后，他让楠颜索母女还是睡在上次她们睡过的炕，自己在屋外的草堆里睡了一觉。

冬天越来越近，天气一天比一天冷。楠颜索索性决定就在何朝山的磨坊度过冬天，等开春了再与那对土族夫妇一起去西大滩。她平日里帮助何朝山照看磨坊。雪天里何朝山偶尔到森林里去打些野兔、野鸡，改善她们的生活。

再后来，他们挤在炕上一起睡了，像一家人那样，生活在一起。

小河的水结冰了，磨坊也停止了转动。世界显得很寂静。

四十三·尕拉藏仁欠的寻妻之路

自从楠颜索母女离开后尕拉藏仁欠活在深深的痛苦之中，他讨厌自己的软弱，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连自己的孩子和心爱的女人都保护不了。他也讨厌自己的阿妈和姐妹们，但他什么也说不了，很少和她们交流，也不和她们一起吃饭。他用行动无声的表达着他的愤懑，每天起的很晚，也没有心思去田间地头和料理家务。他满脑子是妻子和女儿的身影。

所有能找的亲戚家都找过了，所有能问的人都打听过了，就是没有她们的一点消息。没有人知道她们去了哪里，就像从人间蒸发了。尕拉藏仁欠几乎绝望了，他想到了各种最坏的结果，他的心情越来越糟。

央措什姐看着儿子换了个人似的，一天天地消瘦下去，她很担心，怕他有个意外，害怕有个三长两短，甚至担心他会想不开，一切都有可能，一想到这，她都不敢往下想。她让仁欠什姐去楠颜索娘家里问问，她觉得到她娘家人在隐瞒着什么。

仁欠什姐带了很多礼物去了。大门敞开着，楠颜索的阿爸应声出来，身后跟着兰星索奶奶和楠颜索的弟弟。

“你来我们家干什么？”楠颜索的阿爸一见到仁欠什姐就生气，根本没有请她进屋的意思。

“我是来问问我弟媳妇和侄女的消息，你们能不能说下啊？”仁欠什姐很礼貌、怯生生地回答。她想进门，但楠颜索的阿爸拦住了她。

“不是说过很多遍了吗？她走了好几个月了，我们也根本不知道。两个大活人不见了，你们家找都没好好找找！”楠颜索的阿爸很生气。

“能找的地方我们都找过了。我弟弟现在病倒了，话都很少，什么也不干。你们看在他的面上就说说话吧。”仁欠什姐恳求到。

“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现在你们高兴了吧，你们一家人一定过的很开心，你们把一个大活人硬往绝路上逼，你们这是伤天害理。你们会遭天谴的！你们家要负全部责任。我们活着要人，死要见尸。我们要‘吃人命’！”楠颜索的阿爸越说越激动，几乎是咆哮。重重的关上了大门。

仁欠什姐垂头丧气地回到家里。一进门，站在庭院的央措什姐急切地问是什么情况。

“还是说什么都不知道！她阿爸很愤怒，说找不到他们要来吃人命。” 仁欠什姐说到。

一听到‘吃人命’，央措什姐一下晕了过去，那惨痛的一幕幕往事是她永远的心结。仁欠什姐吓坏了，扶起阿妈，不停地呼喊。

屋子里的尕拉藏仁欠听到叫喊，赶紧起来走到院子，他用手指压着央措什姐的上嘴唇。仁欠什姐赶紧跑进厨房拿出面筛子和水，嘴里含了一口水，透过面筛子细细的小孔把水喷到央措什姐的脸上，希望能驱赶突然附在阿妈身上的邪灵。折腾了一会儿，央措什姐醒了过来。“一定找到她们！不能让她们死掉！如果她们死了，我们家将会再次遭到毁灭，她们家人会来‘吃人命’！”她痛苦的喊到。

尕拉藏仁欠和他的家族老人们请来家神讯问他的妻子和女儿是否还活着。家神告诉他们楠颜索母女在他家以北的地方活着，但还得请一位法师与他合做，才能确定她们的具体下落。

央措什姐得知她们还活着，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她打发家族的一个人带着礼品到纳家村请一位有名的法师，他是方圆几百里出了名的。

法师请来了，四十出头的样子。身穿法师礼服，腰间系着红色、绿色的布条。用一条宽宽的红布包着头，

布上挂满了小铃铛。他开始施法，在院子里点燃了柏香枝，朝着尕拉藏仁欠家的家神方向叩了三次头，嘴里念念有词。然后手握一把短剑静静地盘腿坐在桌子上，闭着眼睛，不停地念着什么。突然，他站起来，好像已经神灵附体，变得很激动，他的头和上半身开始剧烈颤抖。那些小铃铛"叮叮铛铛"响个不停。不停地摇头，他好像越来越激动。

尕拉藏仁欠赶紧给法师跪下，问法师他的妻女到底在哪里。法师突然跳起来，疯狂地跳舞，挥舞着他的剑，看上去很疯狂的样子。过了一会儿他高声大喊"你们不用担心，她们还活在阳间，没有死。她们在你家的西边，你们朝着县城的方向去找。"

当他们想获悉更多的时候，法师从恍惚中恢复过来。他放下手中的剑，向家神叩了三次头，算是作法结束。在炕上躺了一会儿，好像很累。后来他拿了给他的两个硬币和馍馍走了。

尕拉藏仁欠有点疑惑，家神指了北方，而法师却说在西方，他不知道该相信谁。思来想去，还是决定相信后面的一次，毕竟是家神和法师二者法力共同做出的答案。

总而言之，家人还是稍稍得到了安慰，至少可以确定她们还活着，那样他们就避免再次被‘吃人命’的灾难。

第二天早上，尕拉藏仁欠叫上他的朋友立穆诺日早早出发，沿着往县城方向打听。他们一路打听，他们问了所有碰到过的人。但没有得到任何消息。到达县城时天已经黑了，两人又累又饿，想找个小旅馆现住下来，准备第二天再找。小旅馆门口拴着几头毛驴，还有一堆煤。他们走了进去，要了两碗面。旅馆里还有两位男子，着装和他们一样，满脸的煤灰，正在吃饭。

“二位叔叔是哪的人？”尕拉藏仁欠打了个招呼。

“多士代村的，你们呢？”其中一位说到。

尕拉藏仁欠其实不知道多士代在哪里，因为他也是第一次到县城。

“我们是郭隆寺那边的，你们是做煤生意的吗？”尕拉藏仁欠又问。

“是啊，我们从北山炭山岭那边驮煤炭，卖到这边来。”刚才的那人回答。

“那你们在路过时有没有看到过一个土族妇女，带着一个小女孩的？夫拉那拉那边的口音。”尕拉藏仁欠不忘他这次出来的首要任务。

“哦，对，几个月以前，在炭山岭的一家旅馆里碰到过一个，穿着土族服装带着一个两岁左右的小女孩。她说她要去西大滩亲戚家。”他们说。

尕拉藏仁欠他们激动坏了，就和那两个人详细打听了起来。根据那俩人的描述，他们确信一定是楠颜索母女。他们谢过那俩人。第二天天快黑的时候他们回到了家。详细告诉了央措什姐他们得到的消息。他们确定她们就在北山。

央措什姐非常高兴，她再次感受到了她们虔诚供养的神真的是无所不能！

四十四 • 护身符

尕拉藏仁欠又叫上立穆诺日，按照家神确定的日子，带了一袋面粉，一口小锅和一顶帐篷。还特意拿了楠颜索的一件衣服就往北山炭山岭出发了。

到了西大滩，挨个问过碰到的每一个人，但是没有人能提供有价值的线索。

原本满怀希望的尕拉藏仁欠一下子像泄了气的皮球，瘫坐在地上。他原以为一到西大滩就能碰到他日思夜念的妻子和孩子，他们一家又能团聚，而现实却给他重重的打击。举目无亲，束手无策。唯一能做的，就是和他的父辈们一样，在最困难的时候祈求长生天的帮助，祈求得到家神的护佑。他找来一根树枝，担在肩上，朝着家乡郭隆寺的方向，祈祷、磕问。他相信无所不能的家神的法力会附着在这根看似普通的树枝上，会为他指点迷津。立穆诺日也跪在地上，一边磕头一边祈祷。

尕拉藏仁欠开始请神。他不时的往前走几步，也会后退，有时候转身朝着不同的方向。是的，当他虔诚的

问到他的妻女会不会是在西边时？一种无形的力量在推动他，让他向前或者向后。向前意味着肯定，退后意味着否定。当一切仪式过后，他坚定的告诉立穆诺日他们所找的人在西大滩以东，这不会有错。立穆诺日也深信不疑。

第二天一早，他们离开了西大滩，毫不犹豫的向东出发。一路逢人就问。当他们到达野狐川时，碰见了一位靠着院墙沐浴阳光的老奶奶。他俩向她打听。

“哦，这个乞丐就在附近，看见那个磨房了吗？她们就住哪里。”老人说着，手指着磨房的方向。

尕拉藏仁欠和立穆诺日欣喜如狂，快速向磨房走去。磨房里好像有人在做饭，尕拉藏仁欠很熟悉的味道。他们越来越近，甚至能看到里面的人。一个男人好像用刀子正切割着什么，他甚至能听见那个熟悉的声音也在说着什么。

“怎么有个男人？”立穆诺日说。

尕拉藏仁欠也被眼前的场景惊呆了，一切超乎他的想像，他像个木头人一样站着不动。

“我们先把那男人痛打一顿吧，然后带她们回去。”立穆诺日问，但尕拉藏仁欠好像什么也没听到。

沮丧、失望、莫名的愤怒此刻一起向他袭来！他感觉很冷，仿佛跌入冰冷的深渊。在这以前，他无数次的

幻想过他们重逢的情景，而此时此刻这一切瞬间即逝，他心如刀割。

楠颜索也发现了他们，她慢慢地站起身子。直直的看着他们。一切来的太突然，她很震惊！几个月来受尽的磨难，她委屈的“哇”的一声大哭起来。屋里的何朝山走了出来，看到眼前的一幕，他什么也明白了。他扔下手里的活计，看着两个可怕的男人，边看边慢慢向后退去，瞬间转过身，他很快消失在树林里了。

尕拉藏仁欠跑过去，拉着妻子的手，百般安慰，楠颜索渐渐恢复了平静。腊月花不知什么时候也跑出来了，她拉着阿妈的衣襟，怯怯的看着这个熟悉而又陌生的人。一家三口都陷入沉默之中。后来楠颜索端出来一碗开水递给他，但被他拒绝了。楠颜索只好放在他旁边的地上。

“他不是土族吧？”过了好长时间，尕拉藏仁欠才打破沉默开口问了一句。

“是的，他是这儿看磨的，我和女儿到了冬天没地方去才住到这儿的。”楠颜索很平静地回答他。

“我们找了你们很久，找的很辛苦。跟我们回去吧。”尕拉藏仁欠说。

楠颜索开始抽泣。

腊月花走到她阿爸的身边靠在他的腿上，尕拉藏仁欠用双手搂住她的腰并把她抱起放在自己的腿上。

看着孩子瘦了一圈，尕拉藏仁欠很是心痛。楠颜索煮了点兔子肉端过来给他们吃，但他们一点都没吃。

“我非常想念你们，阿妈也想念你们，自从你们离开后，阿妈思念成疾，卧床不起。她渴望尽快见到你们，跟我回去吧，外面不容易。”尕拉藏仁欠语重心长的说到，眼泪涌出了他的眼眶。

“可你的姐妹们呢？你能保证她们再也不会欺负我？在那个家里我真的受够了！”楠颜索几乎咆哮，往日的屈辱又浮现在眼前。

“她们再也不会了，她们都已经悔悟了，她们会疼你，我保证！你走了后，阿妈就生病了，就是因为思念你们。你应该知道，我每时每刻都在想着你们！我们不能分离。在这里，甚至都没有人和你讲土语，你又听不懂他们的话。你也不能穿你喜欢的花袖衫，等将来去世了尸体也不会火化会买进土里。”尕拉藏仁欠情绪激动地用令人窒息的声音说着。

是的，在这里我很孤独，我几乎连个说话的人也没有，我也希望跟你回去，过上幸福的生活。”楠颜索说着，似乎要答应要和他们回去。

“我从你的家妆箱子里拿了一件你的衣服，还给女儿带了一件袍子。冬天太冷。”尕拉藏仁欠说道。

楠颜索仔细翻看着自己的衣服，不停地抹眼泪。她脱了腊月花的旧衣服，给她套上了新的那件。天空下起了鹅毛大雪，纷纷扬扬飘落而下。这是今年的第一场雪。楠颜索给他们拿了一些豆面馍馍让他们吃。他们说了很多话，尕拉藏仁欠说了很多家里的事直到半夜。

楠颜索和女儿睡在磨房的板炕上，她翻来覆去，思前想后。她回想和尕拉藏仁欠相识相爱的甜蜜时光；她做梦都能梦见她的奶奶、她的阿爸和她的孩子。常常回忆起在他们家受到的种种不公平待遇。是的，未来充满未知，故乡又有太多让她无法割舍。颠沛流离、居无定所、孤苦无助的日子她早已受够了。在她居无定所时她想到过回去。可她现在又怀孕了，如果回去，她们会责备她吗？会不会虐待这个孩子？在这个她曾经陌生的地方，如今她已经习惯了，她已经基本学会了当地的汉语。她想着这些问题时眼泪不由自主的夺眶而出。慢慢习惯了和何朝山一起生活。如果她离他而去，他又会怎么生活呢？他也是个不幸的人。尤其想到当初坚定的离开家时在郭隆寺发下的誓言，她不寒而栗！她知道这辈子是不能回去了。她思考着痛苦地做着抉择，而在同一屋檐下的她的尕拉藏仁欠，早已鼾声如雷。

不知过了多长时间，腊月花醒了，她嚷着要阿妈带她出去尿尿。楠颜索起来抱着女儿到门外。外面已经下了厚厚一层雪。当腊月花上完厕所，当她抱着孩子回到门口，她再次停住了脚步，再也无法前移。她沉思了一会儿，猛然间，一股无形的力量促使她转过身，她迅速地背起女儿离开。她们越走越远，在茫茫的田野里，在死一般寂静可怕的夜晚，她们母女消失在夜幕下，当时谁也没有发现。

当尕拉藏仁欠他们醒来时发现楠颜索和腊月花不见了，他们四处寻找，雪地里一串如隐如现的脚印伸向远方。尕拉藏仁欠蹲在地上，双手抱着头，痛苦地自言自语“老天爷啊，请为我开开眼，我该怎么办？”气急败坏的立穆诺日，狠狠砸碎了所有的碗。然后拉着尕拉藏仁欠寻着脚印他们追踪了一段距离，但脚印越来越模糊，最终什么也看不清。他们无奈返到磨房。

立穆诺日在磨房的板炕上发现了一个绣着花边的护身符，“看！这个肯定是你臭婆娘绣的，我们把这个带给她的娘家，告诉她们她和一个男人活的好好的，再也不用担心他们的威胁了。”尕拉藏仁欠觉得立穆诺日说的在理，他把护身符小心翼翼地地装进自己的怀里。他们在附近村子里继续找了两天，但没有任何消息。天空中依然飘着雪花，天气越来越冷。“我们回去吧，她的

心已经不属于你，忘了她们吧，我们离开这个破地方回家吧。”立穆诺日劝着。

尕拉藏仁欠同意了，点了点头。

“她的衣服带回去吗？”立穆诺日问道。

“不带了吧，留到这儿。这是她最喜欢的。”尕拉藏仁欠说罢，把衣服叠的很整齐，摆放在炕上很醒目的位置。他们头也不回地离开了这个曾给尕拉藏仁欠带来希望如今却让他心碎的地方。

当他们回到家时，央措什姐也叫来了家族里的老人们。他们把过程原原本本的做了下交待，然后大家商量给楠颜索的家人怎么做个交代。最后决定由两位老人去

楠颜索娘家。他们解释了半天，楠颜索家人半信半疑，最后看到带回的护身符时，她家人就再没说什么。

万幸的是，那个护身符避免了尕拉藏仁欠家第二次“吃人命”的风险。

四十五 • 尕拉藏仁欠在新年狂欢时喝醉

时近腊月，到处是白雪皑皑，一片银色的世界。太阳在蔚蓝色的天空中高高地挂着。但没有一点暖意。乌鸦群聚在一起，低空盘旋，不停地叫着，在寻找吃的东西。一排排的白杨，依旧在冬日的原野里依然挺拔。

尽管天气寒冷，但每户人家的屋子里却是暖意浓浓。结束了一年的农活，大家心情都不错。这是整个一年中最长的农闲时间。眼看着新年一天天临近，男人们偶尔聚在一起喝酒，孩子们不耐烦地等待着父母为他们买新衣服。

尽管尕拉藏仁欠无法割舍对楠颜索母女的思念，但生活还得继续。腊八的早晨，他起了个大早，背上背筐，拿着镐子向村口的河边走去。河床里的冰结的很厚，他很高兴，这预示着明年是个丰收年。没费多大功夫，他背回来一大筐砸的大小不一的冰块，回到家后，在屋檐、猪圈、院中小花园墙上，以及大门外的粪堆都放了上去。还有一些能确保家人和家畜安全的地方。他相信，明年家畜兴旺庄稼丰收。

过了腊八，就拉开了过年的序幕。大家才开始可以杀猪，炸各种形状的馍馍，酿酩馏酒。尕拉藏仁欠的姐妹们如往常一样腊八的晚上做 “搅团(一种面食)”。

尕拉藏仁欠邀请了几位村民到他家喝酒，醉了就全睡在了他家里。第二天，大家又聚在另外一个人家里，又是喝酒、唱歌又住在他们家。尕拉藏仁欠他们几个人每天这样，乐此不彼。转眼时间到了元宵节。

央措什姐让尕拉藏仁欠回家收拾猪头，准备过元宵节。猪头肉是元宵节美食的重头戏。尕拉藏仁欠生了一堆火，用一头烧红的铁棍子烫着猪头上难以去除的毛，旁边放着酩馏酒，自斟自饮，嘴里唱着酒曲，真不知是酒醉还是自我陶醉。

把猪头收拾干净以后，让姐姐把猪头煮上。肉熟了，切一丁点耳朵啊、舌头啊什么的先献给家神，完了家人再享用。

天快黑下来的时候，每家每户从家里抱了些干草在巷道聚集，所有抱来的草又每隔几米分成小堆。等人来的都差不多了。所有草堆都点燃后，村子就包围在一片烟雾弥漫中。人们欢快的从一头的火堆中向终点跑去，跨过每堆火，据说，这样能驱走疾病、灾难，人们争先恐后的跳着。有些小孩被家里的大人或抱着或用一只手夹在腋下，完成自己完成不了的仪式。整个巷道，此刻

又被燃烧着的火焰照亮了，火光中能看到每个人幸福满足的笑脸。当每个人差不多都跳过三遍后，人们把所有的火堆用推把等工具集中在一起，火势更大了。人们自发地围着火堆跳起了安召舞，尕拉藏仁欠被人们簇拥着领舞。他在最前面领跳着、唱着。不时地从怀里取出酒瓶喝上一口，村里的年轻男女们跟着跳、还有合唱部分要其他随舞者一起完成。

站在一旁的央措什姐看到尕拉藏仁欠的帽子起火了，她感到很心疼。因为那帽子的狐皮是用他阿爸当年捉的狐狸的皮做的。央措什姐一针一线亲手缝制的，而这是尕拉藏仁欠第一次戴出去就被烧了。央措什姐强忍着情绪，控制住自己的脾气。因为这是新年期间，不能打骂或责备任何人，这是老祖宗世代留下来的传统习俗。如果在新年过春节期间家里有发生打骂或责备别人的情况发生，那就预示着整个来年的运势不佳，将会以疾病或灾难等不同的形式表现，谁也无法预测。所以，央措什姐自己强忍平复着自己的心情，早点离开那个大家一起欢乐的场面，独自回了家。尕拉藏仁欠则继续带领大家，对他来说帽子的事不会有一丁点的影响。甚至欢乐的气氛越来越高涨。

转眼又到了农历二月初二，在土族人的认识中，这一天标志着狂欢了一个月的正月正式落下了帷幕。过了这一天，就得开始忙碌的春耕。

这一天家家户户都有炒大豆的习俗。用挖来的咸土炒出的大豆又酥又香。孩子们会玩一种赢大豆的游戏。游戏形式很简单，一学就会的那种，输赢不在其次，重要的是享受那个过程。孩子们或蹲或趴在地上，乐此不彼。

这一天离县城近点的都会去县城，那里有一个物资交流会，也有一个花儿擂台比赛。附近的唱把式都会过去一见高低。

央措什姐也没事干，坐在炕上逗小孙子。尕拉藏仁欠也比往日回来的早，依旧半醉半醒状态。

“这个春节有多少天你是清醒的？”。

“也正是该喝喝酒的时候吧？再说了这段时间也没有什么必须要完成的事。”尕拉藏仁欠回答到。

“我们想打发人去给你提亲。”央措什姐说。

“算了吧！我不想结婚了。我现在活的很好。楠颜索的事已经伤够了我。”尕拉藏仁欠毫不客气地拒绝。

“你要为家族考虑，你是唯一的儿子，我们需要延续香火。”央措什姐严肃地说到。

“你腿上坐着的孙子不算吗？”他问到。

“你姐妹们的孩子当然不是我们家真正的孙子，他们是外孙，这样的十个外孙也顶不了一个真正的孙子。只有你的儿子才是我们家真正的孙子，他才有资格延续我们家的血脉。”央措什姐很严肃的说到。

尕拉藏仁欠什么也没说，拿出烟斗抽起烟来。

那只他很喜欢的小花猫伸过头来蹭了蹭他的手，希望得到他的抚摸。

“我最近老梦见蛇，昨晚又梦见有条蛇从大门进了院子里。梦见蛇意味着将会有男孩儿降生。奇怪！以前楠颜索在家里时我就一次也没梦见过蛇，她生的是女儿。现在她走了，我反而经常梦见蛇。也许你再娶个媳妇，生个孩子一定是个男孩。我也很想在我有生之年早日抱到我的亲孙子。”央措什姐说到。

尕拉藏仁欠什么没应答她，起身后到院子里他把牲畜赶进畜圈里。

四十六·情歌交流会

夏天到了，这是青藏高原上最好的季节，好多地方都有花儿会。郭隆寺的神舞会、馒头寺的花儿会、丹麻花儿会、松番寺花儿会一个接着一个。尕拉藏仁欠作为当地有名的歌手自然是场场不拉地都参加，每个地方的花儿会上他都参与到其中愉快的唱歌，在美丽的夏天与穿着五颜六色的土族服装的人们一起围坐在绿油油的草滩上，一边唱着花儿，一边喝着美酒，那是让他心醉，享受的场面。

每年夏天的最后一场花儿会是在农历七月初十，在松多乡的花园寺举行。这个花儿会结束后很快就是一年一度的庄稼收割即将开始。

尕拉藏仁欠戴上圆顶礼帽，戴着镜片很厚的石头镜，穿着绣花衬衫，外搭高档“绸拉”长袍(出自西藏，一种特殊的羊毛制品做的衣服，能防雨防风)，脚穿一双土族风格长跃靴，一把华丽的北京跨刀斜跨在腰间的绣花腰带上。他骑着马来到花园寺。花园寺坐落在

一个比较陡的山坡上。这个寺院由一座大经堂和几间喇嘛宿舍组成，它是郭隆寺的附寺，属于土观活佛。

寺旁的山坡上是郁郁葱葱的松树，形成了一道独特而又美丽的风景。

寺院附近居住着藏族和土族，藏族多来自松多靠北的北岔、东岔、马营等村子。土族主要来自松多南部的达拉和红崖子沟东山的一些村子。大家都穿着民族服装。驾着马车，带着家人。一时间山上支起很多小帐篷。他们到寺院朝圣，渴望着参加这里的一切庆祝活动。

尕拉藏仁欠在会场上转了两圈，一群土族人围坐在一起唱花儿，几乎每个人前面的草地上都放了一瓶酒，尕拉藏仁欠也拿了一瓶酒坐在他们中间。他给两边的人添了一点，自己也喝了一口。这时有人认出了他，并让他和一位土族妇女对唱。

尕拉藏仁欠礼节性地拒绝了，尽管他的嗓子早已开始难受，但他还是处于礼貌暂时拒绝。但在大家的一再催促下，他最后谦虚的说，“那我现在与这位美丽的阿姑给大家献唱一首，唱的不好，大家可不要笑话我。”说完他又喝了一口白酒清了清嗓子，然后开始唱到：

有许多人在犁地，

但打碎土块的人没有。

有许多人在买这买那，

但没有人接受我想赠送的礼物。

刚唱完就引来了大家的喝彩声。和她对唱的玛吉遇到这样优秀的歌手感到非常高兴，接过尕拉藏仁欠手里的酒瓶也喝了一口清了清嗓子，把右手抬起放在耳边开始回唱：

五座山的背后，

有许多人在追寻心爱的人。

有一个觉得非常如意，

但靠近他还需要很长的路。

听众的情绪再次被她优秀的歌手感染，纷纷喝彩。

轮到尕拉藏仁欠唱了：

拔草的女人很多，

但没有一个可以成亲的；

说甜言蜜语的女人很多，

但没有一个是真心的。

玛吉用歌声回答：

许多女人戴着发夹，

但是没有人送我一个；

待在家里好忧伤，

我常常思念着我的心上人。

尕拉藏仁欠回敬到：

许多人在收集羊毛，

但没人给我捻线制作腰带；

许多人戴着头绳，

但没有一个和我心心相印的。

“好了，我就唱到这儿吧。”尕拉藏仁欠礼貌的说到。“我没有更多的歌了，请在座的叔叔阿姨们大家都唱吧，该你们了。”

“不！不！我们都喜欢听你唱，再唱几首吧！”大家热烈要求。几个年轻人站起来给他们敬酒，希望他们能再多唱几首。

“大家都喜欢听你唱，你就唱吧。”玛吉也在劝说尕拉藏仁欠。

“没有，没有。大家都喜欢你的声音。”尕拉藏仁欠不好意思了。

玛吉微笑着再次唱起来：

海岸的青草，

河岸的石头。

我心上的人，

让我心伤。

尕拉藏仁欠回到：

路上有很多木车，

但路修的不好。

许多人戴发髻，

牵手的没有一个。

“好了，现在该你们唱了，我真该休息一下了，喝口水润润嗓子。”尕拉藏仁欠说罢，喝了口酒。大家也不好意思再坚持什么，其它人就轮流唱开了。

“哦，你唱的真好听！你阿妈是个多么优秀的女人，能生出你这么优秀的歌手！你家在哪里？我能握下你的手吗？”玛吉跟尕拉藏仁欠开玩笑。

“当然了，你可以永远握着我的手，如果你愿意的话。我是姚麻家村的。请问你是哪的？”尕拉藏仁欠开玩笑说。

“我家在十八洞沟村。我们其实离的不远。”玛吉微笑着回答。

“是的，是的，那我回家跟你顺路。今天下午散场后跟我一块儿回家吧？你愿意骑到我的马上吗？我带你一段，我喜欢你！请跟我一起走吧！”尕拉藏仁欠说道。

“我当然愿意！”玛吉激动地说道。

有些人开始离开那个原来的圈子，准备回家了。尕拉藏仁欠也叫玛吉两个人离开那儿。他们看见一个小摊贩卖水煮肉，尕拉藏仁欠过去买了些猪肉请玛吉和他一起吃。吃完后，玛吉说：我们再唱一会儿吧？

今天的天气这么好，正好是唱花儿的好天气、好时机。

如果在这么好的天气里，还有这么好的心情，再不唱几首的话心里多憋屈啊。”

尕拉藏仁欠很高兴地答应了玛吉的建议。他们走到离人群稍微远点的一块地方，肩并肩地坐在一起，玛吉先开始唱道：

很多人拿着锄草锄子，

很少有人带手镯。

很多人特想追你，

很少有人真正为你好。

尕拉藏仁欠唱到：

天上的云彩虽然很多，

但真下雨的很少。

如果你真能感觉得到，

这就是我的内心。

玛吉紧紧地抓住了尕拉藏仁欠的手，“你说的是真的吗？”

“是的，”尕拉藏仁欠说着，慢慢靠近她，左手搭到她的右肩上，轻轻地吻了她的脸。“你太漂亮了！太迷人了!你的头饰也是那么庄重优雅。你身体的每个部位，你的笑容都会让我心动。”尕拉藏仁欠说道，神情

地望着玛吉的眼睛。他们四目相望，眼神里包含着满满的爱意。

“你的花儿是怎么唱的，简直太好听了！”玛吉说道。

“如果你喜欢听，以后我天天唱给你听。”尕拉藏仁欠说着，轻轻地把玛吉拉过来给了一个拥抱。

“时候不早了。好多人都走了。我们也该回家了。我们以后再聊。”玛吉建议道。

尕拉藏仁欠同意了，他拉过马让玛吉骑在前面，决定先把玛吉送回家。

四十七・相恋

夕阳西下，尕拉藏仁欠他们骑着马从一个长满草的山坡上疾驰而过。尕拉藏仁欠从后面轻轻地抱着玛吉，俩人的头紧紧地靠在一起。他们享受着初秋的高原美景。路过的人们朝他们打着口哨，表达着他们羡慕、祝福，甚至嫉妒的因素也在里面。

尕拉藏仁欠也用响亮的口哨声回应着他们。”用马鞭轻轻地抽打着马。

“太浪漫了！我感觉我们在空中飞翔一般。你还是位很棒的骑手！”玛吉由衷的夸他。

“我的马儿今天好像特别有活力，知道为什么吗？那是因为它驮着一位美丽的女士，而且是它的主人喜欢的。”尕拉藏仁欠调侃到。

“我可以给你唱一首歌吗？”玛吉问。

“当然可以，我还求之不得呢！”尕拉藏仁欠愉快的答应了。

好多马背上的好骑手，

旁边没有个陪伴的。

有幸参加了一次花儿会场，

我唱一首花儿你来听。

玛吉一唱完，尕拉藏仁欠用固有的调子吼叫着回应，用马鞭轻轻抽打着马儿，风一般驰骋在草地上。快到玛吉家附近时两个人下了马。尕拉藏仁欠在一条弯曲的小溪里饮马，他俩坐在草地上等着马儿饮水吃草，天色渐渐暗了下来。猫头鹰开始出来觅食了。

玛吉双腿并膝，双手交叉抱着双膝坐在草地上，看着饮水的马儿。“它今天跑了那么多路，一定是渴坏了，多好的一匹骏马！”

“那是因为它的主人找到了一位美丽的女士，它也高兴！是不是你也渴了？”尕拉藏仁欠不怀好意的问玛吉。

玛吉什么也没说，羞涩地低下了头。

“好吧！我让你解渴！”尕拉藏仁欠说着，放下手中的马缰绳，纵身而起，把玛吉扑倒在地。玛吉没有任何反抗，任凭他摆布。她们在草地上不停地翻滚。

那夜，整个世界似乎只属于他们两个。尕拉藏仁欠自从楠颜索离开后，很久没有这么热血沸腾，酣畅淋漓过。时高时低的呻吟声在空旷寂静的夜晚响起。马儿在一旁悠闲的吃草，时不时抽搐着耳朵捕获来自空气中的任何动静。过了很久他们终于停了下来，气喘吁吁。

“你太棒了！”玛吉一只手抱着尕拉藏仁欠的脖子。“感觉太好了！谢谢你。”尕拉藏仁欠挣脱玛吉的

手起身拿起烟斗，装满烟草开始抽烟。

“我们走吧？”玛吉说。

尕拉藏仁欠答应着，在地上磕掉抽完的烟灰，烟管放入绣花烟袋里扎好，别回到腰带上。

他们回到了玛吉家的村子。

“你进去吧，我不能再送你了，我得回家。”尕拉藏仁欠说着，依依不舍地准备策马回家。

“现在太晚了，今晚住我家吧？”玛吉有点不好意思的说。

“我不敢！”尕拉藏仁欠很惊讶。

“没关系，不会有人会说什么。”玛吉说。

“你也戴天头了？”尕拉藏仁欠又一次很惊讶。

“是的，没错。”玛吉回答。

尕拉藏仁欠跟着她回家，她牵着尕拉藏仁欠的马，栓到自家的马棚里。玛吉领着他走进自己的房间，又从厨房拿了馍馍和茶水，他们一块吃。

他们俩睡在一起，盖着一件很重的旧羊皮袄，用自己的衣服当枕头。

“我戴天头已经两年了。”

“你为什么没出嫁？你没有兄弟吗？”

“我本来有两个哥哥，一个不知道得的什么病一年前突然去世了。另一个也是病了很长时间，后来送到郭隆寺做了喇嘛。我有个姐姐在家招了女婿，但他们经常吵架，所以就分家单过了。我不得不待在家里，只能戴天头了，我本来还有一个姐姐，是大姐，但很小的时候就得病去世了。”

他们就这样你一言我一句的聊着，尕拉藏仁欠也和她说了自己的故事。玛吉很同情他的遭遇，并告诉他好几年前就已经听说过尕拉藏仁欠了，因为他在当地名气太大了。

“我的父母已经老了，我又没有丈夫，一个人干什么都不容易，也没个能帮上忙的。”玛吉在叹息。

“我想帮你也帮不了啊，怕别人说你闲话。”。

“我不怕，刚戴天头那会儿也害怕别人指指点点，现在也没什么。谢谢你有帮忙的心，倒是你敢和我公开来往吗？”

“有什么不敢的，我也不会介意那么多了，真的，经历过一次失败的婚姻，我也会看开很多了，活着，不能太在乎别人怎么说，要不会活的好累。我愿意和你搭伙一起劳动，如果你愿意，我们可以永远在一起。”

“那怎么可能？你的意思我们结婚？嫁到你家还是你招到我家？”

“都不是，你不能来我家，否则你的下场就会和我前妻一样。我也不能招到你家，因为我阿妈就我一个儿子。”

“那你能经常来我家吗？你甚至可以在我家住一段时间吗？”

“当然啊！我会经常来看你，也愿意陪你住好长一段时间。”

“太好了，这样是最好不过了。我很幸运，非常感谢你。”玛吉说着亲了下尕拉藏仁欠，拉他的手。

尕拉藏仁欠顺势高兴地扑了过去，他们幸福地滚在一起，憧憬着他们美好的未来。

后来的日子里，尕拉藏仁欠经常去她家，常常帮她干活。所有玛吉家的重活累活，都有尕拉藏仁欠的身影。有时候一住就是一个月，像一家人一样。他在两个家里穿梭，寻求最佳的平衡。玛吉家里人都当他是家里一员，她的阿爸阿妈把他当做女婿看待。村子里人都叫他“姚麻家叔叔”，没有人认为他是外村的。尕拉藏仁欠称呼她的爸妈“叔叔”“阿姨”。他们彼此间不像其他夫妻间那样称呼，相互直呼名字。尕拉藏仁欠把玛吉的家人当做亲人，尽管他的亲戚们都反对他太多的时间待在玛吉家里。

几年后，玛吉生了一个儿子，玛吉的阿爸给他取名旦尖斯让。自从他们好上以后，尕拉藏仁欠是她唯一的男人，很明显那是尕拉藏仁欠的儿子。自从有了儿子，尕拉藏仁欠对玛吉更加疼爱关心，玛吉也深爱着尕拉藏仁欠。

四十八・达吉坟墓的冲突

又是一个夏天的午后，天气阴沉沉的，眼看着就要下雨。这样的天气，基本上什么活也做不了。央措什姐和女儿们准备利用难得的空闲改善生活。她们忙着做油炒面，没过多久也就做好了。她们等仁欠什姐的儿子达吉从山上放羊回来一起吃。

下雨了，一直不停地下。天色渐渐暗了下来，但还是不见达吉赶着羊群回来，往常这时间早该到家了。大家开始紧张不安起来，担心意外发生。仁欠什姐叫上妹妹们上山去找。她们大声呼喊着达吉的名字，但没有任何回应，这让她们越发变的不安。最后她们顺着羊的叫声找到了一处悬崖下。眼前的一幕让所有人吓了一跳。一股浓烈的血腥味扑面而来，好多羊一瘸一拐，羊群中躺着一个人，走近一看是达吉。他可能雨天路滑从悬崖上摔下去的，早已没了呼吸。突入其来的一幕，仁欠什姐放声恸哭，撕心裂肺，几次昏了过去。一切来的太突然，所有人束手无策，除了不停地安慰仁欠什姐，一个

个不停抹泪。最后她们用长袍裹着达吉的尸体回到了家。

雨一点也没有停的意思。达吉的意外死亡对央措什姐无疑是沉重打击，她失去了她的第一个孙子，这个由她一手带大、吃饭睡觉都一直在她身边的孙子，直到长大能独自放羊，一家人都为他骄傲。央措什姐彻底倒了下去。

尕拉藏仁欠当时在玛吉家，他差不多已经待了半个月了。当听到达吉消息后赶快回家。姐妹们都在伤心的哭泣，家族里的人都在等他回来商量后事。他的阿妈躺在炕上一动不动，只是默默流着泪。商议是在极其沉闷的氛围中完成的，尕拉藏仁欠和其他人商量的结果是举行简单仪式后，把骨灰撒到山坡上。

尕拉藏仁欠把商量结果转告了阿妈，央措什姐不答应。说尕拉藏仁欠你已基本住在十八洞沟村了，就算和她有了孩子也算是她家的孙子，肯定不会同你的姓，达吉的骨灰一定要和他爷爷埋在一起。

“我们怎么能把一个孩子葬在族坟里？你们谁听说过这种事情？只有结过婚的、儿女双全的、正常死亡的才有资格能葬到族坟里。如果达吉入葬了，以后家族里年纪轻轻就死去的只会越来越多。”家族里一位长者坚决反对。

在央措什姐的一再坚持下，最后，大家都做了让步。折中的方法是，达吉的尸体用一只旧箱子当做灵轿抬到一块偏僻的地方火化，骨灰葬在离祖坟很近的一块洼地，没有举行隆重的葬礼。

四十九·尕拉藏仁欠和玛吉的儿子

尕拉藏仁欠从玛吉家回来，进了厨房。央措什姐正坐在烧炕火堆旁，一边喝着熬茶，一边摇小经筒，低声诵经。尕拉藏仁欠过去问候了她，从怀里取出用小麦面做的馍馍递给央措什姐。

“是玛吉做的吗？”央措什姐问到，从尕拉藏仁欠手里接过去。

“是的，阿妈，这是她做给您做的, 您吃点吧。”尕拉藏仁欠回答。

“她的儿子怎么样？身体好吗？”央措什姐又问。

“他很好，很健康，又调皮又机灵。他的爷爷奶奶特别喜欢他，把他照顾的也非常好。”尕拉藏仁欠回答。

“他们当然会很爱他！可惜我没有这么好的福份。这个孙子应该出生在我们家才对，他应该是我的孙子，我来照顾他才对。不幸的是，我梦到的蛇最后爬进了她们家。我老了，留在这个世上的时间也不会太多了。”她叹了口气，很平静。

尕拉藏仁欠低下了头，母子俩陷入沉默。

“他的爷爷给他取了什么名字?”不知过了多久，央措什姐又问。

“阿妈，他叫旦尖斯让。”尕拉藏仁欠回答。

“这名字好！他的家人有没有让孩子叫你阿爸？”央措什姐问。

“没有，他叫我叔叔。”尕拉藏仁欠回答。

央措什姐继续摇着她的经筒，轻声地诵经。

“这一切都是命啊，你天堂里的阿爸要是知道这些他也会难过的。”央措什姐好像是在自言自语。

尕拉藏仁欠只是一个劲地抽旱烟。

“这是老天对我的惩罚啊！我们搬到这里，吃尽了苦头，到头来，连个孙子都没有。”央措什姐又开始叹息。

尕拉藏仁欠不知道该怎么安慰她。

“你去她家之前先把屋顶收拾一下，多背上去些土，夯实一下。要不你也不知道你下次什么时候回来。”央措什姐提醒到。

“好的，阿妈，我会把房顶收拾好，您放心。”尕拉藏仁欠说完就往外走。

五十 • 丹兰索“戴天头”

时光飞逝，不知不觉中丹兰索已经长大。她可以独立去做好多事，每天帮家里去山上放羊。她是个聪明又漂亮的姑娘，央措什姐和尕拉藏仁欠把她视为掌上明珠。

尽管阿妈在她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了她，但是在奶奶和阿爸的细心照顾下，在姑姑们的教导下，她的刺绣活和厨艺都很好。即使田间劳作还是家务活没有一样能难住她。她还从奶奶那里从小学会了不少民间歌谣和民间故事，还学会了不少的赞歌，那都是阿爸和别人喝酒唱歌时她偷偷学来的。

一个寒冷的早晨，白雪覆盖了整个山野。这样的日子很少会把羊赶出去，因为积雪覆盖了地面，羊群在雪地里找不到吃的。丹兰索在院子的空地上扫开一大块地，抱来一些豌豆草料让羊吃。她的奶奶坐在屋檐下晒太阳，看着丹兰索抱着一只新生的小羊羔过来，她嚼了点馍馍放在手心里去喂它，它的妈妈好像没奶给它吃。

“是哪只羊产的？”央措什姐问丹兰索。

“奶奶，是那只神羊。”丹兰索说着用手指向一只背上系着彩带，那是家神所赐的彩带的羊。

“哦，她也老了，这可能是她产的最后一只羔了。”央措什姐触景生情，又想到了自己。

“奶奶，神羊是怎么认定的啊？”

“你阿爸会正月初三早上在家里举行认定仪式。院子打扫干净，洗脸漱口后煨桑磕头，打开羊圈，给它们喂新年春节准备的各式馍馍。他会挑选一只羊身

上系上从家神那里获得的彩带。最后，还要用泡了柏香的牛奶清洗神羊身上的羊毛。”

“他这样做是因为我们的祖先以前过着游牧生活，为了家畜兴旺，就在羊群中选出一只羊作为神羊，意味着这只神羊能保护所有的羊不受伤害。神羊是不能打的，也不能宰杀，要让它自然死亡。神羊死后再重新选出新的神羊。这样仪式才算完成。直到这只神羊的命归天了又得挑选下一只神羊。”央措什姐解释着。

大门被推开了，丹兰索看到阿爸领着一个小男孩走了进来。小男孩穿着小羊皮袄，头上辫了几个小辫子，脖子上戴着一条铁链子，链子的一头挂着护身符。额头中央涂了一小块圆形的酥油（因为这是他的第一次出远门），看着非常可爱非常讨人喜欢。那是尕拉藏仁欠第一次带着他和玛吉的儿子到自己的家里。

“阿爸！你回来了。”丹兰索高兴的快哭了，他好长时间没见着阿爸了。

“我的宝贝女儿，阿爸也非常想你。来，快叫姐姐！”尕拉藏仁欠说着拉着旦尖斯让站到丹兰索跟前。

小男孩小心翼翼地抬头看了看丹兰索，怯怯地叫了声“姐姐”。

“叫奶奶。”尕拉藏仁欠说着，指向央措什姐。

旦尖斯让只是陌生的盯着央措什姐。

央措什姐握住他的小手仔细地看了看，简直就和她儿子小时候一模一样。

“你叫什么名字？”央措什姐问到，眼睛一直盯着他。

“旦尖斯让。”小男孩说。

“多好听的名字！”央措什姐笑着说。

“我是不是你的奶奶啊？”央措什姐逗他。

“不是。”小男孩说着，摇了摇头。

“为什么？”央措什姐又问。

“你不是我的奶奶，我的奶奶在十八洞沟。”他回答。

“多聪明的孩子，你说的很对！”央措什姐说着用食指轻轻地点了他的额头。

央措什姐从她的长袍里拿出一大块冰糖递到了他的小手上，他拿着冰糖高兴地跑到尕拉藏仁欠跟前说："叔叔！你看你看，这是什么！"

"吃吧，你看奶奶对你多好。"尕拉藏仁欠摸了下他的头说。

对小男孩来说他只有一个奶奶，他看了看央措什姐什么都没说，央措什姐很失落。

"今年的羊比去年的膘好多了。"尕拉藏仁欠看着羊群说。

"是你的女儿把它们照看的好。"央措什姐看着站在一边丹兰索，一脸的骄傲。

"前两天有个人来给丹兰索说媒，我说了这个事得等你回来才能回话，那人就放下礼物闲聊了一会走了。今天你来了刚好我们可以议议这事。"

丹兰索听到大人们在谈论她的婚事，有点害羞地带着小男孩去大门外玩了。

"是啊，她已经长大了，也该谈婚论嫁了。但是我听说我们这里马上也要开始土改运动，别的地方已经开始了，说是所有的土地、牲畜、树木和财产都将属于以每个村庄为单位的新型社区，我们大家将会在规定的时间里一起劳动，一起吃大锅饭，我也得必须回来和大家一起生活。所以我不想让丹兰索结婚离开这个家，我想

让她戴天头，这样她能继续照顾你。”尕拉藏仁欠吸了一口烟说。

“我怎么从来都没听说，我才不相信，你也不想想每个家庭的私人物品怎么可能属于公共社区呢?”央措什姐不太相信地摇了摇头。

“是真的，这个运动很快就会在我们这里开始，内地好多地方已经开始了。”尕拉藏仁欠有点担心的说。说完后他吹了吹烟管，又用一个小小的铁钩清理了下烟斗，抖完灰后又装到烟袋里，扎紧烟袋口，别到腰带里。

“哦，真是不敢想象，如果你说的这个运动会真的发生，那我们会面临什么？”央措什姐长叹了口气。

“不论怎么样，你将来可以与你的姐妹和她们的孩子们一起生活。如果丹兰索将来出嫁了的话，你姐妹们的孩子们会照顾你，给你养老送终。”央措什姐说到。

“我不想跟她们一起生活，我想跟丹兰索一家在一起，她是我的孩子，我离不开她。”尕拉藏仁欠回答到。

“今后不管发生了什么，我去世以后，你一定要好好帮助她们，帮她们的孩子完婚安家。”央措什姐说到。

“不用担心，我会尽我的责任，我会给他们娶媳妇，也会给他们建新房，您放心！”尕拉藏仁欠保证。

就在一九五六年的前夕，在尕拉藏仁欠姐妹们的帮助下，全家人给丹兰索举行了戴天头的仪式，正如她阿爸所期盼的那样。

五十一・央措什姐的葬礼

转眼到了一九五六年年初，整个地区都大力实施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私人的田地、树木、牲畜以及家具都归集体所有。自然村都组合成为大的行政村，每个村都选出了领导人。村民们每天在规定的时间集合一起劳动，一起开会。人们比以前要忙的多，他们习惯的生活方式被改变。

尕拉藏仁欠也不像以前那样经常去玛吉家并能待很长时间了，他不得不和大家一起参加村里的集体劳动，所有人都对未来充满困惑。

有天早晨，尕拉藏仁欠参加完村里的会后很不高兴地回到家里。正式得到通知，要求所有人家都得把家里的羊赶到村里新建的大羊圈里充公。他很无奈，央措什姐听到后不停地抹眼泪，央求他把那只老神羊留下来，养到它自然死亡。尕拉藏仁欠给她做了很长时间的思想工作，说这是非常严格的一项规定，每个家庭必须如实地交出自家的牲畜，所有牲畜都必须统计到社里，如果把那只不充公，将会受到很严厉的惩罚。

央措什姐很失望，她唯一能做到的就是从每只羊身上拔下一小撮羊毛，捏成一团后塞进羊圈的一个缝细里，她相信这样做意味着带不走家里的财运福运。

入社运动如火如荼的开始，央措什姐的身体却一天天越来越差，似乎老的很快，咳嗽也越来越严重。

两年后，央措什姐生活已经不能自理，她便秘非常严重的时候，在那个年代里，她的女儿们不得不用手指帮助她扣出来。她整天躺在炕上，咳的越发严重了。当家里的成年人都必须得去参加村里的集体劳动时，只好由她的孙子们来照顾她。

每天晚上尕拉藏仁欠他们参加完集体劳动或者会议后回到家，都会围坐在她身边，问寒问暖。

终于有一天，央措什姐身体变得越发虚弱了，她感觉她的日子不多了，她有好多话要做个交待。

“我今天感觉好多了，昨晚我做了个梦。梦见了我的祖父母，他们在老家的巷道里，坐在几个老人中间一起晒太阳。一群小孩子在他们周围玩得很高兴。

有几个老人手里摇动小小的转经筒，还有几个用羊毛在纺线。我的哥哥和几个人说刚放牧回来，穿着白羊毛长袍，裤腿都塞进靴子里，手里拿着纺好的毛线球。

羊群懒洋洋地跟在他们后面。不远处有几位年轻妇女，穿的都很漂亮，系在腰带上的铃铛‘叮叮当当’做

响，伴着她们‘咯咯咯’的笑声，看上去都很开心。她们刚刚从一个夏天的会场上回来，夕阳下，那场面很美，很美。”

央措什姐喝了口水，接着说，“我阿爸阿妈刚从地里回来，阿妈张开双臂抱着我，他们高兴地和巷道里老人们打着招呼。”

“每个人家的烟囱里都冒着烟，很漂亮。就像是生活在香巴拉——那个传说中神仙居住的地方。那里没有忧伤。”央措什姐说着，满脸皱纹的脸上显出一丝笑容。

“现在我最担心的是我走了后谁来给我诵经超度，郭隆寺的喇嘛都回到家里去了。我去天堂的路谁来帮我照亮？我怎么找到我阿爸阿妈那边的家？”央措什姐痛苦地说着，眼泪顺着满是皱纹的脸上滑落下来。她绝望地闭上了眼睛。

“您放心，阿妈，我们会为你找到喇嘛的。我们下辈子还会生活在一起，我们永远都是一家人。”她的女儿们安慰着。

又过了几天，当尕拉藏仁欠和姐妹们在村子里的新饲养院里正开会时，卓玛卡的女儿突然跑进来告诉他们奶奶快不行了。

尕拉藏仁欠他们匆匆赶回家。一切太晚了。央措什姐已闭上了眼睛，她静静地躺在板炕上一动不动，任凭亲人们怎么呼喊。那年她七十五岁，是一九五八年的夏天。她终于脱离了苦海。他们好不容易请到了几个喇嘛，都是木匠叔叔活着时的几个小喇嘛朋友。他们惶恐不安的答应到时准时来为央措什姐诵经超度。

当喇嘛们快到尕拉藏仁欠家门口时，央措什姐的女儿们、孙女跪在大门口哭着哀悼：

在今天的日子里，
请为我尊敬的阿妈，
铺一条光明的路。
黑山后面的你们，
住在白色屋子里，
穿着黄袍的你们，
我们邀请你们过来。
请进入主房间，
暖暖地坐在，
白毡上面。
请坐在檀木桌旁，
打开你的经卷，
右手握住经铃，
为我的阿妈铺一条光明之路。

尊敬的阿妈！

如果你走在光明的路上，

您的儿女和孙子们，

就像被丢弃的石头和尘土一样。

你的孩子和孙子，

将由谁来照顾？

您的女儿们，

在您的身后，

在大路的一边，

我们将会收集您的五处骨头。

我们不这么做，

您的女儿们，

在村子里将会受到大家的谴责。

我们尊敬的阿妈！

当您走向天堂，

上天会降下冰雹，

但那不是白色的冰雹，

那是因为您的儿女们，

感到悲伤。

当您到达地狱之王时，

跪在他面前，

请把您的女儿们叫上三次。

央措什姐的女儿们和丹兰索用悲伤的旋律表达着她们内心深处的悲痛，她们和村子里劝她们的妇女们又抱在一起恸哭时，令人心碎的场面让在场的每一个人都忍不住掉眼泪，男人们都在偷偷抹眼泪。喇嘛们坐在炕上，开始诵经。

在工作组的要求下，央措什姐的葬礼只能从简从短，三天后，她被匆匆火化下葬。

她的骨灰在第二年的清明节那天被移到了祖坟，葬在达拉什加的坟墓旁边。按照传统夫妻的坟墓是并排建造的。

五十二・丹兰索的婚礼

一九五八年开始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加上三年困难时期，食物紧缺，饥荒严重。地处遥远的西部小山村也未能幸免。做为家里的顶梁柱，尕拉藏仁欠在自己家和玛吉家来回照应。当行政村里没有安排农活任务，或在雨雪天气时，尕拉藏仁欠尽可能地挤出时间到山里，挖些草根、草药什么的，送到玛吉家。就这样玛吉全家老小安全挺了过来。

在一个清晨，尕拉藏仁欠刚送了些吃的从玛吉家赶回来。隔壁村的一位在供销社上班的人来到他家，他叫龚藏什加，穿着一套干净的中山服，一看就是当时少有的工作人。

“你好啊，尕拉藏仁欠叔叔。”尕拉藏仁欠刚进到院子，龚藏什加热情的伸出手拉着尕拉藏仁欠问好。

“今天什么风把你吹来了，来，来，屋里坐。”

尕拉藏仁欠也热情的招呼着，把他让进屋里。

“我今天找你有点事。”龚藏什加说着拉着他坐在院子石头做的台阶上。丹兰索端来了馍馍倒上了茶水。

龚藏什加从口袋里拿出一包没有过滤嘴的香烟递给他。

“不用不用，谢谢你，我没抽过卷烟，有些不习惯，还是习惯抽旱烟。”尕拉藏仁欠拒绝了，并顺势从腰里抽出自己的烟袋拿出烟斗。

“是这样，现在你也知道, 所有过时的习俗都得改，寺院的喇嘛都回家了，都得娶妻成家。还有戴天头的习俗也要取消。今天我就是为这事来的，我来给你女儿提个亲。这个人呢，他以前也是一位喇嘛，现在是我们县政协的一位领导。请你们考虑一下。”龚藏什加很认真地说，好像很严肃的一件事，等待着尕拉藏仁欠的回答。

尕拉藏仁欠什么也没说，他只是狠狠的抽了几口烟，顿时烟雾缭绕起来。

丹兰索在厨房里听到他们的对话后，感觉很害怕，她吓的腿有点发抖。很难想象，如果她要嫁到另外一个村子，她会不习惯，关键阿爸怎么办，

“让她还是住在自己家里吧，我会给她修一个新院的。我老了还需要她照顾，我不能没有她。”尕拉藏仁欠说。

“那好吧，我回去和领导汇报一下，看他们什么态度，我再来给你回话吧。”龚藏什加说着和他们道别离开了。

龚藏什加走后，尕拉藏仁欠默默地吸烟，丹兰索一言不发在厨房里抽泣。

几天后，龚藏什加又来了。

“尕拉藏仁欠叔叔，这样可以吗？他同意你的想法，可以在你家附近建一个院子，他以后退休了住过来，不再回他西米的老家住，等你老了他们可以一起照顾你。”

尕拉藏仁欠不好再说什么了，一旁偷听的丹兰索也稍稍放下心来。至少她以后可以不用离开这个家，至少她可以照顾阿爸了。尽管他们还不知道未来的女婿长什么样，人品怎么样。

一个星期以后，让丹兰索穿上新衣服，叫上一位邻村的好姐妹，龚藏什加带着她们去郭隆寺附近的村委去见她从未谋面的未婚夫。当时的郭隆寺已没了往日的繁荣景象，经堂的大门一直紧闭着，没有一个香客，也不会有的。他们来到当时临时作为村委会的松布囊，只有一位穿着长袍的喇嘛，一位寺院的守卫迎接了他们。客房里面走出来了一位高个男人，穿着一身中山装，留着一头流行的干部发型，左胸前的兜里装着一只钢笔，看

上去有四十岁的样子。一种失落感袭过丹兰索的脑海，虽然英俊但比她想象的岁数要大很多。

丹兰索和她的闺蜜被邀请到客房的炕上坐。丹兰索很害羞，坐在炕沿上，一位妇女拿来了馍馍和奶茶。

“今天我们只是简单的举行下仪式，这也是符合现今提倡的从简政策，我们以这样一种方式算是给万玛仁增和丹兰索登记结婚，同时也是一种简单的结婚仪式，你们从今天起就是正式夫妻。”龚藏什加不由分说从口袋里拿出两张红色小纸片分别递给他们两个人。说那是他们的结婚证书，是万玛仁增的工作单位上发的。

“今后新郎将会带着他的新娘去县城生活。我们祝福他们幸福快乐！”龚藏什加在鼓掌。

一切来的太突然。

丹兰索尽管很不高兴，这个万玛仁增隐瞒了自己的真实年龄，自己和一个老头结婚，多么可笑的事。

但她还能说什么！她现在唯一担心的万一自己非要去县城，那阿爸怎么办。她知道县城的生活肯定和村子里的不一样，自己会习惯吗？

到了下午，几个人去了丹兰索家。丹兰索告诉阿爸她不愿意去县上的想法。尕拉藏仁欠又耐心地劝说女儿结婚了就应该到丈夫那儿，和他一起生活。

五十三 • 万玛仁增的过去

第二天丹兰索骑着马跟随丈夫去了县城。从村子到威远镇大概有四十多公里。这是她第一次到县城，所有的一切都那么新奇，那么的不习惯。她住到丈夫的屋里，房子是混凝土建筑，两件小平房。她每天除了清洁下卫生和按时做饭外，几乎没什么可做的。她的丈夫每天去上班，就剩下她一个人，每当这时就特别想念她的阿爸，她很想家。

后来没过多久，她的丈夫去北京参加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他是穿着自己民族服装去的。过了一个多月他回来了，兴奋地告诉丹兰索，北京人很多，城市很漂亮，是历代王朝宫殿的所在地。皇帝在那个宫殿里见过来自全国各地的土司，他确信土族的土司肯定也去过那里。最让他激动的是见到了毛主席，还和他握了手。毛主席问他是哪个民族的，来自哪里？那边人们生活怎么样？最后他还说他想去看看土族人生活的地方，并且送了他一件半长夹克，软缎面的，对襟盘扣，还拿出那件漂亮的衣服给丹兰索看。

丹兰索拿着衣服，不住的感叹，她从没见过这么好的布料，这样精细的做工。她想好好珍藏，毕竟这是伟大的毛主席在北京送给她丈夫的。

“你去外面这段时间，政府大院里碰到的好多人都看着我，我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我觉得住在这里很不习惯。”丹兰索说出了她的难处。

“那是因为你漂亮，还穿着漂亮的土族服装，这里好多人是其他地方来的人，他们没见过我们土族的服饰，所以很好奇，没事的，慢慢就习惯了。”万玛仁增安慰着。又从包里拿出一条红色的围巾递给他的妻子，说是从北京买回来的给她的礼物，那边实在找不到我们土族人用的东西，希望你能喜欢。

那天晚上他们睡在木制的小床上，丹兰索又问他的岁数，“你的真实年龄是多少？你是我的丈夫，我应该知道对吧？”

“说实在的，我不想告诉你，说了你会伤心的。

不管怎么样，我能娶到你做我的妻子，是我的荣幸。本来离开郭隆寺来这儿工作时，因为年龄的缘故我没打算过要结婚的，但是后来有好多人不停地劝我，为了我的下半生让我结婚生子，我想也有道理。但真没想到我能遇到你，这可能是长生天安排的吧，也是我们的缘分。”万玛仁增解释着。

两个人枕着新式的枕头和新式的棉被。

“我住在这样的房子里一点也开心不起来，这里一个朋友也没有，也只会一点点汉语，我还是想回到村子里去。”丹兰索有些伤感。

“你现在的感觉跟我刚到这儿时的一样，我刚来时，也很不习惯。以前在寺院里习惯了，诵经，教小喇嘛学经，再没其它事了。”万玛仁增也有些伤感。

“你是什么时候在郭隆寺当的喇嘛？”

“在我七岁的时候。”

“你是住在哪个活佛院里?”

“我当时学习的时候是在却藏活佛与五十活佛的院里，当时他们是住在同一栋房子里。他们对我非常好。在他们的教导下，我学了好多东西，我写的一些书还拿来教年轻的喇嘛。”万玛仁增说着，下了床在他的龙碗里倒了些茶，坐在床边喝着，问丹兰索要不要喝点。

“对了，我还买了些香烟给你阿爸，他应该会喜欢的。”万玛仁增说着，一边取烟。

“哦，太好了！但是我不知道阿爸会不会喜欢。”

“我还给你阿妈也买了礼物，但是我不知道是否能带给她？”

“别提阿妈！她现在离我们很远的山后，我阿妈和我妹妹的现状我什么也不知道。我阿妈在嫁过来之前是

戴了天头的，但在那个期间就一直和我阿爸好，生下了我后才带着我嫁给我阿爸的。”

“你是在你父母结婚前在你姥姥家出生的对吗？现在的阿爸就是你的亲生阿爸吗？”

“是的，我阿爸在娶我阿妈之前经常到我姥姥家，后来才决定把我妈妈娶过来的。”

“多哇村？你姥姥家是哪一家？”

“是多哇才让家，多哇才让是我阿妈的哥哥。姥姥在阿妈还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我阿妈是由她奶奶带大的。”

“啊！多哇才让家啊！那我们可是出生在同一个家里的！”

“哪有这么巧合的事！难道你也出生在那个家里?” “我们家和才让家是世交，在我阿妈怀着我的时候，因为家里的一点矛盾，我阿妈离家出走在才让家待了一段时间，我就出生在他家。我们多幸运，还能出生在同一个家里，如今又成为了一家人，这是长生天的安排吧！请不要在乎我的年龄，好好过日子吧。”

“给我讲讲你家的故事呗。”

“我家的故事讲起来就像史诗那么长，如果讲完需要很长的时间。”

“那你就讲吧，一定很有趣了。”丹兰索催他快讲，下了床，给丈夫和自己添满了茶。

万玛仁增喝了一口茶，开始给丹兰索讲家族的故事：我的曾祖母是一个非常聪明能干的人，十二岁那年在西藏出家当了尼姑，这是她后来藏文学的特别好的原因，也是为什么后来把我也送到郭隆寺当喇嘛的原因之一。她的土族名字叫卓玛，但大家都喜欢叫她尼姑奶奶。她的娘家在五十村。十二岁那年，嫁到达拉地区。那是一个很偏僻很贫穷的地方。山沟很窄，曾祖母一点都不喜欢那个地方，不喜欢那个酗酒的丈夫，也不喜欢那个家。

她的婆婆每天让她去山上放羊，她还小，干不了其它重体力活。可她偏偏又不喜欢放羊。她偷偷跑回来过几次，但每次她父母又送了回去。时间久了，就彻底绝望了，她决定跳崖解脱自己。有一天当把羊群赶到山顶后，她让同伴赶着羊群先走一步，她找了个借口。她走到了早先看好的山崖，闭上眼睛，毫不犹豫跳了下去，想一了百了。

她跳下的瞬间，听到了远处寺院传来的铃铛声。跳下去后就什么都不知道了。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

她醒了过来，发现自己躺在地上，身子下面是厚厚的草。她试着活动了下四肢，尽然能动。她试着站起身子，尽然完好无损。太不可思议了。

“一定是佛祖保佑我了，跳下崖的一刹那分明听到佛祖身上铃铛的声音。”她想着。

她决定坚强的活下去，她发现了草丛中一条平时要用手拨开才能走的小路展现在她的眼前。

她沿着那条弯弯曲曲的路一直向远处走去，最后居然走到了白马寺。她太累了，在路边休息，这时听到一阵铃铛声，那声音越来越近，越来越清晰，原来是一行驼队。十几匹骆驼驮着沉重的行李。赶驼队的人也看见了孤身一人的她。他们关心的问她。她回答了他们，但她的话根本没人听懂。后来她才知道那是一帮要去拉萨的蒙古商队。

蒙古人怜悯她，以为她遇到了什么不幸的事，就让她骑着骆驼跟他们一起走。几个月后他们到达了拉萨，把她带到布达拉宫的一个尼姑院。后来她就成为了一个尼姑，开始学习佛教的经文。

她的父母和她丈夫的家人都花了大量的时间寻找她，但是没得到一点信息。两家人请占卜的人给他们指明她走的方向。他们祈求佛祖保佑她并希望她回家。请了法师和喇嘛两家一块举行仪式，但好像一切都是徒

劳。他们时不时也得到点消息，有时候是很坏的消息，也有又重新让他们点燃希望的。两家人都为找她花了不少钱。她阿妈更是思念成疾，卧床不起。

远在拉萨的尼姑奶奶也是非常想念她的家人，但她无法回家。一晃十年过去了。有天晚上，她梦见了阿妈。在梦里，阿妈穿着鲜艳的服装在扫自家屋顶的雪，看着她笑。她想阿妈一定是遇上了不幸的事了，因为听老人们梦境中的雪意味着和死亡有关。尼姑奶奶更加思念家乡的亲人，她决定要回家，恨不得插翅立即飞回他们身边，她觉得她在拉萨一天也待不下去了。她买了一匹健壮的马，收拾了一些简单的行李，骑马向着安多家的方向出发。

她一路走一路问，整整六个月时间过去了，她终于风尘仆仆走到了自己的村庄。一切都那么熟悉！当她走到家门口准备喊门时，一位年轻的男人打开门伸

出头看着她。她没有说自己是谁，她主动和年轻人打招呼，并希望能在他家借宿一个晚上。

“对不起啊！请你原谅。我们家有人生病了忌门了。”面对这个牵着马的尼姑，年轻人很温和的回答，一脸的谦意。“你家谁病了？得的什么病？不要紧吧？”她急切的问到。

“我阿妈病了，”年轻人回答到，他很惊奇眼前这个尼姑的反常行为。

“我们也不确定得了什么病。十几年前她女儿离家出走后，就落下了这病。我们也一直打听，就是没有消息，也许她回来的话，我阿妈的病就会好起来。

我阿妈每天只吃一丁点东西，也不想见任何人。”那个年轻人说到。

“我明白了，我很渴。我能不能借用下你家的茶壶在你院子里烧壶水喝？我会念经，让我帮你阿妈念经祈祷一下吧。”尼姑请求到。

年轻人有点不情愿，但听说她能给阿妈念经祈祷也就答应了。他在大门口生了堆火让她跨了进去。他帮她烧水，他们一边聊天。她喝了些水，吃了几口从西藏带来的糌粑后，她起身走进了她阿妈的房间，看到阿妈躺在板炕上，非常虚弱，头发也是乱蓬蓬的。

她阿妈没注意到尼姑的出现。

她再也忍不住了，大声喊了声“阿妈！我回来了！”放声大哭起来。

病中的阿妈听出了女儿的声音，她不相信这是真的，怔怔地盯着她看。“阿妈，是我呀，我是你的女儿”。尼姑哭着说。她伸出双手，握住女儿的手，两个人一块哭了起来。年轻人被眼前的一幕看的目瞪口呆，

半天没回过神来。当他清醒后，就高兴的跑着去告诉家里所有人。一家人聚在一起，唏嘘不已。后来村民们也听到了消息，他们都纷纷来看望。整个村子都沸腾了。

那些天，她们有说不完的话。而她的阿妈也奇迹般地很快就恢复了。

再后来，尼姑奶奶和我的曾祖父结婚后搬到西米村里。我的曾祖父是一位红教喇嘛，经常被人邀请去做法。

尼姑奶奶把家里家外的活全包了，有时候也会像在西藏一样在家里诵经。村民们有时候也跟她学些拉萨方言。

几年时间过去了，尼姑奶奶与法师爷爷有了两个儿子。一家人过的平静而快乐。

一天下午，她正在炕上逗两个儿子玩，突然法师爷爷急匆匆从外面跑回来，一进门就说让大家快点跑，说一群土匪骑着马从村外飞奔而来！

尼姑奶奶听到喊话迅速地从厨房出来，看到她的丈夫牵着马准备要逃。她赶紧喊到，“快带上儿子先跑，我随后就跑，我们赶紧得找个地方藏起来！”令她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她的丈夫好像什么也没听见，自己一个人骑着马飞快的向村后的山上跑去。

她很恼火，看着只顾自己的丈夫。但眼下她必须得先保护自己的孩子们的安全。逃跑已经来不及了，她迅速把两个孩子藏在院子里的草堆里，告诉他们绝不能出声，土匪会杀了他们。自己会在土匪离开后就去找他们。

藏好两个孩子，她自己拿了一把钩草叉放在背上，希望匪徒们把它看做一把火枪。还在长袍怀里揣了些石头，以防不得已时当做武器。她站在院子里。

没过多久，几个匪徒冲了进来。一进来就要她说出家里藏宝物的地方。她说她家里没什么宝物，值钱的东西也就那几头骡马。如果看的上就让他们拉走。但是他们粗暴的拒绝了，要求必须说出家里藏宝的地方。

他们疆持了好长时间。突然一个小孩在草堆里憋不住喊到，“阿妈，坏人走了吗？”这一叫吓的她脸都苍白了。她跑过去，像只母鸡一样护在孩子们面前。可一切无济于事，任她苦苦哀求，但脑羞成怒的土匪，一把拉过两个孩子，抓到屋顶，抓着孩子的双脚倒立后从房顶上狠狠地往下面的大石块上摔去。惊恐的两个孩子喊都没喊出声音，脑浆撒满了一地。

她发了疯般的拿起背上的草叉子向土匪冲去，耳边冷风“嗖”的吹过，她看到自己的一条辫子掉在地上。想到这些是杀人不眨眼的土匪，转身跑开，捡了条命。

折腾了好长一会儿，土匪们吵吵嚷嚷着终于离开了。躲进山里的村民们陆陆续续回到了村子。尼姑奶奶也回到了家。零乱不堪。但幸运的是她家的房子没有像别人家的那样被烧毁。后来她丈夫也回来了，抱着头一个劲地哭泣，她懒的理会，这样一个软弱父亲，在危境中连自已的妻儿都保护不了。

万玛仁增讲到这，有点哽咽。停顿了会，喝了口茶。“多么勇敢的尼姑奶奶，真让人佩服！但是，曾祖父怎么这样的贪生怕死啊！连自己小孩都置之不顾！”

丹兰索有点瞧不起他。

“是啊，我也觉得。”

“那后来呢？”

几年后尼姑奶奶先后又生了两个男孩。他们都健康成长，尼姑奶奶还教会了他们好多藏文。在拉萨的经历，她比村子里任何人更重视教育。后来，等两个儿子再长大点，她把一个送到郭隆寺当喇嘛学习藏文，另一个送到比较重视文化的下寨村，那里住的全是汉族人，这样更有利于学习汉语。在当时的环境条件下没有人强调教育的重要性，下寨村也只有几位老师在家里给几个孩子教书，尼姑奶奶不定期地去老师家里看望孩子，给他送吃的、用的，还得给老师支付学费。

她的儿子几年后回到家里，已经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而且能熟练运用汉字了。他是在他们村子和周边地区第一个会写汉字的人，常被人们邀请过去撰写合同、记录档案、记账算账，因此获得了学生爷爷的昵称。为了家庭香火旺盛，尼姑奶奶给他娶了两房妻子。后来学生爷爷的大老婆只生了一个儿子，二老婆生了两个儿子。

我是他大老婆的孙子。

我有两个兄弟，一个跟我一样送到郭隆寺当了喇嘛，另一个小时候就死于腹泻。我是在七岁时被送到郭隆寺的。这就是我的故事。在我们家族里我的尼姑奶奶是个至关重要的人物，在当地也比较有名气。

“原来你的家庭比较特殊，好多孩子送到寺院当了喇嘛，当然我家也有人被送去当喇嘛的。有的还学得特别好获得高级学位了。好了，今晚再别聊了。时候不早了，我们该睡觉了，你明早还得去上班呢。”

那一夜，小俩口说了很多的话，睡觉时已经是深夜了！

五十四・万玛仁增去世

万玛仁增夫妇在县城过了一年多后，因为丹兰索特别想念阿爸，再说也特别不习惯县城的生活。万玛仁增就同意她回去和她的阿爸一起生活。

世事多变，命运多劫，一九六六年至一九七六年期间，由于种种原因万玛仁增不得不到农村落户，他就回到妻子丹兰索的村庄，开始了新的生活。

万玛仁增被分配到生产队饲养院里，每天干着繁重的活，身体很累，不堪重负的万玛仁增，身体状况急剧下降，右上腹开始疼痛难忍。

一九七八年的秋天万玛仁增带着无限遗憾离开了人世，时年他六十八岁。

他走后，留下丹兰索和几个年幼的孩子，当时丹兰索只有四十三岁。万玛仁增的骨灰葬在了尕拉藏仁欠家族附近的新选的一块墓地里。

直到一九八一年十二月一日，政府为万玛仁增在他的家里举行了一次正式的追悼会。他家的院子里摆放了

许多花圈，有人致哀悼词，录音机里一遍又一遍的播放哀乐。整个村子笼罩在一片悲痛中。

五十五・尕拉藏仁欠姐妹的孩子们

仁欠什姐在万玛仁增去世的同年殁于大脖子病，这个病在她二十多岁的时候就已经发现了，之后慢慢变大，一直也没引起重视，因为在当地这种病好像很常见，看上去只是脖子大，以为不是什么大病就没理会。至到去世前一年长得特别快，以至于她只能用一条围巾天天围着脖子，走路时兜着脖子舒服一些。需要套头的衣服如果领子不够大，无法穿上。

仁欠什姐一共生了三个孩子，但是没有一个能幸存下来。她死后骨灰也就葬在了她父母的坟墓附近。尕拉藏仁欠老了，也不能参加村里繁重的劳动，就回到丹兰索家里帮她照顾她的孩子们。在阳光灿烂的夏季里，尕拉藏仁欠常常和村里的其他老人一起到村后面的绿草地上喝点小酒，回忆往事，高兴的时候他们还是会引吭高歌，传唱祖先的歌谣，至到每家的孙子一遍遍喊爷爷回家吃饭，他们才罢干休。

尕拉藏仁欠说服杰拉什姐，让她的女儿卓卡索与玛吉的儿子旦尖斯让结婚，因为两家人经常像亲戚一样走动，所以卓卡索结婚时也没有索要太多的彩礼。

尕拉藏仁欠同样帮杰拉什姐的儿子诺日和卓玛卡的儿子顿珠给他们娶了媳妇。后来，在村子里又修了一个庭院，卓玛卡和杰拉什姐分家了，卓玛卡带着孩子们住进了新家，而杰拉什姐是老一辈中最小的一个，她们一家和尕拉藏仁欠仍然留在老院子，住老房子。

不过尕拉藏仁欠大多数时间里住在丹兰索家里，不定期地回家看看。

丹兰索的儿子索南多杰，在西宁市的一家工厂找到了一份工作，后来娶了邻村的一位姑娘，刚认识时姑娘在她们村里当村长，尽管她没上过学，经过自学后一直在基层政府任职。

五十六·情系红土崖壑和瓜德敖包

太阳又一次从东山顶升起，这时一个夏天的早晨，阳光明媚。尕拉藏仁欠雷打不动地完成了每天早上的煨桑和磕头点灯之后，吃过早饭，带着他忠实的小信徒——菊瑰，丹兰索的三女儿，往玛吉家走去。菊瑰用小手抓住尕拉藏仁欠的中指一起走着，尕拉藏仁欠老的已经是弯着腰走路了，如果不拄着拐杖是很难爬过那道坡路的。他背着他心爱的收音机，那是索南多杰从西宁买回来送给他的。

尕拉藏仁欠经常听在常规时间播放的藏族民歌，有时他还跟着一块唱。有些他也不能完全理解，因为和他学过的不太一样，尽管旋律特别熟悉。他感觉自己年轻时所学到的犹如茫茫大海中的一滴水，虽然他还想学，但他明显老了，明显力不从心了。他们走了没多久，他已经气喘吁吁，必须要歇会了。他的膝盖有点麻，有些痛。“爷爷，玛吉奶奶家也是您的家吗？”菊瑰在欢快的跳跃着，不知疲倦，一会儿摘个小花，一会儿捉只蚂蚱，玩的很开心。

“不是，那不是我的家。”尕拉藏仁欠认真的回答。

“那您为什么经常去她家呀？”菊瑰继续问。

“我来玛吉奶奶家是我喜欢吃她做的萱蔴馍馍，我每次去她家她都会给我做，特别好吃，我几天不吃，就会想念的。”尕拉藏仁欠回答。

“我也喜欢，我们今晚可以吃到萱蔴馍馍，是吗，爷爷？”菊瑰说着，高兴地跳了起来。

“这个爷爷很难说了，因为玛吉奶奶像我一样，现在也老了，做不动了！”尕拉藏仁欠回答到。

“哦！我明白了。如果她现在年轻，该多好啊！”菊瑰显得很遗憾。

尕拉藏仁欠又走了一会儿，向菊瑰示意他想休息会。爷孙俩坐在草地上，看着眼前美丽的夏天特有的翠绿景色。

“玛吉奶奶是您媳妇吗？那她为什么不和我们一起住呢？”菊瑰又问到。

“我也不能说她是我的妻子，她是我的朋友。你还小我们大人的有些事情你不懂，我也没办法给你解释清楚，等你长大了就知道了。”尕拉藏仁欠回答。

他们站起来继续往前走，很快就到了一个小山丘。

“爷爷，为什么这个小山是个圆形的？怎么和其它的山不一样？”菊瑰又问。

尕拉藏仁欠停顿了一下说：“这个小山丘叫做拉什当，相传是一位将军被打败后逃到这里，他非常疲惫，脱了鞋子，倒出鞋子里面的东西。后来这位将军被抓获并被处决了。他是一位忠诚的战士，一个好将军，曾帮助过好多普通百姓，大家为了纪念他把这里建成小丘，这是他曾经清理靴子的地方。”

“太有趣了！那这位将军又是谁呢？”菊瑰继续问。“这个你以后上学了可能就会知道的。”尕拉藏仁欠说到。

沿着那个小山丘走下去，远远地就能看到一个敖包。尕拉藏仁欠大声喊到:“白色的敖包向上升起来!”

然后从敖包附近捡了三个白色小石头，走到敖包跟前把三块石头扔到了大块石头中间，然后带着菊瑰走了。

“爷爷，你对敖包说什么了?你为什么往敖包上扔石头呢？”

“这是瓜德敖包，我不知道瓜德是什么意思。每个路过这里的人都得这么喊，主要就是褒扬它并让它高兴，放石头的意思是每一个路过的人希望敖包能带来好运。”

“爷爷，我害怕这个偏僻小路，旁边的深沟里会不会有狼呢？”

“你一点都不用担心，爷爷有办法，如果碰上狼，爷爷可以骑着它揪着它的耳朵，让它赶紧离开。”

爷孙俩你一句我一言，不知不觉很快就到了红土哑壑。尕拉藏仁欠催促菊瑰走快点。当走过后，他很认真的向孙女解释，“这是红土哑壑，经过这里的人都不敢在这里停留，因为这种地方有风神，运气不好的话会很容易生病。”

“爷爷您对这条路这么熟悉，知道的真多呀！”菊瑰感觉爷爷知道的太多。

“那当然了！这条路我闭着眼睛都能走过。”尕拉藏仁欠很自信。

当尕拉藏仁欠推开玛吉家的大门时，她家的那只狗立马跑了过来，又摇尾巴，又舔手，特别高兴的样子。尕拉藏仁欠弯下腰摸了摸它的头。

玛吉靠手杖的支撑努力站了起来。她满是皱纹的脸上显出无比灿烂的笑容。她请尕拉藏仁欠到阳光充足的铺着毛毡的地方坐下。玛吉的儿媳妇卓卡索搬来了一张小炕桌，拿来了馍馍、茶和糌粑。她在一个碗里掰碎了些馍馍，然后小心的滤掉茶叶倒上茶水递给了尕拉藏仁欠，这是给牙口不好的老人的照顾。

“你今天能来我家，我很高兴，我还很担心两个月前你走了后就再也来不了呢，我担心你的身体。”玛吉喝着茶说着，她的手一直不停地拨动着念珠。

“这也许是最后一趟了吧，我走的也很困难，一路上歇息了好多会。我的腿有点肿，常常发麻，膝盖也疼了好长时间了，另外走山路时呼吸也费劲。不过这次我还是幸运的，是因为带了菊瑰，她一路上好多问题，问这问那，像个开心果一样，我们不知不觉地就走到这儿了。”尕拉藏仁欠说道。

“嗯，她真可爱！”玛吉说，仔细地看着站在他们旁边的菊瑰，她正在津津有味地吃着一块馍馍。

“带着这个小弟弟到外面巷道里去玩一会儿吧。”尕拉藏仁欠告诉菊瑰。这个小男孩是玛吉的孙子，叫尼道赛智。他的头发留的很长。菊瑰带着他出去玩。

“哦，今天的天气真是太好了！”尕拉藏仁欠说道，从厨房灶洞里用长柄产子拿出一些刚刚烧完的草灰火，用此引燃了他的烟管里的烟。

玛吉惊奇地问：“你的后背上背的什么东西？”

“哦，我忘了告诉你！这是收音机。是丹兰索的儿子买给我的。神奇的很，太棒了，等会儿我打开你听听，让你长长见识。我给你放些藏族酒歌。”尕拉藏仁欠说着，不一会儿，一首好听的藏曲开始响起。

“天哪，那是什么，我可不敢看它！”玛吉尖叫。“别担心！它不会伤害你的。”尕拉藏仁欠说着把收音机递给玛吉，玛吉不敢碰。尕拉藏仁欠又把录音机放在了桌子上。

玛吉仔细地看了一眼后说：“这声音真的是从它里面出来的吗？那里面难道有一些小歌手吗？”玛吉很惊讶，也很困惑。

“我认为不是这样。这么小的东西，里面不可能装人。但我也不知道它是怎么就能唱。”尕拉藏仁欠说着，嘴里嚼着喝完茶碗底的茶梗，手抓着他已经变成灰色的胡须。

尕拉藏仁欠一边喝着茶，一边说“我听说了还有比这个更神奇的！人们坐在家里不仅可以听到声音还可以从像个盒子一样的东西里面看到说话的人。人们在家里坐着就能知道世界各地发生的事情。”

“真的吗？”玛吉很惊奇。

“真的，丹兰索的儿子在西宁见过，还答应要给我买一个。他还说他在西宁见过一个巨大的金属鸟，那也叫什么机，好像叫飞机！人们进去后它可以像鸟一样飞走，这样人们可以很快地到达目的地。”尕拉藏仁欠说到。

“如果我们也能看到那是多幸运的事！但是我们已不可能了。我们这辈子是走不出这里的山沟沟了。”玛吉说到。

尕拉藏仁欠接着说：“我们这辈子是看不到飞机了，可我最担心的是下次能不能再见到你，像现在这样的话，各种新东西的出现，虽然好是好，但对我们民间文化的传承肯定有一定的影响，因为年轻人们有机器为他们唱，我们的民族文化，比如像民间歌曲将会在几代人后消失。”

“你说的没错，现在女孩子们都上学了，没时间学针线活了，衣服很容易在商店里就能买上。”玛吉叹息到。

“舅舅，阿妈，进来坐炕上我们吃晚饭吧，晚饭已经准备好了。”玛吉的儿媳妇卓卡索从厨房里叫着，打断了尕拉藏仁欠和玛吉的谈话。

尕拉藏仁欠在玛吉家待了一个礼拜后决定要回去。玛吉陪着尕拉藏仁欠把他和菊瑰送到了红土哑壑那边。两位老人各自拄着拐杖，弯着腰都走的很慢，他们之间好像总有说不完的话题，回忆着他们在一起的时光，他们清楚所剩的时间不多了。不知不觉已经走出了很远。

“哦哟，你已经陪我走了很远的路了，你该留步了，要不你回去太远了。”尕拉藏仁欠说着，看着玛吉。

“好吧，我们在这儿休息一会儿，我再回去。”玛吉说。

然后他们一起坐在小路边上，看着菊瑰用野花编着花帽子。

尕拉藏仁欠突然想起一件事，从长袍的口袋里拿出了一条绣花裤带和一支鞋鎏子（舌形的铜块，起辅助穿鞋作用，递给玛吉，“我差点忘了给你这些东西。

这些是给我们的儿子——旦尖斯让的。尽管他不能叫我阿爸，但他是我们的儿子。”

“好的，你也不要太悲伤。我会让旦尖斯让以后经常来看你的。”玛吉说着接过东西。

“这是你前妻绣给你的裤带吗？”玛吉问到。

“不，这是我阿妈为我绣的。我是他唯一的儿子，她活着的时候一直特别照顾我，所以她就绣给我了。”尕拉藏仁欠回答。

“我知道，天下的阿妈都一样，只有为心爱的儿子才会这么做。”玛吉说到。

尕拉藏仁欠答应玛吉，今后只要他的身体允许，他还会来看她的。说完依依不舍地牵着菊瑰的手离开了，没有再回头。

玛吉一直站在那儿，过了许久，许久，直到他们的身影消失在熟悉的红土哑壑的那边，她才慢慢地挪动脚步回家了。

五十七·尕拉藏仁欠的梦

后来，尕拉藏仁欠的腿病也很不稳定，时好时坏，不能到玛吉家去了。旦尖斯让定期地到丹兰索家拜访，然后相互传达着两家的信息。旦尖斯让称呼丹兰索为姐姐，丹兰索则把旦尖斯让视为弟弟。

两年后尕拉藏仁欠的病情越来越严重，几乎天天躺在炕上，身体浮肿，呼吸也越来越困难。他想到院子里晒晒太阳时必须要有人帮助下才能实现。他很虚弱，旦尖斯让意识到尕拉藏仁欠剩下的日子不多了。他天天守护着尕拉藏仁欠寸步不离，帮他翻翻身，帮他缓解情绪。有一天晚上，尕拉藏仁欠忽然从梦中醒来，并叫醒了睡在旁边的旦尖斯让。他让旦尖斯让把他扶起来靠墙坐一会儿，用被子盖上他的腿。

他高兴地说道："多好的夜晚！我刚刚梦到了我的好兄弟更登达杰，我们在一个婚礼上，是在一个下午太阳还没下山之前。好多的村民和亲戚们挤在一户人家的大门前。新郎家里有许多喝醉酒的人，拿着酒瓶喊着要'上马酒！'，一群妇女穿着五颜六色的新衣服有的在

院子里跳安召舞，有的在巷道口唱着‘海姐’（离席曲）。

海姐—

时候不早了，

家里的炕已经暖好了，

全村老小都在等着您们出发，请您快点，快点！

海姐—

时候不早了，

虽然座位是温暖的，

但家里的妻儿在等您回家，

希望您能快点！

送亲的人们都穿着羊皮袄，戴着狐皮帽子，脚穿长腰靴子。他们给我们一碗又一碗地敬酒。我们喝了，然后骑上早已准备好的马，在村子附近开始奔驰起来，好像赛马一样。更登达杰和我领先，后面跟着三十多个送亲人，跑出一段距离后又返回到新郎家门口，要求还要喝更多的酒。

我们喝完酒后又跑到村口附近，又返回来，反复要三次酒，尽可能地喝。

最后一次喝完酒后离开新郎家，我的马第一个冲出村外。更登达杰大声朝我喊：‘嗨！兄弟，请接着酒瓶！’说着扔来了一瓶酒，我抓住酒瓶喝了一大口后又

把酒瓶扔回去给他。他接住酒瓶仰面一饮而尽，送亲人们的马匹一会儿向前，一会儿徘徊，好像是战场上的战士冲锋上阵，马蹄下的尘土被踢得漫天飞扬，那些人看着我们，不停地大叫‘上马酒！上马酒！’一遍又一遍地喊着，消失在新郎家村外。”

“多么壮观，多么气派的景象！这也是我曾经遇到过的令人兴奋的经历。”尕拉藏仁欠说着，一种骄傲的微笑洋溢在他瘦弱的脸上。

“是的，是的，真的太棒了！你所描述的这一段是婚礼中最有趣、最壮观的一部分。许多土族人都为自己一生中参加这样的婚礼而感到自豪。”旦尖斯让说。

“很高心能梦见我的结拜兄弟更登达杰，也不知道他在不在世。为了照顾我他不得不远离他乡”尕拉藏仁欠低下头，眼泪掉落在身旁的方桌上。

尕拉藏仁欠觉得不太舒服，他让旦尖斯让帮忙把他送到炕上去。

中午时分，一束太阳光通过窗户照在尕拉藏仁欠的头上。

“旦尖斯让请把我扶到院子里，让我再看看外面。”尕拉藏仁欠非常虚弱地说。

“好的，到外面晒晒太阳肯定比屋里好多了。”旦尖斯让回答到。他把尕拉藏仁欠轻轻地抱到院子里，放

在阳光照射充足的地方铺好的毛毡上面。旦尖斯让在旁边扶着尕拉藏仁欠，丹兰索用勺子给尕拉藏仁欠喂了一些温茶水让他润润嘴唇。

“可以了，我这会儿很好。”尕拉藏仁欠说着让丹兰索把勺子拿开，他不想再喝了。然后他努力地挣扎着向远方望去。他向旦尖斯让示意把他抱起来抬高点，这样他能看到更远的地方，更远的路，他看的那是通往旦尖斯让家的那条路，那条他自己都不记得走过多少个来回，熟悉而又陌生的小路。

旦尖斯让抱起尕拉藏仁欠，丹兰索扶撑着尕拉藏仁欠的头部，尕拉藏仁欠眼神一直盯着通往玛吉家的那条弯弯的路。他走过无数次，每次经过啦什当山丘，瓜德敖包，红土哑壑后才能到达玛吉家。在那里他有太多美好的记忆。在那里他度过了不寻常的年华，他为那个家曾经付出过许多许多。他想：“也许此时此刻的玛吉站在她家的院子里，正在为他诵经祈祷——

噢·玛·尼·贝·咪·訇。”

尕拉藏仁欠闭了一会儿眼睛后，对旦尖斯让说：“你的阿妈现在肯定想你了，你该回去了。谢谢你这么照顾我！”

“不，这是我应该做的，我阿妈肯定也是希望我能好好照顾您，她肯定也在想着您。”旦尖斯让说道。

丹兰索已经在默默地哭着，不停地用袖子擦拭着眼睛。

“我可以把您抱到炕上躺会儿吗？您肯定累了。”旦尖斯让问。

尕拉藏仁欠点了点头，抓住丹兰索的手说：“我以后再也不能给你编织马笼头了，我还放心不下的是你阿妈，这辈子我是再也看不到她了，以后我不在了，你去看看你阿妈吧。”

“放心吧，阿爸，我会去看她的。”丹兰索回答到。大约晚饭的时候，尕拉藏仁欠要求把他送到自己家里，也就是当时杰拉什姐居住的那个家（他们最初的庭院），他觉得他不久就要离开人世了。因为丹兰索是女儿，如果他在女儿家去世，在当地认为是不光彩的、不符合常理的，人们会笑话的。

尕拉藏仁欠被搬到他自己的家里没过多久，他永远地闭上了眼睛。那是一九八三年，那年他七十五岁。

卓玛卡她们为他合上眼睛。从此随着他的人一同消失的还有他所学到的一切，彻底的消失了。

丹兰索拿着馒头和薄薄的油煎饼到了杰拉什姐家大门口，杰拉什姐和卓玛卡的孩子们作为孝子守在尕拉藏仁欠的灵轿旁边。听到丹兰索的到来，杰拉什姐卓玛卡的儿媳妇们开始哭泣，丹兰索内心的悲痛一触即发：

当我到达这宽宽的巷道时，
我的内心是凄凉的感觉，
我的七十五岁的阿爸啊！
不仅仅是家里空荡荡，
当我进入屋内时，
以前温暖的火炕也是空荡荡的。
我七十五岁的老阿爸啊，
你竟在寒冷屋子的地板上，在檀香木做的灵轿里。
我七十五岁的老阿爸啊！
就在几天前，
当我回家时，
你还在门口迎接我。
用温暖的话语问长问短，用温暖的手握住我的手。
可是在今天的日子里，
在高高的山脚下，
当我回到家时，
你却用满眼的泪水迎接我。
我七十五岁的老阿爸啊！
前几天，
你还拄着檀香木的拐杖，
走过山脚下
关心着我，

到我的家里。

我七十五岁的阿爸啊，

如果我丢了我的针，

我发现它有明亮的光，

我还能找到。

我七十五岁的阿爸啊！

我把你丢了，

就像上天和大地在摇晃，

我看不到你，找不到您。

几个男孩跑进来说，阿舅来了。所有的孝子都赶紧走到大门外，跪在门外小路的两旁迎接阿舅到来。

几个老人把一个十几岁的男孩从马背上扶了下来，并把他带到家里最重要的位置，其他人跟在身后。他们带来的祭祀品被杰拉什姐家安排的人接到家里。那位男孩，身穿皮袄，所有的孝子孝孙们都跪在他面前，妇女们一直在哭泣哀悼：

在今天的日子里，

你来了吗？

是为我的老阿爸

做骨头的主来了吗？

我尊敬的亲戚们，

我们担心着你们的到来，

我们不配做儿女儿孙，
看着你们可亲的脸，
我们满心愧疚。
今后我们见不到你了，
我们跟谁去讲话？
如果对着蓝天说，
蓝天又是那么高，
如果我们对着大地说，
黑土地又是那么坚硬。
从今天开始的，
五天日子里，
我们天天想你，
表情就像一块砖般僵硬。
从今天起，
您的女儿和孙女们，
在炎热的夏天里，
我们的嘴唇会干裂，
在寒冷的冬天里，
我们的身体会挨冻。
您的女儿和孙女们，
今后会有孩子，您会转世，
如果我们有更多的孩子，

我们不配做您的女儿和孙女，

但我们会将下一代视为您，我们尊敬的阿爸。

五十八・卓玛卡去世

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时间到了一九八五年，这时的卓玛卡已经很老了，身体也不怎么好。她从一个土族喇嘛那里听说了一些有关五台山的故事。她告诉她的儿子，她特别渴望去趟五台山，但是由于家庭经济条件的限制和她本人身体的原因，她终究还是未能去成。她在临终之前留下遗言，她去世火化后，把她的骨灰一半葬到祖坟里，一半先留在家里，等你有能力了把她的骨灰撒在五台山。

后来儿子照办了，完成了阿妈的意愿，她真正去世是在一九九一年，她的骨灰一直存放在家里至到二零零四年，卓玛卡的儿子顿珠去了五台山，把他阿妈的骨灰撒在了她生前向往的地方——五台山，算是完成了阿妈的意愿。

五十九·楠颜索的遗憾

就在那个很久以前的冬天的雪夜，楠颜索和她的女儿腊月花从磨房逃走，而未选择和她丈夫尕拉藏仁欠回家。后来，当她确定他们离开后，她又回到磨房和何朝山继续住在了一起。

到了第二年春天的一个早晨，她听到有人在门口用土族语叫她；“阿姨！阿姨！请你出来一下，有事跟你说。”

楠颜索看着外面，她看到以前收留过她的那对土族夫妇带着他们的三个儿女，牵着一匹骡子，骡子上驮着他们的锅碗瓢盆及其它家伙。

“你以前说过要跟我们一块去西大滩，现在走吧，那里是一个理想的农业区。那里的天气比这儿好多了。有好多土族人家已经定居在那里了。”那个男人说到。

楠颜索曾经是答应过要和女儿一起跟他们去，那时候她居无定所，但现在她改变主意了，因为善良的何朝山给了他们稳定的生活，她已经很满足。

“叔叔，阿姨，我以前是那么说过，但是我在这个男人这里过了一个冬天，他这个人对我们都很好，给我们吃喝，还给我们提供了温暖的住处。我现在决定不走了，以后就和他一起生活，还是你们去吧，也祝愿你们幸福。”楠颜索委婉的说到。“好吧，如果以后你还想来的话，就来找我们。”土族夫妇说罢后，他们离开了。从那以后，楠颜索带女儿和何朝山一起住在磨房，帮着何朝山做饭和打理磨房的事。就很自然地成为了一家人。

再后来，到了大跃进期间，新成立的村委会安排了另外一名男性来管理磨房。何朝山和楠颜索就带着女儿回到何朝山的家乡定居。在那里他们分到了四间旧房屋，他们正式登记为夫妇。

由于楠颜索农活样样精通，当地村民缺乏基本的农业知识，她被大家推选为村长，负责给村民们传授耕种技艺。楠颜索就教他们如何烧土块做肥料，这个工作在当地叫“烧灰”。当每年的收割完成后，雨水较多的时节，土地经过牲畜的集中踩踏，然后在阳光下结块变硬，晒上几天太阳后。便把踩硬的地用铁锨铲下一大块一大块的，把它们进一步暴露在阳光下。几天之后土块干了，又将土块堆放在田地中间。不是胡乱堆放而是把它堆成一个长方体，有一定的高度和宽度。牲畜粪便和

秸秆放在土堆里面，前面要留几个像灶洞一样的口，便于点燃里面的粪块，粪块再引燃所有的土块，土块堆的其它地方也要留几个孔以便通风。在引燃两三天之后，土块变成红色，很容易击碎。

然后再把烧红的土块摊开，并用榔头砸碎，就成了一堆红土，大家把它叫红灰。又堆积起来准备在下一个播种季节用做肥料。在耕种的时节，村民把红灰用背斗背到田间各个地方，然后在耕种和播种之前均匀摊开。

“烧灰”取肥是个复杂又有难度的工作，但在楠颜索的指导下，村民们很快掌握了这门技术，当地的粮食产量也是一年比一年高。还有她的好多技能很快推广开了，甚至到临近别的村子，带动了附近好多的地方。后来还被公社干部表扬称赞。她担任了五六年的村领导，为民解决了好多问题。当地的村民都亲切地称她为“何大妈”。

楠颜索与何朝山生育了两个女儿。他们一直盼望生个儿子，但最终还是未能如愿。后来，腊月花与最小的女儿都出嫁到外村了。腊月花的大妹妹与同村的一个男人结婚留在了自家，也就是上门女婿。当楠颜索六十岁那年，何朝山因病去世。

再后来，楠颜索有了一个孙子和三个孙女，一家人的生活其乐融融。

六十 • 看望楠颜索

在二零零四年的五月份，立穆斯什典、菊瑰和丹兰索，一起去楠颜索的家里看望了她。她的家在甘肃省武威市天祝藏族自治县古城乡赛什寺村，大约五十多户人家的一个小村子。整个村子座落在一段不长的山谷里，幽静偏僻。楠颜索的家在村子靠北的一条巷道的尽头，和更多普普通通的人家一样，有两面房子，加起来七、八间房子。他们被邀请到客房就坐。

楠颜索坐在炕上，穿着厚厚的衣服，斜靠在叠好的被子上。她的眼睛平静深邃的如同一潭汪水，看上去很安详，满脸皱纹，她的女儿们都来看她了，因为她的身体状况越来越差。

那年她八十八岁，生病已有几个月了，无法自由走动，即使去外面晒太阳，也需要女儿们的帮忙。当她见到丹兰索时，深邃的眼睛里流出了幸福的眼泪，那眼泪里一定夹杂着太多的情感。她见到女儿很高兴地用土语问候，“你来了，太好了，我最近老想着在我的有生之年还能不能再见到你了？你来了就好，来了就好。”

“你好吗，阿妈？我来了。”丹兰索抽泣着回答。

“好，我还活着呢。我每天都想着会死掉。但是阎王爷好像忘记我了，还没召唤我！”楠颜索说着。

“阿妈，你为什么这么说呢？您看一家人一起生活多好。我们特别希望您能多活几年，那样我们还有个牵挂的人。”丹兰索握住阿妈的手说。

“我在阳世上活的时间已经够长了，我可不希望再活太长时间。我已经给家人带来了太多的麻烦，她们还得照顾我。”楠颜索说到。

大家一起吃过饭后，立穆斯什典、菊瑰开始问楠颜索到天祝后的生活以及她和尕拉藏仁欠之间的一些往事。立穆斯什典拿着录音机边问边录，菊瑰则站在一旁摄像。

看着她花白的头发，还留着土族妇女的发式。立穆斯什典问她：“奶奶，您为什么还留着土族发式？这边的爷爷不是汉族吗？”

“做为一个土族妇女，是不能随便改变自己的发式的，虽然有好多人都建议我剪短，留成汉族的发型会更方便打理还好看。但是我不那样认为，我怕如果剪短了会触怒灶神娘娘，会有不幸降临给我或我的家庭。”楠颜索说到。

立穆斯什典继续问，“奶奶，您在这边也还相信灶神娘娘吗？”

“是的，我把灶神娘娘像画在厨房的墙上了。”她说。

“您说土语还说的这么好，这么流利！您在这儿生活了六十多年，村子里没有一个土族人，难道您还能一直记得？”立穆斯什典问。

“怎么会呢?这是我的母语，如果再活八十年我也不会忘记的，忘记了我就是对不住祖先了。”

在对话期间她说了几句土族方言，立穆斯什典和菊瑰没听懂，因为在互助这边有些语言已经消失了。

“奶奶，您还能唱我们土族人自己的歌谣和讲我们自己民族的故事吗？”立穆斯什典问。

“我以前会，在我年轻的时候学了好多，但是现在我差不多都忘记了。”楠颜索说到。

“您的土族服饰还保存着吗？”立穆斯什典问。

“本来我一直保存着，保存了好多年，但是在前两

年我生病后，我担心我去世之后这边又没有土族人他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把它烧了，可我又活到现在了。”楠颜索感叹到。

“您在这边穿过您的土族衣服吗？”立穆斯什典问道。

“来到这个村子后，一次都没有穿过。”楠颜索回答。

“你会不会常常想念您出生的地方？”立穆斯什典问。

“当然了，怎能不想呢！现在嘛，我的有生之年也不多了，更加想念我的家乡，可是我已经是回不到那里了，这是现实。早几年，那时候我的身体还好，走路不成问题，那时候我是没有一天不想家的，我常常走到前面那个山顶，喜欢望着家的方向，我很想飞到那里。可我这辈子也去不了。可惜啊，我没去过西宁，也没去过塔尔寺……”

她很失望很沮丧，带着无限的遗憾。鉴于她的健康问题，立穆斯什典他们再没敢问太多的问题，当然已经了解了许多。

六十一·楠颜索离世

两年后丹兰索接到电话，楠颜索在几天前与世长辞了。丹兰索非常伤心，遗憾没能看到阿妈最后一眼。

根据当地的习俗，楠颜索被装进棺材埋葬了。丹兰索去了郭隆寺，给喇嘛们奉送了一些钱让喇嘛们为她阿妈诵经超度, 祈祷她的阿妈能顺利转世。

照片



传统的水磨

(立穆斯什典摄于 1991 年五十镇藏守村)



互助县五十镇姚麻家村后山

（立穆斯什典摄于 2006 年）



送亲的人们在新郎家院子里坐吃圈圈席

桌子是由木板搭的

（立穆斯什典摄于 2001 年在五十镇霍尔群村）



尕拉藏（生于 1928 年，左起第二）。他是他们村会说土语的三人中的一位。

七十三（左一，生于 1945 年）。他会唱几首土族歌曲，但因为他不会土语，不懂歌词的意思。

那位妇女是尕拉藏的妻子（汉族，出生年月不详。）

火盆是冬天用于取暖的。

（菊瑰摄于 2001 年农历新年于大通回族自治县逊让乡松布村）



谢媒人仪式。当新娘方的人都进到新郎家时，院子里准备好搭好木柴的火盆，先给媒人献哈达，媒人致辞，然后唱谢媒歌。

（菊瑰摄 2001 年春节于五十镇霍尔群村）



土族婚礼中送亲人离开男方家的情景

（尼道斯让摄于 2016 年春节）



郭隆寺里赞康佛殿是霍尔王或巴嘎桑王的的大殿

（立穆斯什典摄于 2009 年 9 月份）



赞康佛殿中墙壁上的霍尔王或巴嘎桑王的
一个将军的壁画

（立穆斯什典摄于 2009 年 9 月份）



赞康佛殿中内墙壁上描述的朵朵母的壁画

（立穆斯什典摄于 2009 年 9 月份）



郭隆寺

（立穆斯什典摄于 2009 年 9 月份）



一个土族庭园

（立穆斯什典摄于 2009 年 9 月）



一个传统的大门，大门上方有一间门房，一般家里主人在那儿睡觉，以防外贼抢劫

（立穆斯什典摄于 2009 年 9 月，五十镇巴洪村）



传统的两层木楼

（立穆斯什典摄 2009 年 9 月，五十镇巴洪村）



一对土族老夫，男的穿着穿着传统的白褐褂

（立穆斯什典摄于 2013 年夏天）



安召舞蹈

（尼道斯让摄于 2016 年春节）



拉毛扎西（中间）是互助土族地区最著名的
传统民间歌唱家

（菊瑰摄于 2009 年 9 月，丹麻镇哇麻村）



一个土族厨房墙壁中供的灶神

（菊瑰摄于 2015 年，索卜沟村）



一间厨房被分割成功能不同的两部分。

中间由栏炕或小矮墙把厨房分成烧炕和厨房灶台部分。一般灶台在前面，灶台的烟道穿过炕里面的，只要灶台烧火做饭炕就暖和了。烧炕是用于全家人晚上睡觉，白天用来家人或客人坐着吃饭，招待客人的地方

（立穆斯什典摄摄于 2009 年 9 月，五十镇姚麻家村）



两位土族妇女在郭隆寺

（菊瑰摄于 1997 年春节）



两位土族妇女在郭隆寺

（菊瑰摄于 2005 年）



土族刺绣鞋子
这种鞋子到 2009 年时基本看不到了

（菊瑰摄 1997 年郭隆寺）



年轻的土族妇女

（菊瑰 2005 摄于五十镇瓦窑村年）



在郭隆寺的土族妇女

（菊瑰摄 2005 年）



土族白毡帽
到 2009 年基本看不到这种帽子

（菊瑰 1997 摄于年郭隆寺）



土族安召舞

（立穆斯什典 2004 年摄于丹麻镇汪家村）



一位媒人穿着白褐褂肩上搭着褡裢的土族男人

（菊瑰 2004 年摄于丹麻镇土官村）



新娘的送亲者们在婚礼宴席宴席是坐在院子里
干草为座长木板为桌

（立穆斯什典摄 2004 年在丹麻镇土官村）



男士羊羔皮帽子
据说是由清兵帽演变而来的

（菊瑰 2004 年摄于丹麻镇土官村）



两位土族男士

（菊瑰 2004 年摄于丹麻镇土官村）



表演节目

（立穆斯什典 2005 年摄于东沟乡卡子村）